

通俗歷史叢書二

義和團

齊壹著

NO. 1717
34
7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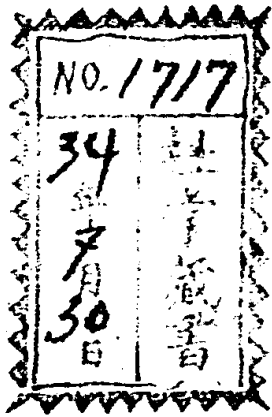


通俗歷史叢書 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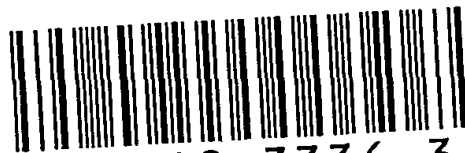
歷史
話史

義和團

齊壹著



新民印書館出版



3 0649 3336 3

627.88
662
3

歷史
史話 義和團 目次

一、齊家橋的波動	1
二、洗禮	17
三、試刀	32
四、袁世凱	48
五、租界裡的神火	63
六、蒙塵	83
七、賽金花與聯帥	101
八、回鑾	111

歷史
史話

義和團

一、齊家橋的波動

齊家橋是距離平原城四十里開外的一個有名的大集鎮，三日一小集，五日一大集，每逢過集的日子，鎮上人山人海，酒旗高舉，萬頭攢動，時值光緒皇帝在位二十餘年，四海昇平，人民都能安居樂業，所以趕集的興緻格外起勁，越發鬧得萬分熱鬧。附近二三十里內外的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不眼巴巴的盼望着齊家橋過集日子的到來，都在計算着逢五遇十的日氣。到了那天，天氣還沒有發白的時候，長工夥計們剛脫了衣服躺在下房土炕上打了一個朦朧盹兒，就被扶着拐杖的老掌櫃隔着窗戶喊醒，一骨碌爬起身來，三把兩把的將腿帶腰帶結束停當，跳下地來，放開辮子，廚房裡早已有做飯的



大脚僕婦煮好了滾熱的麪湯，連臉也不洗，端起大碗來胡亂吃些，就趕緊從圍裏拉出濕身是臊，一蹶三踢的騾子來，套上夜裏黃昏已經裝好的棉花車子，把長鞭在空中朝騾子耳朵上一揚，打一個得意的響鞭，吆喝一聲，骨隆骨隆的直奔向集上的大道而去。老主人直等到大車走遠了，出了村子，才監督僕婦們關牢門戶，熄滅燈火，叫她們各自回房睡覺。自己然後再打着燈籠到處巡視一周，始回正房息宿。有些小戶人家，爬起來連湯也不喝半口，一邊揉着黏滿黃色膠麻糊的兩眼，一面裝上老婆給烙好的沒油少鹽的乾巴大餅，忽忽忙忙推起裝滿線子和土花布的小車，慌慌張張的推上前去。吱吱扭扭的小車聲，骨隆骨隆的大車聲，掌鞭的響鞭聲，騾蹄的得得聲，在黑暗的朦朧裡，廣漠的原野上，結合成一股洪流，裹着交響的行軍樂。月兒彎彎地斜掛在那枝葉扶疏的青楊綠榆梢頭，東邊天空有幾個分外明耀的大星對着月兒眨眼，四外驚起兩三聲犬吠，汪汪的隱約傳來，越顯得大地的平靜。東南西北四方方的洪流，車的行列，漸漸的匯合聚集在一起。等到天氣大亮，快該吃早起飯的時候，齊家橋前後兩道大街上都早已擠得水洩不通，後去的車輛只好在人縫裡慢慢的挪動，車頂棉花包上躺著的那個大漢也驚醒了，站起身來，高喊：「借光！借光！」那車忽動忽停，只閃弄得他前伏後仰，滿身都沾滿了棉花灰子，兩旁的人那裏聽得見，嘈嘈雜雜嚷亂成一片。經紀牙行往來如穿梭一般，有的在袖筒裡遞指頭，撇八鈎九的傳遞價錢，有的立在棉花堆上掌着一桿大秤，扯開破蠟嗓子喊叫着斤秤數目，都弄得滿頭大汗，連整著的辮子都散了也不知道。有時經紀牙行爲了拉攏自己那城裏的老官客人，逢到賣的

人嫌少不賣時，他們就如狼虎一般的強制着過了秤，算是成了交，想奪回不賣的常被搶白兩句，否則只好原封拉回，連看幾集都叫你分毫賣不出去。這樣擾擾攘攘的直到小晌午已時時分，算完畢，成千萬的銀元元寶，九六人錢，分散到各個人肩頭上的揹馬子裡，腰中的繡花荷包裡，大車上的搭毯裡。晌午了，街中一帶的雜貨舖，爐食舖，街梢一帶的驛市，糧食市，以及沿街兩旁到處賣零星日用的各小攤子上才漸漸熱鬧起來。更熱鬧的去處是飯舖，茶館，酒房，差不多每人都要花個三十文四十文的喝三杯白乾，吃一碗兩盤的白肉，頂不濟的也要來個豬蹄雞爪之類，啃啃嗦嗦的下酒。然後烙餅餛子，豬牛鷄鴨，大吃二喝一頓。臨回去時，還忘不了心肝兒女的吩咐，辦些糖果燒餅之類，飽載而歸，以博妻子的歡樂。剩下那些貧苦儉省的，那裏捨得花錢，連半文都不肯盤纏，只好找個僻靜背人角落，乾啃帶來的硬崩崩的乾糧罷了。日頭沾地的時候，人影匆匆，齊家橋才漸漸復歸於平靜，無論是店舖住戶，男女老幼，沒不笑容滿面。

這樣就形成了齊家橋的富庶，五六百戶人家差不多全過着活潑的日子，手頭都很寬綽，每年臘月裡只有買地的戶兒，那賣地的却不多見，除非有一個半個年輕子弟，無人管教，任意吃喝食花，過不去年，偶然踢騰點祖傳產業，散出十畝三十畝的好世業罷了。起初地價還賤。後來竟買到二十里以外的田畝了，於是這一大片望不到頭的原野越發顯得可貴，越發覺得肥美，祖傳的產業，越發令人保重，對於浪蕩敗家的子弟的苛責譏罵，也越發嚴酷刻薄了。人人都覺得寧肯餓死，祖宗產業是不能輕動

分毫的。李平發在鎮上不過是個中等人家，然而他那創業守業的念頭比誰都強，他是個獨生子，親眼看見自己的老子一手成家立業，一氣置了連邊的五十畝旱田，因為攢錢買田，一生連個制錢的燒餅都沒有捨得吃過，臨死時含淚把他叫到跟前說道：「平發，我：我再多活幾年，再：再多置幾十畝地，一頃地太：太少，太：太少！」十幾年來，不幸時常鬧些蝗蟲，更加水旱不時，收成大減，對對付付，每年只是剛够日用盤纏罷了，那裏還輪到置買莊田？李平發一想到爹爹臨終囑咐的話，心裡就萬分的難過，覺得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兒孫，對不起三親六戚，自己這一輩子的平地發旺也許是完了。然而在一轉眼見自己那五個不低不高的和虎羔子一樣的兒子時，也不禁煩惱頓消，微微一笑，擺着鬍鬚嘆道：「未發光景先發人啊！」於是一腔希望完全寄託在這五個兒子的身上了。可喜老婆也是一個知疼冷熱的，又能省吃儉用的過光景，每見平發發愁時愁得長嘯短嘆，就俯言低語的安慰道：「眼下咱家吃飯的人多，幹繭子的人少，這兩年的富餘錢不是全讓這些小崽子們給糟完了麼？可是咱也不必發愁，再過二三年，眼看就長大了，幾時熬得都能下地做活了，那就好了，恐怕還只有進的沒有出的呢！就盡等着攢錢買地了，金榮過了年不就是十九歲了麼？」這番話恰好說中了平發的心事，不由得也點了點頭，雖然他以爲娘們是不中用的賤物。

提起李金榮來，著實地惹他老兩口子的喜歡。他和他爹生得絲毫不差，簡直是一個模子脫下來的。高格兒，膜胸脯，魁梧雄壯，紫棠色的餅盤大臉，兩道濃眉高高挑起，鼻樑通天，大耳方口，越

發顯得忠厚老實，眼睛好像墨漆的一般，格外炯炯有神。真是一個精明強幹，能折不銹漢，叮叮噹噹的五尺大漢。四個兄弟都也生得差不多，一個賽一個的整齊，上下相差不過一兩歲，不低不高的雞翅似的五個孩子，熬是壯觀。五個名子是按金字排行，平發爲了慎重起見，特地請教過本村的齊秀才之後，才決定用榮華富貴排下去。起初想着有四個兒子也就不少了，三輩兒都是單傳下來的，怨不得陰陽先生說自己家裡的祖墳風水是發財不發人，誰知後來竟接連生到了第五個，已經無字可排，就依着老婆的意思，叫做金銀。常言說：「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平發的老婆心裡想着：「明年莫非又該有了麼？」

一進臘月，街上的人們越顯得格外匆忙。金富兄弟和一群孩子們，把手拉成一個圓圈，一面轉着，一面齊聲唱着：「月亮圓，月亮圓，月亮圓了就過年。」正唱完了，旁邊走過一個賣糖瓜的老頭兒，放下挑子，吆喝了幾聲：「糖瓜祭竈咧！」小孩子們停住腳，扭頭望了望滿籃子的糖瓜，又望了望老頭的白鬍子，於是就順口唱道：「糖瓜祭竈，糖瓜祭竈，換新鞋，戴花帽，磕頭，燒香，放砲。」唱完又笑了一陣，金富忽然喊道：「吃糖瓜去了！」立時哄的一散，有的圍住了糖瓜籃子，有的早跑到他娘跟前去嚷着說：「娘，人家都買糖瓜呢！」平發的老婆心想：「自從婆子死後，自己當家立計，又沒有妯娌行嫂，又沒大姑小姑，怎樣省也都自己的，米麵從不肯白費一合半升的，偷吃嘴的醜事更是沒有的了，竈王爺上天也不至於說自己的壞話；可是古人留下例兒沒有錯的，如果二十三不祭

竈，不花兩文錢買幾塊糖瓜供奉他粘住他的嘴，竈王老爺向來是緊七慢八的，誰敢保他不事情忙記錯了？」當下又禁不住孩子們們的求告，只好少買了幾塊，應節令，去疑心，粘住小孩子們的嘴罷了。

平發覺得這些節氣——祭灶咧，不動筭箒咧，不拿針綫咧，都是那些好吃懶得做的娘們兒們想着起的名色，也無心去管她們。自己在年底雖然不必躲債，害怕討賬的，可是仍不得清閒，漢們們也有不少的事：先請後街的陰陽先生王錦龍從黃曆上擇了個黃道掃舍的吉日，把鍋頭台上的黑土，屋角落裡的蛛網都用掃帚剗拉了個乾淨。聽着門外喊賣「燒紙細箔，紙馬竈王」的過來了，忙拿了三文錢，買了一張天地爺，一張祖宗爺，財神，土地，竈王，馬王，也都揀了一張，門神兩張，一個黑臉，一個白臉。還揀了三張大紅紙，燒紙一刀，細箔三捆，高香五箍。恭敬地捧到家裡。天地爺最大，貼到當院牆上的神龕裡，其次土地當門坐，自然是在門內的影壁牆上，門神貼在兩扇大門上，竈王爺貼在廚房鍋頭頂起，馬王爺貼在驢圈棚下，各如其位。財神爺普通有兩種供法，一種是供「明財」，圖上面畫的是「上關下財」，關夫子在上，財神居下，大概是取其見利思義，不貪非分之財的意思，所以說是「明財」；另一種是「暗財」，只在人眼瞞不到黑角落裡，搭個小龕，不貼任何神像，意思以為供的就是狐狸大仙，如果狐狸仙爺肯幫助，旁人家的糧食元寶就會暗地裡給搬了來，甚至於有大仙在的人家，每頓飯就是做得很少，可是無論多少人在吃也吃不完，看看完了還有，完了還有，鍋底上永遠有

到沒有人吃了爲止，那沒有結過親的童男童女們眼淨，還親眼看見過一個大花狸貓站在鍋頭邊上，張着大口往鍋裡吐飯呢。平發是個爽直的硬漢，從來不肯走一步錯路，向來是供享明財的。財神龕在堂屋的正面牆上，緊挨着還有個佛龕，供着一尊銅佛，這是他的老娘在世時日夜跪拜念佛的所在，如今老娘沒了，仍然照舊日夜燒香，每逢初一十五，還蒸些饅饅上供。所有諸神都貼掛完畢，剩下祖宗爺沒有位置，只好貼在堂屋的門後的角落裡。他一面供奉，一面心酸，心想人家有功名的，像西大街的齊家，一戶的秀才頂子就有好幾十個，老舉人拔貢也不在少數，自然人家是坐官的，配蓋祠堂，祖宗死後也光榮；王陰陽雖然是個老童生，家裡又窮，不配立祠，可是人家會寫字，買張黃表寫個三代祖宗的牌位也算可以將就，省了像自己這樣的人兩眼一片黑，不能拿筆，只得化錢去買祖宗了。還屈尊他們藏躲在門背後的陰影裡，免得衝撞諸神。一面想一面已貼完了，末了又把香爐蠟台，燈盞假蠟都搬了出來，收拾乾淨，預備年下好祭祖上供。

最後才拿着紅紙，去求王先生給書春。陰陽先生一看平發雖不是體面人物，倒也是本分人家，知道敬重讀書人，那次請去給他看陰宅陽宅，吃喝很好，節下送的四樣禮也很重，於是連忙陪下笑臉來，讓坐點烟，當下脫去長袍，挽了挽破了邊的襖袖，將那碗鍋烟墨端過，另端出一碗已經磨好的上等香噴噴的徽墨來，提筆揮舞了一番，無非寫些「皇恩浩蕩」，「斗柄回寅」一類的歌頌吉利的話，心想這番香墨一定不能空過，四斤燒酒，三十蒸饅是跑不了的了。平發拿回來貼在門框上和神龕旁，

鮮紅紅的，頗覺高興，尤其是屋裏貼着「年年有餘」的年畫，門口貼着「出門見喜」的紅條，格外惹人注目，一瞧見就覺得真是年年有餘，真是出門見喜一般，甚至周圍到處都是一團喜氣。

三十日晚上，接過神，才慎重其事的在祖宗面前擺上供桌，雪白的饅饅，嬌黃的米飯，兩個真豬頭，三杯好燒酒，還有一個整羊整牛，只有盤子那麼大，都是麵捏的替身，東西雖說不多，却滿滿的擺了一長條桌，明燈蠟燭，香煙繚繞，也極排場。平發和老伴兒領着五個孩子，都穿戴整齊，依次排好，然後磕下頭去，平發耳朵裡噙的一聲，只聽見爹在說：「一頓太：太少，一頓太：：：」，抬起頭來睜眼一看，蠟燭心上結了一個黃豆般大的燈花，巴的一聲，嚇了一跳，心想莫非是爹見自己不爭氣惱了，連忙又磕下頭去，口中禱告說：「只求祖宗暗中保佑！」說完心裡禁不住一陣酸楚悽愴，眼淚紛々落了下來。祭祖完畢，本來打算去到王錦龍那裏去喝辭壽酒，順便問一問明年的流年大運，這時忽然胸中不自在起來，也就懶得去了。便叫金榮提了一瓶子燒酒，端了一大碗白肉，邀上富財三元他們一輩的小夥子們去了。一來替自己走動，二來金榮年歲也大了，娶了媳婦就是大人了，也該練習些人情世故，見見世面，囑咐了幾句話看着兒子走後，他盤腿坐在炕上，悶悶的吸着旱烟，計算着明年五月要娶兒媳婦，日子都請王先生給擇好了，到時又是一大筆開消呢。老伴兒正在一邊預備午夜吃的餃子，見他老是不喜歡，就各方引逗他開心，乘便指着炕牆上貼的一張年畫說：「那張十沒足多好，你也給孩子們講說講說。」平發於是讓孩子們都上炕坐好，就用煙袋桿子指着那幅「十沒足」講說起

來，從一個要飯吃的做了一件好事，玉皇爺可憐他，他想什麼就給他什麼起，中間經過他想什麼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綾羅綢緞，住的高樓大廈，出門高車駿馬，居家嬌妻美妾，富的金銀如山，貴的當朝一品，直到他坐了皇上，又想成仙升天去當玉皇大帝，被玉皇爺一袖子打了下來，仍做叫化子止，恰好一共十件沒足的事。孩子們那裏懂得其中的滋味，只管問那十沒足搬着梯子要上天，那梯子得有多高！老伴兒笑嘻嘻的說：「可有來，人不知足，玉皇大帝也不保佑的。人，總是知足才好。」平發聽着也笑了。四周砰砰拍拍的鞭炮聲，響個不斷，好像家家都很知足，都能常樂似的。

正月裡，那些心裡着火，混身是勁的年青的小夥子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只是瘋了一般貪尋要鬧。金榮和富財一幫兒十幾個人，整天東奔西跑的，忙着東家借梯子，西家借竿子，在街中的觀音廟前搭天棚，搭燈山，前後街掛紗燈，掛吊挂，還教一群孩子們學唱秧歌，跑龍燈；又斂錢添置刀槍棍棒，請教習，聘頭目，教大一點的小夥子學賽會，練拳腳。十五十六兩天晚上，是正月裡最熱鬧的時節，十五晚上是鬧元宵，兩道大街裡點滿了紗燈，琉璃燈，走馬燈，燈上有畫着桃園結義的，有畫着大破黃巾的，火燒赤壁的，還有畫着姜子牙釣魚的，白蛇水淹金山寺的，形形色色，映襯着鮮紅的蠟燭，熬是好看。燈下擠滿了紅男綠女，大家爭看跑龍燈的「二龍戲珠」咧，賽會場的「三戰呂布」咧，好不熱鬧。金榮打得一手好拳，富財要得一條好槍，特別惹得同伴們和旁觀者的叫好。這天真是男女不禁，夜不閉戶，就是齊家大戶人家的婦女們，平日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這天也修頭修腳

的跑了出來，站在大門洞簷下，拋頭露面的瞧着要鬧。間或有些年經的閨妮媳婦，被人擄丟了紅綉鞋的，大家也都覺得是常事。從來不加過問，只剩給那些僕婦丫頭以及一些愛說長短的老婆婆們在竊竊私議時做爲談話的新聞資料罷了。十六晚上是烤柏火，滿街裡籠起柏翎火堆，家家戶戶都抱兒攜女的全家團聚在大門口烤火，混身上下都要烤遍，烤那裏，那裏在一年內準不生雜病；烤完了火，年青的男女們又都成群結隊的去遊百病，但見火焰熏騰，紅舌亂吐，爆炸扎扎的響個不了，煙光火色裡映照着粉紅黛綠的笑臉，不用說把紗燈的燭光遮壓得黯然無光，就是高空那輪明月兒也怕被人忘掉了，逼得露出無限的妬意。

十八圓燈那天，全鎮在興高采烈的餘波裡，忽然起了異常的驚擾，一時紛紛傳說：「洋鬼子要來傳教了，了不得；」當下一傳十，十傳百的弄得滿村風雨，人人不安，都覺得好像要有什麼大禍快來似的，又好像整個的世界要變，快要翻過來似的。這念頭在李平發的心裡閃電似的晃了一下，定了定神，雖然想着自己只要安分守己的過日子，洋鬼子來不來都與自己無干，但是總感到洋鬼子和自己到底不一樣，也許來了是要害齊家橋全鎮的。齊秀才聽見說了，毫不着慌，理直氣壯的說：「怕啥？俺肚裏裝滿五經四書，俺是孔門弟子，是邪壓不了正，洋鬼子總久是鬼，那裡不怕孔聖人！」惟有陰陽先生王錦龍一聽見就眼裡冒火，吹鬚子瞪眼睛的罵了半天，以爲天下從此要反亂了，氣得連飯都沒吃。金榮向他參說：「爹，怕鬼子怎的？兵來將擋，水來土壩，自己不沾惹他們，他敢怎的咱？聽說

洋鬼子的腿是直的，走路不打彎，這回我倒要開開眼哩！」

果然不到黃昏的時候，齊家橋唯一信奉天主教的張天成從城裡領了一群人來，裏面有兩個鬼子都是黑色長掛，黑皮鞋黑禮帽，臉色白得像剝了皮的一般的難看，藍眼睛，黃眉毛，大鼻子兩邊，長滿了連鬚的絡腮鬍子。另外還有一個腰裡繫着藍色摺紋拖地長裙，下面也是大腳黑鞋，頭上頂着一個白色的紙帽子，走起路來兩個翅子在翩翩的扇着，臉色也是白得出奇，只是沒有那滿腮的鬍子罷了。其餘五六個人都是附近村裡的窮光棍和無賴子弟，沒處依靠，只好投身到教堂裡當了教友，隨着洋鬼子四鄉裡去傳教，身上已換去平常的衣服，前後披着黑布片，倒有些像和尚的道袍似的。張天成仍是平常打扮，只是兩眼有些和從前不一樣，變得更鬼更怪罷了。當下街旁站滿了看稀罕的男女老幼，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有說是要來傳教的，有說是來放賬的，有說是來治病的，還有說是來查看地基，要蓋教堂的，七嘴八舌的說個不了。當天晚上洋鬼子們在村外的廣場上支搭起一個洋布帳棚，第二天在棚裏棚外掛滿了長髮赤脚的人物圖畫，天成沿街在散放着一本一本的小書，人們那裏敢接，見他來了，都躲得遠遠的。有個窮孩子接了過來要看上面的畫，被他娘阻見了，跑過來一巴掌打在臉上，打了個趔趄，劈手奪過來扔在地下，怒狠狠地說：「白給的東西沒好的，你知道人家安着什麼心？上邊抹着毒藥！」還有個害腿瘡的孩子，已經害了十年了，爹娘跟前只有他弟兄一個，極其寵愛，爲了這一個瘡不知花了多少銀子，請了多少遠近的名醫，甚至求神問卜，燒香許愿，連師婆子跳神，看香討

藥，燒替身，討神鎖：各樣的方法都試過了，只是一個不靈不效，眼看就要成了廢人，送了性命；以前雖然聽說州城裡的教堂洋鬼子會治這種病，但是深怕旁人笑罵，總沒胆子去試；恰好這時傳教的來了，到了家門，一時愛子心切，又和天成住個緊鄰，禁不住他在旁邊一味攪撥，只得破了臉皮，豁出唾罵，讓天成抱着自己的孩子去攔裏治病，誰知不上三天，竟然大見功效。於是人們又馬上傳了開去，那些窮人害眼疼的，牙疼的，腰疼的，腿疼的，多少年的老病，這時禁不住也都想除根了，何況又不費米不費麵，不傷筋不動骨的白治病白給藥呢？給的藥末都是本地藥舖所不認得的，瓶子裏裝的藥水更是希奇的東西。起初大家都不敢吃，怕裏面有毒，拿回家來都扔在地下。可是大胆吃下去的都很見效，尤其是那些老太婆們的風淚眼，爛眼邊子紅眼圈，一洗就見輕。不到半月的功夫，竟鬧得一般人半信半疑的。大家看見洋鬼子也說咱大清家的官話，覺得外貌雖說醜怪可怕，心眼兒到也不錯。也有人疑心這是洋鬼子下引食的法子，先給點便宜把人們哄到裡邊，等入了圈套，才慢慢的害播呢！

凡去治病的人，都得先聽講道；講完了道然後才看病。先是勸人要信主，世界上的神只有一個天主，大家要拜真神，不要拜假神，信主可以免罪得救，不但害病的能好，死後還可以升天堂，聽的人也不覺得怎樣不順耳，只有點嫌除老天爺以外的神太少了，未免有點大減威風；世界上的事都由老天爺一個人動手照管，未免也太勞累。後來竟勸人不要供祖先，不要上墳祭掃；這話在聽的人中沒有一

個不覺得刺耳，不覺得驚心，有的憤憤的罵道：「這個簡直是禽獸，忘了根本！」就自這一次不再去聽，寧肯連病也不治了。乖巧一點的人，仍然照常去聽他們講道，聽見這些不拜假神不供祖先一類的話，只是笑着不言語，心裡說：「我不過圖你們個白給治病罷了，聽是聽，信是信，做是做，誰也不傻不瘋，誰也不肯拿自己的胳膊往外屈，難道因爲一點不碍大事的小病，就連祖宗也不要了？沒有祖宗，自己是那裏來的？祖宗的墳，好好的更不能平下去，又沒犯了抄家的大罪。」張天成看着人去的忽然少了，就悄悄的對人說：「甭真信他們胡說，既吃魚就嫌不得腥，這裡面沒好處，誰肯去白做禮拜？就是信了教，暗地裡該燒香還燒香，該磕頭還磕頭，該祭祖還祭祖，該上墳還上墳，洋人那能老跟着你？你不看我就是這樣。」說着得意的笑了一笑，又把嘴湊到對方的耳朵上道：「你知道連衙門裏的大老爺都怕洋人三分呢！齊秀才還不得跪九分？信了教誰還敢欺負？」

二月初五日的集上，四鄉乘空來看洋鬼子的人越發多了。王錦龍看着越發生氣，心想等齊秀才出頭干涉是沒指望的了。恰好有一天天氣清和，洋鬼子到村東的野外去看了看，於是王錦龍就對旁人說：「洋鬼子要在村東蓋教堂了，一佔就得四五頃地，誰敢不讓人佔，可惜這片好地！地又壯，風水又好！」這話傳了開去，村東一帶田地的主戶都着起慌來。李平發那五十畝田連邊的都在那裡，心裡更是驚怕，不得不提着酒瓶來找王先生商量。王錦龍端起酒杯來一飲而盡，連乾了十幾杯，拍着桌子大罵：「鬼子真可恨呀可恨！如果讓他們來了，世界非反了不可！可惜這一片好地，風水太好！」李

平發綳緊着眉頭，喪着臉求告道：「王先生得給齊家橋出個主意，救救大家！」王錦龍把手一伸，連搖了幾搖，慷慨地說：「兄弟，不必擔心，有辦法，有辦法！」說着把手圈回來拍了拍胸脯，「這事全在我身上！平日鎮上有什麼公事，都是秀才們一手包辦，現在他們既然是屬烏龜的，關起大門來不聞不問，不敢出頭；這回我可要出頭了！你只要叫金榮富財他們來我這裡聽我吩咐就是了！」

第二天王錦龍換了一身短衣，盤着辮子，領着金榮富財一幫年青的小夥子，約摸有四十多個，有拿單刀的，有拿長槍的，有拿棍棒的，俱是賽會裡的人物。後面還跟着一大群助威的男女老幼，浩浩蕩蕩，從觀音廟前聚齊直奔村外場上的洋布棚而去，當下街旁又站滿了看熱鬧的閒人，只有齊家戶的人都緊閉大門，連頭也不敢探。等到村外一看，洋布棚裡空空的，連個人毛也沒有，只剩下一個空棚還沒折掉。王錦龍一看洋鬼子早已嚇跑了，心裡更加胆壯，覺得洋鬼子總久是禁不住一嚇的，連夜就跑回城裏去了。這一定是張天成透的信，於是領着大隊人馬，折回村裏，到張家把天成從桌子底下搜出來，扯到大街上，當着衆人要讓他承認從此不再和洋鬼子來往，張天成只是跪在地下磕頭求饒，口口聲聲的說：「我下次再不敢了！」王錦龍指着他的臉說：「你是賣祖求榮！全村敗類！你想你不敬神已經就獲罪於天，不供祖宗更是一樁滔天大罪，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祖上不幸，生了你這種東西，竟然作了敖氏之鬼，豈不可歎！你一門禍福，是你自作自受，旁人也不必多管閒事。我問你今年把鬼子領到咱們這齊家橋來，是何居心？」富財走上一個，拿着長桿紅纓槍在天成的臉上一晃，大聲

喝道：「快說！居的啥心？」金榮也跑過來吓的一聲，腫了天成一臉，不偏不歪，恰好唾在鼻子上，慢慢的流了下來，他那敢去擦，滿口的懇求饒命。金榮氣昂昂的說：「爲啥要佔俺那地？蓋他娘啥教堂？」一時周圍的人你言我語的亂嚷成一片，有的擲袖揎拳，高聲喊打。王錦龍喝住衆人道：「不必動手！等我慢慢問他。」回過頭來對富財金榮說：「你們也閃在一邊。」然後朝着張天成說：「我若不看令尊面上，今天定不饒你。你爹在世，我哥們交情還不錯。今天我勸你趕緊革面洗心，痛改前非：第一，天主教不敬衆神，不供祖先，平滅墳墓，是頂大的罪過！人不可忘本，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就在此處：而墳地風水，尤爲一生禍福所關；你既信教，就該平墳；既不平墳，就該退教；何爲首鼠兩端？可見你良心尙未喪盡。第二，天主教講究誠實無欺，你每天賣豆腐就日日哄人，分量不足，斤兩不夠，那次我買了你兩文錢的豆腐，你就少給我二兩有餘，可見你信教全是假的。第三，你信了教，還是照樣受窮，洋鬼子與了你啥好處？也不過是放賬時多給你半升小米而已；村裡唱戲賽會時你分文不出，修廟蓋寺你更不佈施，足證你居心欺壓鄉里，莫非你還思借着鬼子的光到衙門裡去告我一狀嗎？真是狗仗人勢！第四，我實告你說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洋鬼子鬼面獸心，安心要害你們，總有一天把你誑到教堂裡去，用蒙汗藥把你蒙住，剝了你的眼睛，挖出你的心肝來再做蒙汗藥！老漢這些話完全爲你，懂了嗎？」天成連聲答應「是是。」金榮往前一站，拍着胸脯說：「好漢護莊村，好狗護山林，衆位叔叔伯伯不必害怕，齊家橋的太平全在俺們賽會的子弟身上。」話剛說

完，外邊人群裡連聲喊：「好！好！」王錦龍指着張天成說：「你聽見了嗎？如果洋鬼子不知好歹，再來齊家橋傳教，管教他們回去不得，落不了囹圄屍首！這次饒你，限你三天到城裏出首退出天主教，四鄉散貼告白，自認不是；否則從今天起不許你全家再吃齊家橋井中的水，村裡的鄉親們誰也不再買你的豆腐，都合你這禽獸斷絕來往，叫你在齊家橋居住不得！」說完提起腳來踢了天成的背一下，厲聲喝道：「還不滾你娘的大西瓜！」天戩好像遇赦的死牢囚一般，磕了個頭爬起來，雙手緊抱着腦袋，從人縫中鼠竄而逃。王錦龍叫富財領人去把洋布棚拆倒，捆了四大網，八個人抬了過來，堆到觀音廟前，又搬過一網柴草來，架在洋布棚搖下面。然後對衆人說：「你們看這洋布多寬，全是洋鬼子害播咱們的東西，日子太平，民康物阜，大家過得好好的，忽然他娘的洋鬼子要來欺負，還帶來些洋東西，安心要攪亂大清家的天下，就以這洋布的樣子而論，這麼寬如何像個布樣？怨不得這幾年來，咱們織的布只有跌沒有漲，紡的線也賤得不够本，棉花更他娘的不值錢，都是鬼子鬧的！不趕走鬼子們呀咱們都太平不了！何況還傳他娘的洋教呢！」一面說一面從腰裏摘下煙袋火鑪來，拿火石火絨要打火，怎麼也打不着，富財接過來說：「老大伯，給我打吧，一打就着。」火絨打着了，抽了一把草攔到火絨上面，用嘴吹了幾下才冒出煙火來。王錦龍說了一聲：「點！燒他娘的個乾盡！」一時火勢熊熊，烈焰騰空，片刻功夫，燒了個烏蛋精光，只剩下幾塊杉木槓子在灰燼堆裏冒煙，滿街都是破布臭的氣味，薰的那些老太婆們直捂着鼻子，誰都不覺一點點可惜。

天晚了，人們緊張着的臉，漸漸都鬆弛下來，心滿意足的歸去，好像從此天下太平，洋鬼子已被燒死，永遠再不會來傳教了。王錦龍領着富財金榮一幫小夥子們，高瞻闊步的奏着凱旋散去。當夜大家湊了兩吊錢，抬了一罐子酒去犒勞賽會的小夥子們，李平發自然又提着酒瓶子，端着肉盤子，跑到王錦龍那裡去慶功勞，賀太平了。

從此齊家橋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古老的氣分又和緩了每個人的心！集上，照舊的熱鬧，照舊的擾攘，土布雖然一再跌價，然而人們早忘掉洋布棚和洋鬼子，就是張天成全家連夜搬到城裏教堂裡去住的大事，也被人們的忙碌給塗得模糊不清的在記憶中，連好吃豆腐的王老太太都忘記嘗買他的豆腐了！

二、洗禮

清明節那天，家家都上墳祭掃，添上掛紙。路上看見那路旁的麥子，長得綠油油的，一望無邊，春風輕輕的在上面拂過，吹起萬頃綠波，嫩泥泥的有如孩子的柔髮，着實可愛。李平發的心海裡，也被這吹面不寒的和風鼓蕩起層層的波瀾，思到今年夏麥的麥收，黃金般的麥穗堆滿了廣場，麥囤尖尖的滿得要往外流時，臉上也不禁微微的笑了，用眼瞟着自己那連邊五十畝的麥田。

誰知在四月二十前後，麥有七八分將熟的光景，可可在甲子日下起雨來，下了一天一夜。自此一連七八天，無明無夜，忽停忽下，好容易盼得剛剛晴了，住不多時，嘩喇一陣從新又下了起來，一下就是頃盆如注，好像老天爺把東海搬過來一般。只下得神號鬼哭，人人皺眉，躲在屋裏直跺腳，乾着急，無可奈何！等到八天頭上才晴了，踏着一尺多深的泥水到田裏一看，好麼，把徧地裡黃亮亮的麥子，連稻帶穗，弄了個稀爛，泡在泥湯裏，和泥分不出上下，用手撈起一把來，臭氣頂鼻子的薰人，有如爛糞一般。好在這時天乾氣燥，不上十幾天就晒乾了。人們覺得麥夏雖空空的過去，可是莊農人吃的全靠著秋天的粗糧，有個好大秋也還將就。那想到天氣又忽晴忽陰的，永沒個痛快，到了大月末梢，禾苗正約尺多高的時候，老天又連着下起雨來，淫霖滴點不斷，整整半個月才晴，直下得門窗檣限，都生了木耳，衣服鞋襪，都生了霉頭。這回可不比前次，低田水深過膝，毫無乾意，頭頂的日頭晒得紅紅的和烈火一般，把田裏的泥湯蒸得如煮沸了的滾水，禾苗那裏經得起，完全都枯死了。高的地方稍覺好一點，但是不知從那裏飛來成群的小蟲子，奇臭難聞，把僅僅剩下的幾棵莊稼苗也都給咬光了。只剩下雜草蓬勃，欣欣向榮的滋長着。

災象已成，看看到了七月中旬，無論怎樣地裡是毫無指望的了，只得由全鎮紳士，同具了一個報災乞賑的呈文，讓四鄉鄰村也都具了名，趕緊遞到城裏。這時幾家殷實富戶人家，還有些積年的存糧，每天可以喝兩頓稀米湯；至於大多半窮門腐戶，那裏有半合糧食，簡直連一粒米星都沒有，只好

四出剗些野菜，搗點樹葉，回到家裏煮一鍋黑色的菜湯子喝兩口苟延殘喘罷了。後來連這些勉強對付充飢的東西也都吃光了，漸有人擔兒背女的往西邊一帶去逃荒，眼看天氣九月將盡，就要冷了，可是那報災的呈子還沒有下文，從遞上去以後便如泥牛入海，絲毫聽不見動靜。

忽然一天鎮上傳說洋鬼子要來放糧了，齊家橋三千多口子男女老幼，都餓得面黃飢瘦，東倒西歪，無精打采的上氣不接下氣，眼前只是一陣陣的發黑，那裏還顧得從前的仇恨，記得從前的嫉惡，什麼洋布棚，什麼藍眼睛，什麼不供享祖宗，什麼剗了眼睛挖出心肝來做蒙汗藥，一齊都忘掉了個乾淨，當日那股子勇氣，也不知道全跑到那裏去了。這時只盼着洋人快來放糧，救大家三千條性命，至於糧食裡有沒有毒藥，全沒有好專的再去猜測傳說了。果然不上三天，張天成照舊的又領着那幾個洋鬼子來了，人們一見就趕上去喊：「張大哥！」有人還向他認親戚，認相好，分外表示近乎。王錦龍和李平發一般人只遠遠的在旁邊站着望，不好意思近前搭話。張天成趾高氣揚的連睬都不睬衆人一下，只是口講指劃的瞧着洋人的下巴，連帶的手裏提着的黑色皮包也上下的揮舞着，旁邊一群乞憐的跟隨也隨着皮包起落浮沈。

在觀音廟前，人們把洋鬼子圍攔起來。張天成對大家說：「現在神父讓大家都回去，等着挨門闖查，記上名子然後才放糧！」於是各自散去，回到家裡，趕緊在身上罩了一件破爛衣服，把老婆婆和小孩子都擺在當院裏，太開着兩扇門，靜等着來查。有些老婆婆還跪在地上，有氣無力的哭着說：

「求洋大爺救命！」可是每家該領多少糧食，却完全依着張天成的主意，忽多忽少的，那裏談到公平。有的聽說教友可以多領賑糧，於是又都紛紛請求入教。只有齊家戶的人聽信齊秀才的話，閉着大門不讓洋鬼子進去。王錦龍和李平發李富財王三元十幾家，雖然也開着大門，可是洋鬼子並沒進去。富財憤憤的說：「準是天成那王八蛋搗的鬼，他娘的不給，再給老子也不要！」王錦龍拍着膀股說道：「我日他娘的大西瓜！」唾沫星子濺了李平發一臉，連蹙着腳又罵道：「張天成那該死的！正月裏就該打死他才好！」三元靈機一動，好像有啥稀奇發明似的，鄭重其事的悄悄說道：「那糧食裡一定有毒！一定有毒！不：他娘的鬼子爲啥放賑呢？」王錦龍搖了搖頭說：「毒，倒不見得有。恐怕領糧就得在教，咱們，能在教嗎？只好學一學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的故事了，這餅做王錦龍不食洋粟！況且聽說在城裡散放的糧食都是些糠秕穀子，黑豆高糧，那完全是喂牲口的東西，如今却拿來收買人心了！老子的心是鐵打的，就給他個收買不動！」大家都附和着說：「對，咱們和他走着瞧！」

隨着賑糧的散放，人們得着不少的教裡的紙單和書本，可是鄉下人那裏認得什麼天主和耶穌呢？只把紙單糊了窗戶，那書本更爲一般閨中婦女所寶愛，喜其紙爲硬朗，把平日刻紋的花樣，枕頭頂兒咧，肚兜樣咧，以至弓鞋膝褲的樣兒，都夾在裡面，作了樣冊子了。這樣在教的人數就忽然增多起來，僅以齊家橋而論，就有百戶左右，四鄉左近，總計不下一萬餘口。張天成自然是教友中的老前輩，從此又明目張胆的勸人信教，公然搬回齊家橋去住了。王錦龍瞧着他在大街裡晃來晃去，前街跑

劉後街，串門闖戶的領着教民到城裏去做禮拜，心中只有乾生氣，邪眼瞪着他，狠狠地啐口濃痰罷了。張天成却假裝不睬，故意大聲的對旁人說：「明年咱這裡就要蓋教堂了！看誰敢攔，誰敢擋？過幾天州裡出告示要收買地基呢？」王錦龍憤憤的罵道：「吃了人家的嘴軟，他娘的，咱不吃洋鬼子的豬狗食，瞧他怎的？難道洋鬼子放屁也是香的？你只能去騙鬼子，吃鬼子，叫鬼子親爹罷了！老子是笑不怕地不怕，頂天立地，堂堂五尺的男子漢，就不怕他娘的嚇唬！」可是話雖這麼說，心裡也不禁有點詆諆。李平發更爲不安起來，老惦念着：「是不是上次查看的地基呢？也許是在村西！」連着幾夜，翻來滾去都不會合眼。忽然打了個迷糊盹兒，看見爹惱喪着臉從外走了回來，混身是血，眼裏含着淚說：「兒啦！搬家時要遠一些，省了受了欺負！」說完拉着自己的手大哭起來，哇的一聲驚醒了，睜眼一看，屋裡黑洞洞的，外面北風呼呼的刮得正緊，吹得門窗咕咚亂響，原來是在作夢，胸口覺得緊緊的有些隱隱發疼，早起趕忙跑到王先生那裏去求他占夢，原委一學，陰陽先生桌開翻上擱着那兩本已被翻得快破爛了的玉匣記看了看說：「這全是你的疑心所致，雖然主有口舌之災，不過我自自解破，不碍事！古人留下的書沒錯兒，譬如前次給你擇的嫁娶日子，什麼地方全好，就是犯將，只要用一塊白馬牙石拿硃砂筆寫上將字，擱在新人房里就解破了。還有像那犯披麻煞的，只要新人手執麻布一塊也就破了。今年你是沒有辦喜事，要是辦，那日子可真好。」說完隨手拿起一張黃表來，攤筆寫道：「夜夢不祥，貼在西牆，太陽一照，化爲吉祥。」遞給李平發說：「趕快回去，不要讓第

一個人知道，乘太陽還沒出來就貼在院裡的西牆上，管保破凶化吉！」平發小心的跑回來，來不及打麵糊，用大拇指的背端在牙上刮了幾下，刮下一大堆黃褐色的牙黏來，把黃表貼在西牆上，用力的按了幾下，看看日頭剛照到房簷上，心裏才略微安靜些，長舒了一口悶氣。立在旁邊裝上一袋旱烟吸着，直等到陽光移上黃表時，始放心回房在門角落裡燒香燒紙磕頭，禱告：「祖宗多多保佑！」

要來的事終於要來了！臘月二十五，城裏的衙役送來了一張告示，地方保正那敢怠慢，打發了衙役的酒錢，就趕緊打了一馬杓頭兒的麵糊，把那張三尺多長二尺多寬，胡挑般大的黑字，朱筆鈎乙的告示抹滿了漿子，實實在在的貼在觀音廟前的牆上。隨着鑼聲的傳示，立時就圍了一大半圈子的人，轟壓壓的，只見滿是腦袋晃晃去。李平發站在人群外面，早看見了那大張告示的上半，頭一行密密的擠着一大串扁而橫寬的字體，看不清楚，下邊幾行雖然字小疏整，可是仍然是有限的瞎子，不認識一個。只瞧見人群裡層有個高聲念道：「欽加四品銜：」乾咳嗽了一下就不往下念了，停了一會，忽然又念道：「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日。實貼齊家橋。」他正在摸不着頭兒的時候，王錦龍搖搖擺擺從一條巷子裡走了出來，還沒臨到跟前就大聲咳嗽了一聲，李平發嚷道：「王先生來了，快讓王先生給講說講說。」人們都不約而回的回過頭來，自動的閃開一條豁子。王錦龍拿煙袋桿子指着那告示，輕聲逐句的念道：「欽加四品銜平原縣正堂姚爲出示曉諭事，照得外人來我中土、原係慕化之士，佛慈尊敬，意在勸善，修建教堂，分屬當然，茲據濟南府法國署主教馬天恩來函，聲稱近因教友激增，擬

齊家橋邊東建立教堂，請准照價收買地基，以便修造而利教務等語。查該等所請，載在約章，法令所許，自難駁斥。所有該村迤東一帶田地主戶，凡被圈佔，限令尅日來縣繳契領價，過期即行強收佔用，不再補發價款，望爾人民，幸勿延悞，除呈府備案外，合行佈告周知，其各懷遵，毋干違誤，切切特示。知縣姚詩志。……」還沒念完，氣得那拿煙袋桿子的手就亂戰起來，在紙字上面連敲了幾下，狠狠的唾了一口說：「這真要霸佔民產了！」有的聽不懂的，忙問：「老先生，在那裏修廟？」王爺龍把煙袋往東一揚，瞪着眼道：「還有那裏？就村東的風水好，這回咱村可要倒霉了，幾年前教子要壞咱村的崗脈，想在村東蓋廟建塔，左青龍右白虎，塔就是個釘子，你們想一想，要是把龍頭給釘住了，還有啥脈氣？所以後來東村裏還出了幾桿頂子。據我看：將來還得大發一場呢！哼！如今洋鬼子又要給壞了，看大家有啥辦法？」半天鴉雀無聲的沒人言語，只是我瞧你，你瞧我的發聲。王爺龍歎息着說：「咳！可惜這一片好地！可憐這幾桿頂子！誰敢放個屁！也有這樣的賊官，全讓窮百姓作主！」李平發只是低着頭，緊皺着眉梢，呆在那裡。

單餅頓然變成了關頭！本來齊家橋在災荒之餘，買賣蕭條，已失去了往日的熱鬧；這張告示又如續命的鬼符，更加重了恐懼和煩惱，給全鎮塗上一層濃濃的灰色，愈顯得暗淡冷落。年青的小夥子們，竟喪失了生命的活力，默默無言的在忍耐着，沈思於熱鬧的記憶裏。老婆婆們尚在燈下對小兒女們閒話，說說元往事，也許怕他們太過於寂寞了吧？全鎮在這樣淒風苦雨中渡過了年。李平發的頭髮忽然都

變白了，胸脅的漲疼也漸漸加重。金榮看見他爹飲食漸減，不時打咳，就解勸道：「爹，不必老發那熱，熱也沒用。他們若是欺負咱，我拚着這條身子，叫他們不得安身！」平發嘆了口氣說：「咳！咱總保不住了！墳也得挪！你爺爺給我托夢……。」說着哽噎得一連打起咳來。

又是正月十八那天，張天成領着兩個洋鬼子來了，後邊還跟隨着十名馬兵保護。天成也騎着和洋鬼子騎的一樣的高格子長腿的洋馬，比馬兵的馬約高三尺有餘，越發顯得耀武揚威，洋洋自得。到了次村，故意的加了幾鞭，那馬把尾巴一蹶，得得的一聲蹄子响，直跑到村東才勒住繮繩。街裏正在玩樂得高興的孩子們，聽馬蹄子响，嚇得都往一邊跑，有個年歲小的一時跑得慢，差一丁點就被那洋馬踏死了。

李平發耐着頭皮不出去，這時心裡真是又想去，又怕去看，坐立不安在屋裏踱來踱去，左手不時的拍撫着肋部，低着頭，好像有千斤的重壓扣在頂上一般。直等到洋鬼子走了，才打發金榮去村東打聽一下。富財却已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跟着喘氣喘吁吁的，急巴着說：「李大：大伯，可：可恨！壞了，咱：咱那地：地都圈……圈進去了！」用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接着說：「拿紅旗插了個圈，四方：方圈，周圍有……三頃：頃大。」李平發耳朶裏嗡的一响，只見屋裡的傢俱往上旋轉，天昏地暗的眼前一陣黑，撲通一聲倒栽在地下。富財慌忙抱住，一連聲喊着：「大伯大伯，怎麼了？大伯大伯！」金榮和他娘都聞聲跑了進來，一時都慌了手脚，趕緊熬了點薑湯，搥開牙關灌了下去，約有

幾個時辰，才聽見嗓子裡呼盧呼盧啣了兩下，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當下扶到炕上，自此一病不起。病脫痊來時，只疼得用拳使勁的捶打，後來連翻身都不能了。請王先生給開了個舒散肝氣的方子，吃了也不見效。又畫了兩道符貼在門上，也毫無靈驗。不上半月光景，早已瘦得不成人形，混身都被褥子磨破。一天忽然好像見輕幾分，喝了點湯水，把金榮兄弟叫到炕前囑咐道：「兒呵！我看看已是不中用了！村東的五十畝地是你爺爺起五更睡半夜熬來的，到我頭上，連一隴也沒有添置。不管怎樣，請便說下連天表來，咱也不能實，祖宗產業，那能輕動去在那不孝子孫？以後你們守着娘好好的窮光景，請王先生另外擇個吉地把墳挪了。地裏交書千萬不給他們，一個不賣，就是被那鬼子霸佔了。祖宗也不至怪罪的。」金榮一面點頭，一面不禁流下淚來，哭道：「爹，你好好保養着吧！今兒剛見輕就說這高心話，讓娘心裡難過。爹養了兒子一場，遲早會給爹爭這口氣，報這冤仇的！爹放心吧，一切都有我！」平發兩眼一擠，乾哭着說：「一切都是命！一切都是命！」說完又連連揉着肋肢。金榮趕緊俯下身子替他揉着，嗚咽着道：「爹，你放心！一切我都知道。那地遲早還是你的，難道那教堂就一輩子不塌，洋鬼子也就一輩子不走？再說咱有錢不會上旁處置買，也是一樣。」平發把眼一閉，咳嗽了幾下說：「完了！一切都完了！我這輩子竟然落了一個敗家的下場！我帶着臉去見祖宗，你爺爺臨去時還嫌一頃地太少，我想從我手裡至少也得添個三十畝四十畝的，那知一畝也沒添，偏偏又遇見這樣的年月，可恨的兒子！心強命不強，有啥法子！完了！」金榮的娘只

他擦起藍布衫的大襟來擦着眼，哭啼的也說不上話來。平發剛一合眼，又見爹哭喪着臉從外走進來，竟動地拉了自己一把，惱恨恨的說：「還添跟我快走！啥都完了！」當時稍一遲疑，爹忽然朝自己肋肢裡刺着給了一拳，呵呀一聲，醒來見兒子老婆都圍在自己跟前，忙問：「怎的了？怎的了？」平發又合上眼，只是捂着胸脯。老婆看着神色不對，跑到他耳邊跟前說：「有啥話囑咐幾句吧！他爹你放心，孩子們都很孝順。」平發睜開眼，用手往下指了一指，老婆趕緊說：「那文書在地下埋着，我知道。還有啥？」平發又閉上眼，只是搖頭。昏迷了一會，忽然又呵呀一聲，金榮忙給拍摸着胸脯，這樣一連關了五六次，看看已是沒有出來的氣了，老婆慌忙給裝裹上衣服，當夜便一命嗚呼，全變屍得死去活來。第二天富財三元好些親友們都來幫忙，請王錦龍主喪，先把村東的祖墳遷了，然後才將日子出來下葬到新塋裡。

喪事辦了之後，王金榮跑到王先生家裡，一進門就磕下頭去，跪着不起。王錦龍着急道：「大姪子，你有啥難處，起來好講，只要大伯能夠辦得到，這條老命就豁出了。」金榮站起來，兩眼含着淚說：「我想給爹報仇，年紀輕，沒經過大事，還求老大伯指點！」王錦龍左手往桌子上一拍，高聲喊：「好！好！你爹算是有報！這不共戴天之仇，無論如何，總是該報的。依我的主意，你不如先拿着塊契到城裡領了價，回來除把辦白專拉的空子補清了，剩下的錢再看機行事，我自自有辦法。」當下金榮心裏一急，一一都照着辦了，把剩下的八十多吊京錢都搬到王先生這邊來。

一夜，王錦龍預備了一口豬，一罈酒，把村東被佔的地戶都請了過來，在院子裡擺酒。喝了三幹，他立起來對大家說：「衆位鄉親，如今洋鬼子霸佔民產，強刨祖墳，不光是壞了齊家橋的崗脈，竟搶著脖子割錢袋，欺負得大家不能過活！全州裡的紳士，誰敢替大家出口氣？連那坐官的都怕鬼子怕得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今年五十三了，還想進個什麼，拚出這條老命，和鬼子幹了！大家捧柴火燒高，只要齊心，天大的仇沒有報不了的！現在金榮已經把所有的都拿了出來，就請大家有錢出錢有人出人，置買大刀槍棒，加緊練習，單等那鬼子來蓋教堂，就和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看誰敢騎鶴修葺！當下衆人都連聲答應，自此暗暗準備。」

轉眼限期已滿，有忍痛領價的，也有負氣不領的。最可痛心的是那地裏有墳的，捨不得那裏的靜風水，遲疑着不肯遷移，誰知那洋人竟認爲無主荒墳，派人刨掘出來，移葬在一起，後來即使有再想去遷移自己的祖宗骸骨的，也無法辨認那一個是了。可憐那一片望不斷的碧波萬頃的麥田，都被從地裏搬運來的磚瓦木石給壓得遍遍的，跳塌的東倒西歪，刨掘得亂七八糟。每天附近各村來做工的教黨，不下三四千人。張天成領着洋鬼子隔日騎着馬來監工照料，後邊都帶有馬兵保護。不到一月，已挖成了一半。洋鬼子和馬兵就住在裡面，李金榮心急得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跑到王先生家裡請求動學。王錦龍胸有成竹的說：「這事現在還早，你想那馬兵都是火鎗彈藥，咱們的長槍大刀，那裏是他們的對手？等到馬兵退走了，再動手不遲。聽說近來城裏有練習什麼神拳的，能避鎗炮，只要吞一道

務，念一過咒，就能把鎗彈給弄回去，叫他反悔了放鎗的人，但不知道道符怎樣畫法？咒怎樣念？有人還想看見那師傅在街上光着膀子試驗呢！至於刀槍，是更不怕的了。咱們如果得了這些門道，就發財了，我查了半天玉匣記也沒查出來，不知道是那道符，我想裡邊一定有。金榮聽了，只好忍氣，日夜加倍練習槍法。忽進城去訪求名師指點，他娘哭哭啼啼的拿定主意不放他遠去，也只得罷了。在家裡天天盼望着義和團的帥人到來。

沒有七八個月的功夫，那壓斃壯麗的高聳入雲的教堂已經修成了。周圍一道高磚牆，約有十來里長，圍得嚴密的密不透風，南面正中是大門，門外一條五六尺寬的大路，兩旁遍植洋槐，四五月間，綠葉白花，香聞十里。大門兩邊，牆垣似的排開一溜小型洋房，有好些教友在那裏忙着喂牛喂羊，將鮮奶汁；忙着製造罐頭，製造葡萄酒，以及麵包等類食物。進了大門，約有兩頃左右空地，兩邊一溜一溜的全是葡萄，架子緊搭着，橫拉着小半指頭般粗的鐵絲，夏天那洋葡萄爬滿了，一排一排的好像綠蔭扇一般。東邊一行一行的栽滿了桃樹、杏樹、梨樹、各種果樹，等到花都開了，有如香海，初秋果子累累垂下，極其熱鬧。中間也是一條五六尺寬的大路，直通到大堂門口，那堂樓約有三四十丈高，頂端和個大針尖似的，直刺入雲裡，刺入齊家橋每個男女老幼的心裡，都開始不自覺的崇拜。在堂樓西面對着葡萄園，一連五六所洋式庭院，是神父姑姑奶奶的住處；東面對着是樹園，照樣也是幾所庭院，掛着法文補習學校，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醫院……等等的名牌。堂樓前面

橫亘着一條四五尺寬的大路，兩端東西各有一大門，可是時常關着，除非搬運東西時偶而開一兩次開了。東門兩旁有些小房，專養乳牛乳羊，西門兩旁的却擺了好些印刷機器，日夜機聲軋軋的在轉動着，圍牆四面有一丈左右的空地，排行種着洋槐，再往外是一道六尺寬的水溝環繞着。每天早晚，當樓上的鐘聲規律的鐘响着：「噹……噹……噹……」，悠悠的蕩過那廣大的原野，響徹那齊家橋的全村，驚醒人們早晨朦朧中的酣夢，興奮人們晚來疲倦中的乏困。王錦龍一聽到這厭煩的定時襲來的鐘聲，就好像背上長了芒刺一樣，坐立不安的混身都覺得不得勁。這教堂宛如齊家橋身上的一個毒惡的贅瘤，一天比一天的蓬勃漲大，神經性的顫動，使全村起着間歇的癢癢，打破了多少年來祖傳的靜穆和平的氣氛，撕破了知足常樂的安分守己的古老樸實的外衣，給予每個人以新異而奇怪的刺激。李金榮每次在天主堂前經過的時候，望着那怪高的樓尖，廣大的圍牆，就感到一種被人征服的威脅；雖然報復的投給以憤恨之眼，吃勁地向裏盯着；但是那悠長的路，渺遠的門，只是越發顯得神祕而森嚴，那裏能瞧出一點下手的門路呢！這奧妙而不可測的吃人的深潭呵！

一到禮拜的日子，附近三十里內的教民，都要來這裡祈禱，作作禮拜。有地下走着的，有坐着牛車的，近一點的都扶老攜幼，穿穿唯一的兩件新鮮乾淨衣服，對腋下夾着褥墊子，肩背上乾糧糗子，成群打夥的像趕集一樣的往教堂裡來，堂裏堂外，圍裏的路上坐滿了信徒，一時呼兒喚女，頗為熱鬧。禮拜完畢之後，有求神父給治病的，有求姑奶奶給找工作的，還有教友彼此之間遇到發生什

麼爭執歐陽的事情，他們可以不必去衙門裡告狀喊冤，兩造直來神父前請求評判。教堂成了他們的法律裁判所，成了他們的免費診療院，是他們尋找輕快工作的樂園，是他們請求恩典賑濟的救主，是他們對待教外人們的無上保護者。這奇妙而神祕的怪物，在一般教民看來，簡直是他們生命的泉源，人間天堂！他們忘記了衙門的大老爺，朝廷的皇上！神父更定出獎勵傳教的辦法：凡介紹一百個人的獎自鳴鐘一座，或洋十元。秀才一個頂十個。坐官的一個頂百個。

起初去教堂裡受洗的人不過是些男人，後來一般老婆婆也走去受起洗來，再後連那些年輕的大閩女小姐婦也都顧不得羞恥，怯怯怩怩的也去受洗。李金榮的沒有過門的媳婦居然也受了洗，而且叫媒人來對金榮的媽說要退婚。這門親事本來是李平發在世時和東坪村的趙保東愛好結親定下的，那地方比乾方大五歲，一個屬龍，一個屬豬，八字上也很相合。去年若不是過了荒年，早已就過門了。不幸就擱下去，平發又一氣生病死了，金榮熬孝在身，自然更談不到娶親了。趙保東可可在開災荒的時候也死了，金榮的丈母是個好吃懶作，頗不安分的女人，竟聽了她的一個表親的話，借了教，領着自己的姑娘鳳英去受洗。鳳英今年已經二十五歲了，生得頗有幾分姿色，性情很是柔和。凡事都任憑着他娘主張，何況關於自己的親事也羞得不好張嘴。當下到教堂裡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天，和那些姑奶奶們說得很是相投，回到家來，竟然把脚也放大了。這事當作奇異的新聞一般，馬上一傳十，十傳百的傳了開去，那些不知裡頭內情的教外人，就紛紛加以推測和議論，有的說：「受洗的時候，無論男

女，都得脫光了身子，當着神父面前受洗。女人洗了之後，必定在神父屋裏睡覺，才算是敬了主。從此就永遠不許再嫁，叫做貞女。」有的說：「他娘的神父不娶老婆，姑奶奶不嫁漢子，這明白和尙尼姑。和尙和尼姑還明着住在兩個廟裏，只是暗地裏偷情；如今這洋和尚和洋姑子却明鋪夜蓋的住在一起，自然方便多嘍！」還有的說：鳳英那天叫她娘領她進去看看稀罕，不想被洋鬼子看上了，就哄到一個黑屋裡，用蒙汗藥蒙住，等到拿涼水噴醒時，才知道被強姦了！聽說那蘭女回去還哭了三天三夜嘍！」這些話自然都很快的傳到金榮的耳朵裏，他娘哭着說：「這樣的爛貨，咱家門裡也不能再娶，如今她們既然沒臉再盤這門親，叫媒人來要帖，也就算了！吃虧的常在，咱忍了這口氣罷！」金榮氣得說不上話來，拿了一口單刀，只在磨石上使勁的磨着。他娘看着情勢不好，連忙跑去求王先生給出主意。王錦龍把金榮叫來說：「你就是把那爛貨宰了，也是沒用，你想仇人是誰？現在大仇未報，殺人償命，如果有個好歹咱們的一切計劃都完了！我勸你不如忍着頭皮把那賤貨先娶過來，然後再慢慢磨難她，不怕她不死！折倒够她了才能讓她死呢！」金榮說：「她家要退那賤貨，再說我也有重孝，怎樣能娶？」王錦龍想了一想說：「不妨事，有孝可以從權辦事，只要不用吹鼓手，不要披紅掛綠，擇個黑道日，晚上偷偷把那賤貨抬來就是了。至於退婚更不碍事，到衙門裡告一狀子就得，管保她就不敢進親了。」於是王錦龍立時寫了個「呈爲嫌貧悔婚」的狀子，叫金榮告到縣裏。知縣姚詩志原是個寒士出身，一看是嫌貧愛富，鬻女改嫁的要案，就大爲震怒，立刻批了下來，出票拘那趙家母女兩個。衙

役出去兩天，沒有拘了人來，却帶回天主堂裡神父的一封信。姚知縣打開一看，見上面寫道：「敬啟者，華人隨便習教，載在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法和約第十三款內，歷久奉行。近查東坪村趙孫氏母女已受洗入教，婚嫁與否，自應遵守教規。而李金榮竟以嫌貧悔婚控訴，實是阻當習教，違背約章，誣習教被欺之人，雖係中國子民，然不得漠置不問。貴縣是否以公平了結此案，賠償趙孫氏母女名譽，本教士有詳查之責。特此肅函奉懇貴縣從速公平辦理，詳細函示爲要，此請日祉。齊家橋天主堂教士愛天理啓。」看完心裡一動，現在連朝廷都怕洋人三分，割地賠款，時起交涉，我又何必爲這點小事再生枝節？於是升堂把李金榮訓斥了一頓，說他不該和教民結婚。金榮退了下來，直氣得頭上冒火，恨不得把那洋鬼子，半洋鬼子，臟官，一齊殺了，方出這口悶氣。王錦龍解勸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只等着義和團來了，才能動手。我夜裏占了一金錢課，得了個困龍得水，你是屬龍的，這卦就應在咱爺兩個身上，我的名子也有龍字呀！秋天屬金，金能生水，大概到立秋總有消息，不然的話，今年冬天一定可以。龍得了水，那沒有不成功的。以後對咱村街上來往的外路人要多多留心，說不定就會遇上的。」金榮自此就暗暗留心，盼望着，等待着！

三、試刀

七月十四日立秋，金榮特意到飯舖茶館裡轉了一遭，也沒遇到眼生的外路人。每天照樣留心，轉瞬快一個月了，絲毫不見動靜。八月中秋節的晚上，金榮吃過黑下飯，提了四斤月餅，一瓶子酒，翻王先生那裏去賀節。一進門，聽見富財三元都早已在屋裡坐着呢。王錦龍叫老婆把大門上牢靠了，才搬個炕棹，四人圍着，王先生上首，富財三元兩旁相對，金榮在炕沿上坐了，用酒燒子點上酒燒起酒來。談了幾句秋天收成好壞的話，酒已喝了二斤有餘，換了十幾次酒壺。王錦龍喝得面色紅撲撲的，捧着稀疏的黃鬍子，鄭重的說：「洋鬼子有教，咱們也得立教！」大家都連聲應「是」。王錦龍咳嗽了一聲說：「夜裏黑下我作了一個怪夢，」說着摸了摸鬍子，兩眼炯炯的向三人臉上橫掃過去，見鄰聾大了兩眼，側翹着耳朵在聽，於是接着說：「夢見天師老祖把我召去對我說：快些立教！明年錦州南北該遭大劫，主有水火刀兵，立教設壇供奉，才可免災免難！」富財焦慮的說：「聽說現在南北各地都正在鬧義和團，能避槍刀子彈，燒教堂，殺洋鬼子，在教的也見一個殺一個，官府裡都沒有辦法，駐兵也不敢彈壓，勢氣好不兇咧！說不定會鬧到咱這裡來。」王錦龍點了點頭說：「我早就知道了，州城裡已有練拳的咧。聽說那位祖師還光着膀子，拿着一桿洋槍，在集上叫人使勁的往他肚子上打榔打不進去；後來又用大刀往肚子上拚命的砍，只是砍一道白印子，你們說神不神！咱這裡既然有教堂洋鬼子，義和團一定是要來的，我占的卦說是就在今年立秋以後，現在立教就是爲了好請他們會夥時現成，秋天不來，冬天以前一定要來，恐怕還得從北邊來，北方壬癸水，冬日屬水。三元給王先

生斟滿了酒，問道：「咱這教叫啥名子？王錦龍端起樽子來吸了半口，噤噤的在品着這新換的酒的口頭。富財搶過來說：『白臉教罷！』金榮瞪着發澀的眼睛說：『那不成，白臉教是罵人的話，不要臉，不臉紅才是白臉教。』王錦龍哈哈大笑道：『那的話，是蓮花的蓮，不是白臉。反正是秘密教，不朝天的事，千萬要口緊些，不要走漏了風聲！』三人一齊答應：『是是。』王錦龍吩是道：『你們可預先聯絡些年青小夥子們，省得到時湊手不及的立不起來！』金榮答應說：『那容易！賽會班裏坐底子就有四五個人，再聯合些容易！』

酒使着胆量格外大起來，臉和脖子都成了通紅一色，遮住了狂言大話的羞慙。王錦龍端起杯子來敬讓着說：『喝啊！來來，滿上喝啊！』把杯子在空中畫了一圓圈，然後放到唇上，仰頭一飲而盡，一陣哈哈大笑，笑得有些特別而得意，把炕棹一拍說：『我實在對你們說吧，推背圖上明白說着庚子年要大亂出真龍，哈哈，天師老祖給我托夢也這樣說，而且這真龍就出在咱齊家橋。』三個人衙門靜悄的連氣都不敢出，支稜着耳朵等待着回答，心裡不約而同的都估量着可惜自己不會有這福分！王錦龍大笑道：『老祖爺說應在個一十一身上。哈哈！一十一可可是個王字，姓王的。』「姓王的？姓王的除了先生你以外，誰還識字？一定是……」富財還沒說完，王錦龍接過來說：『朱洪武還是放牛的，我肚子裏有經書，多少總比他強！哈哈！』三個人瞪着發紅的朦朧也斜的眼，直直的盯着王先生的臉，覺得果然比往日出色好些個，真是一副就要坐朝廷的貴相。金榮心裏想：「他是龍，我也是龍，

真龍既然沒了福分，老虎將一定會有的。到那時先打平教堂，殺了洋鬼子，宰了那州官，趙家母女自然是耍千刀萬剮才解氣，連齊秀才也會倒給自己作揖，自己可以裝作看不見的。想着哈哈大笑起來。炕上，笑倒了三條漢子，金榮爬在炕棹上，酒樽子滾到炕桌下。富財一伸腿，酒壺也滾了下來，兵兵怕怕的一連都掉在地下，摔了個粉碎。老婆婆聽見傢伙响，一邊揉着兩眼一邊從套間裏走過來，慌忙收拾了盤子筷子，撥了炕棹。金榮的頭被磕了一下，翻身倒在炕上，模糊不清的罵道：你們天主教別再欺負老子，老子也有了教，義和團！」隨着當真舒出一隻拳頭來。老婆婆嚇了一跳，睜了睜眼仔細看時，都打着嗚嘍嗚嘍的鼾聲睡得正香。

第二天王錦龍起來的很晚，日頭已晌午錯了，身子覺着發軟，心口裏也感到不空，就閉步走出門來。出了巷子口，忽然看見觀音廟前圍着一大團人，把大街塞得嚴嚴的，東西隔斷了來往的人。慌忙走到跟前，只聽見四邊亂喊：「好好！」却看不見裏面是啥樣人。好容易擎起脚尖從人們的脖子之間的線空裏瞧了進去，還沒看到啥，就又被旁邊另一個脖子擋住了，只瞧見辮子在左右晃蕩。無可奈何的退下來，從圍着大衫子的口袋裡掏出一塊粗布手巾來擦擦臉上溼溼的汗。這時又聽見周圍看的人一陣連聲喊：「好！好！」只得鼓勇氣再往上擠，不想擠得猛了，右脚尖可的踩到一個人的腳後跟上，那人「啊呀」一聲，痛癢着腳罵道：「我日你娘的……」一回頭看是王錦龍，不好意思的連忙陪笑說：「我當是誰。王先生瞧不見吧？」便回過頭去，用手分開衆人，大大聲讓道：「王先生來了！王先生來了！」

生來了！閃開！閃開！」王錦龍嘴裏連說：「不必，不必！」脚下已走進圈子裡去了。只見一個肥圓大耳，頭皮青光的和尚，身上穿着灰灰短衫褲，道袍却脫在一邊，兩手上下，彈腿踢脚，一來一往的正在打拳。練了一通，往旁邊一站，面不改色，口不喘氣，兩眼向下橫掃了過去，隨着双拳在胸前一合，大聲說道：「列位！俺師徒雲遊各地，一不爲化緣，二不爲飯錢，三不爲混吃喝。列位不要錯認了，俺不是走江湖賣藝的，俺出來專爲打抱不平，拔刀相助！」說完在地下抄起一把大刀來，朝空中比試了兩下，左手倒提刀把，右手拍着胸脯說：「俺既這樣說，就有這樣本領，絕不是空口說空話，列位不信，可以叫俺這大徒弟先試一手讓大家瞧瞧！」說完往旁邊一閃，換來一個三十歲上下，五尺多高的大漢，頭上用紅布包頭，把辮子盤在裡面，腦後把紅布用紅帶束住，布尾下垂，披散在肩已上。身上穿着短衣服，窄袖窄褲，腿上綁着紅腰帶，脚上青鞋白襪。腰中繫着一條約有四五尺寬的紅巾，把布衫外面罩着的紅肚兜纏得緊緊嚴嚴的，兩條巾頭分披左右大腿上，煞是整齊利落。肚兜上面和顯巾的當中，都用白線綉了個八卦離字，越發顯得神祕威武。這個漢子不言語，只向衆人供了拱手，往場子正中一站，解去腰巾兜肚，脫了布衫，朝北恭恭敬敬的作了個長揖，搭膝着双眼，口裡嚙嚙嚙的念了幾句咒語，舉起手掌來請神下界。靜靜的呆有吃一袋煙的功夫，見他双拳緊緊的攢着，兩唇撮在一起用勁的繃着，眼睛發直，脖子和胳膊都漲得有飯碗來粗，肚子也鼓了起來。那和尚也不答話，提着明亮亮的一口大刀，一個箭步飛奔到那漢子跟前站住，兩人相離約有五尺光景，舉起大刀來，吃

勁的向那漢子的肚子上砍來，說也奇怪，那肚子好像石佛爺的大肚子一般，竟分毫不曾破一點兒，只是顯出一道橫着的白印兒罷了，更奇怪的是那漢子仍然照樣站着，絲毫沒動，竟像是不知道被刀砍的那一樣。和尚看見頭一刀不進去，意思有點着急，哆着牙恨命的又一連砍了三下，都照舊是顯然三道橫印兒旁邊的人沒一個不暗暗的替那漢子擔心，王錦龍捏了一把冷汗，不禁也隨着大家喊起好來。接着那漢子奪過大刀來，輪刀亂耍了一陣，要完又打了一陣拳。這時候和尚才問道：「大兄弟，剛才神聖下界，附上了你的身體，連刀都砍不進去，請問你請來的是何神聖？」那漢子作揖答道：「孫大聖下界。」和尚合掌道：「阿彌陀佛，我看你打的拳便知道是猴拳，心想一定是孫大聖。」回過頭來向大家說：「列位！俺不是空口說大話，這手本領那能人人都會，可是想學的只要有誠心也不太難，如果會了這手本事，晚上走黑道可以不怕劫道的強人。如今大清家的天下，被洋鬼子們給攪得一塌糊塗，還傳他娘的洋教，什麼天主，什麼耶穌，全是他娘的放屁！可恨的是在大城小鎮，處處都蓋上了教堂，佔了無數頃的好田地，掘了成千萬的老墳塋！最可恨的是那些不要臉的假洋鬼子們，甘心不要自己的祖宗，平了自己的祖墳，不敬神，不拜佛，情願去做那二毛子。其實有什麼好處，只不過是圖喜幾合豬食狗食罷了！他們那裏知道，無論怎樣在洋鬼子面前低聲下氣，可是再一輩子也變不成藍眼睛，黃頭髮，大鼻子，沒人皮的禽獸，除非叫自己的老婆閨女去跟鬼子睡覺才可以。列位看啥東西的眼是藍的？只有山羊的眼睛，所以叫洋鬼子，言其像羊像鬼而不像人！其實鬼子那裏有好心眼，把那

些在教的男人騙到教堂裏，用蒙汗藥蒙住，剜眼睛，挖心肝，拿出再作蒙汗藥。這蒙汗藥以活人的眼珠心肝爲最好，死人的也可以將就着用，只是力量嫌小一點，所以他們那在教的人死了，鬼子總要到死人跟前取心取眼，說是念聖經，不讓旁人到跟前去。有一天我打發一個徒弟混到教堂裡去，親自看見一個黑屋子裡放着好幾個大缸盆，掀開頭一窺一看，是一窺眼珠子，再開第二窺一看，是窺心珠子，第三窺他就不敢再掀了，嚇的臉和臘渣一樣黃，趕緊逃了出來，那洋鬼子還直跟着追他呢，幸虧跑得快，不快就被拿住做了蒙汗藥了。這蒙汗藥單用來強佔那些年青婦女用的，所以有些在教的女人，因爲羞恥難當，怕人看破，就捨身到教堂裡，一輩子不再出嫁。鬼子還帶了許多怪奇的妖物，來害播鑽壓咱這一方的人，你若用了那些東西，管保你家裏會一天一天的窮起來。俺們唯一的願心，就是要將鬼子趕掉！有人也許說：鬼子有洋鎗大炮，哪是咱們能敵擋得住的？其實一切都不用害怕，刀鎗砍不進去，刺不進去，子彈照樣也札不進去。不信，咱可以當面試驗。」說着從一個長方形的黃色包袱裏拿出一個尺把來長的洋鎗，拉開機拴，裝上一粒子彈，提着鎗對衆人說：「這桿鎗是奪得洋鬼子的，真正是洋鎗，子彈也是原封帶來的，絕沒虛假。有一次我領着人馬和教堂的鬼子開了仗，他們只躲在洋樓上往下乒乓的放鎗，我們各個都有神伏體，那裏怕這個，照直的跑着衝上去，把鬼子殺了，鎗奪了，教堂也燒了，這件事是去年正月出在淄川縣，不信可以打聽打聽。現在那一個來放鎗，誰會打鎗？可以出來試試，朝着我的身上打，我若害怕躲避，不算本事！如果我修鍊不到，被鎗打

死，我可以先給你立下文書，情願尋死，絕不告官償命。誰來？」說着拿鎗走了一圈，那裏有人答應。王錦龍早就忍耐不住了，只是沒有說話的漏口，這時乘機走到和尚跟前，深_々的作了個長揖，低聲說道：「敢問師父法號？從何處來？」和尚向旁邊瞧了瞧，又向王錦龍身上打量了一下，放下洋鎗，合掌還禮答道：「賤號隆祥，從北京來。」王錦龍又低聲問道：「可是那義和……」和尚慌忙把手一搖，低聲答道：「這裏不是說話地方，老先生必欲一談，可以找個僻靜去處。」王錦龍說：「若不嫌棄，就到寒舍如何？」和尚點了點頭，回頭大聲對衆人說：「列位別嫌怠慢，俺現在有事要去，改日再會罷。」這時，金榮，富財，三元也都走到跟前，和尚穿上道袍，手裏拿着一串念珠，那紅布包頭的漢子便用力挑了黃布包袱，跟着王錦龍，六個人齊到他家裏來。當下看熱鬧的倒也有很多真心佩服的，便也遠_々的跟在後面，見進了門，觀望了一會，才無可奈何的散了。

六個人到屋裏炕上坐下，重新問過姓名，才知道那紅布包頭的漢子叫鄭光祖，是淄川縣的人。這時天已黃昏，掌上黑油燈。富財去外面飯舖裏叫了一卓八八席來，王錦龍不好意思的說：「應該給師父預備素齋才是！」隆祥和尙坦然說道：「不必不必，俺雖是出家人，酒肉倒也吃得。實不瞞王老先生說，我剃了髮不過是爲了遮掩外人耳目，好雲遊四方，各處立教設壇，那裏是寺廟裏出來的？」王錦龍笑道：「這樣更好，那麼都是一家人了。」當下杯盤羅列，把那個方形的炕上放得嚴_々的。吃過了飯，沏了一壺毛尖茶喝着。王錦龍指着金榮說：「他爹被洋鬼子給氣死了，五十畝好田也被他們強

佔了，祖宗老瑩也被教堂給壓住了！沒有過門的媳婦又被洋鬼子用蒙汗藥給騙了，一切都和師父剛才說的分毫不差，師父就如同親眼見的一般。」又指富財，三元說：「這都是受鬼子欺負的好百姓！他們日夜想報仇，就是沒有門路。如今難得師父到這裏來！哈哈，我前天占卦就知道要從北方來的。」

隆祥和尚說：「今日既然蒙王老先生厚待，這三位兄弟又是咱們一條道上的人，我也用不着再瞞大家。說實在話，俺是義和團的老祖師，從山海關直到河南，安徽，山東，走遍五省的地面，徒弟也不知道教了多少，最後落倒到淄川縣裏。從前在毓大人任內，俺可以出入衙門，州縣官見了俺那個敢不不怕的。燒了教堂，殺了二毛子，屁事沒有！毓大人每月還照數給團裏送銀子呢！他親自對我說：洋人欺負咱大清國太可恨，你們見了就殺，沒事！有我給你們做主。如今毓大人走了，換了個袁世凱來，他一味想巴結洋鬼子，各地派兵捉拿俺們，可是誰怕那個：他也不過是虛支應故事罷了。平原城裏我已立了拳壇，朱紅燈作祖師，不久就可以動手舉事。貴處既有教堂，當然也有設立拳廠的意思。不知王老先生和衆位弟兄意思如何？」金榮首先開口說：「老祖師，你是俺救命的恩人，俺天天望着你來，只要老祖師肯收俺作徒弟，俺就是變驢變馬，也報不了祖師的大德！」說着哭了起來，哽噎着道：「俺爹……死的苦！」隆祥和尙連忙搖手止住道：「不必這樣，報仇之日就在目前。」鄭光祖也從旁勸道：「俺和你都是一樣，受了那鬼子的欺負，衙門裏的烏官又不給作主，真像啞吧吃黃連一樣！兄弟，冤有頭，債有主，這殺父之仇遲早會報了的，俺可給你立下保狀！」王錦龍着急的說：「現

並不是不信，只是恨不得當夜就動手！請祖師早一點傳法才好。」隆祥和尙笑了一笑說：「不容大家不信！說起來話長，俺道義和拳的來頭大着哩，門徒也無其代數！王老先生，咱們還是當家子哩。俺本是直隸涿州石佛口的人，家裏祖上五輩子都信奉八卦教，王殿魁是俺的爺爺，在乾隆年間就到江北淮南，泗州，溧水，江寧一帶傳道，在山陽開個糧食店。因為在南方，所以叫作離卦教。現在一般老離卦教的人，都自稱是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邵老爺的門下，其實河南，商邱的邵生文還是俺老老的門下，俺爺爺的師兄呢。這一支的門下最多，勢力也最大，北起直隸，山東，南到河南，安徽，都有人在傳授，有的叫金丹八卦教，有的叫大乘教，還有的叫義和門，如意教，其實都是離卦教的子孫。就是那距鹿縣，吳二瓦罐傳的好話教，滄州吳久治傳的佛門教，青縣邊二從傳的白陽教，東鹿縣馬楊氏傳的紅陽教，這些教一時也說不盡，總而言之，都是離卦教的隔山兄弟。至於震卦教的，自稱都是東方後宮王老爺門下，這王中已雖在山東濟寧縣居住，原籍却也俺直隸灤州王家戶的人。滑縣王正已傳的清茶門，就是這震卦教的子孫。山東濟寧縣有個孔萬林，和王中已是相好，得了他的傳授，回去又另立個坎卦教，所以在坎卦教的人都自稱是北方元上坎宮孔老爺門下。此外俺還有幾個叔伯爺，一個是王如青，在涿州閻家莊住，到山西去傳兌卦教。一個是王書魯，在原籍安家棧住，到湖北去傳坤卦教」。說罷喝了一口茶。王錦龍笑道：「咱姓王的真行！原來義和拳也是咱的門下。這離卦教裏可有『真經嗎？』」有「隆祥和尙邊說邊從黃布包袱裏掏出幾本大小參差不齊的書本子來，遞給王錦龍。

他接過來一看，都是用毛頭紙抄的經卷，字跡歪斜，上面題着元亨利貞鑰匙經，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真經，違背十王經，顯高老祖經……等々名稱。便連聲贊道：「好經，好經，真是天書！還請祖師快些傳法，普救衆生才是！」隆祥和尙遲疑了一會，好像有點爲難似的說：「不過要想設壇練拳，還得童男童女才行！」三元搶頭說：「俺就是童男，還沒定下親事。」又回頭指着金榮說：「他也算是童男吧？」王錦龍臉色微紅的說：「差不多賽會裏的小夥子們都是童男。我這老頭子，自然是沒那福分的了。只能夠把鬼子打跑了，不讓再混亂咱這地方，那我就心滿意足了。」隆祥和尙說：「還有這拳壇呢？得揀個寬大僻靜的院落才行。」金榮兩眼充滿着希望的說：「俺家裏就寬大，又僻靜。」王錦龍點了點頭。當夜計議鋪排定了，才各自回家。隆祥和鄭光祖也不再去店裏投宿，就住在王錦龍家裏的東套間裏。

第二天，金榮天不明就起來了，把正屋打掃乾淨，接了隆祥師徒來。在屋正中靠牆的條几上，供上顯高老祖的神位，點上兩隻尺把長的紅蠟，燒了一爐高香，又擺上三盞清茶。條几外面安放着一張八仙桌子，外罩一個紅布棹裙，中間綉了個白色的圓形八卦圖，綠色走水上有三個線圈，圈裏綉着三個紅色的義和門字樣。棹上擺着那幾本真經，幾刀黃表，幾十張用朱砂畫的神符，橫着還有一口順刀。桌前鋪了一個紅表的褥子，棹的兩旁放了兩把柵柵圈的柳木椅子。隆祥坐在左邊，算是老祖師。王錦龍陪坐在右手，算是齊家橋拳廠的祖師。當下聚齊有二三十個年青人祖師，對鄭光祖作大師兄！

李金榮作二師兄，富財作大會首，三元作二會首。都向盪高老祖的牌位和老祖師，祖師磕過了頭，盟了誓，就開始教練起來。那院子倒也寬大，約有畝數來的地方，門外還有一個廣場，周圍用秫稭編的柵欄環繞着。隆祥和尙先在地上畫了個圓圈，對衆人道：「這個圓圈裏有我拘來的天丁神將，只要在裏邊，合住眼，等我一念咒，說聲倒，你就會和不作主的一樣倒到地下；再說聲起，你就會和有人扶的一樣立了起來，這都是天丁神將的幫助。起來自己就會隨意打拳，久而自然精熟，力砍槍札都不能傷。練會了這一步，再教給你們念咒請神。」於是先叫金榮過來站到圈裏，向北作了三個長揖，作完就閉上眼睛，直挺挺的立着。祥隆走到他耳朵根下，嘴裏嚙嚙的念着有詞，大聲喝道：「倒！」果然見金榮如僵死的一般倒在地上。呆了一會，又大聲喝道：「起！」果然就很快的爬了起來，輪拳捧腿亂打亂跳了一陣。喝聲「停！」才住了手。這樣一個一個的試了下去。裏邊有一個心眼靈活的小夥子，他清々楚楚的站在圈裏，心想怎麼看不見神將來助我呢？要倒的時候必定有神將推自己倒下。正想之間，只聽得咒已念完，大聲喝：「倒！」他心裏明白，只等神將來推他，等了一會，絲毫不見動靜。忽然覺得有人從旁狠々の拉了他一把，睜眼看時，身子已在圈外約有半丈來遠。和尙數落他道：「這東西不誠心練習，讓他滾吧！」那少年臉羞得通紅，抱着頭跑了，剩下那些人，見了這種光景，即便是心服多幾個窟窿的人，站在圈裏七清八白的，只要聽見說倒，也就不敢不倒下去了。這樣練了幾天，好在差不多全是賽會裏的子弟，自然都會亂打一陣拳的。過後就給他們請神的咒語：「清々

忠，心皈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異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孫行者，見槍弄槍，見刀弄刀，聽我號令，師便施行！」教完又說：「請請神都可以，想請誰就請誰，譬如想請豬八戒，就說請豬八戒；想請黃天霸，就請黃天霸；不過要限武將才好。」當下有請孫行者的，有請黃天霸的，有請楊香武的，寶二教的，就是豬八戒沒人愛請。接着又教給他們運氣功夫和旁的咒語。

看之練習個月有餘，都已學會了請神附體，練功運氣。隆祥和尙想逞奇能，顯露威風，就定在九月十五那天涼傘，選了二十個雄壯整齊的小夥子，到觀音廟前的街心正中，要當衆試刀。那天正值齊家橋的築日，看稀罕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裏三層外三層，圍了個風雨不透。二十個人都用紅布包頭，紅巾束腰，一色打扮，光着膀子，一擺溜站齊。隆祥先讓他們請神運氣已畢，便提着順刀，先在鄭光肅肚子砍了一下，自然是砍不進去，依次又在李金榮肚子上砍了，也只是起了一道白印子。旁邊的人見本地面的小夥子們居然也不多幾天就學會了這天大的本事，無不齊聲喝采。看之輪流試完了，只剩下最後一個，偏之這個年青人有些胆量小，心中早就有點害怕，等到挨到他那個人試的時候，兩腿已不作主的竟打起哆嗦來。隆祥也沒顧到他的臉色，舉刀便砍，只見那人倒吸了口氣，肚子往裏一凹，刀竟被陷在肚皮裏，啊呀一聲，倒了下去。王錦龍在旁正捧着鬍子，揚之自得，忽然看見那人倒了，流出鮮紅的一灘血，立刻慌了手脚，忙令人取了刀尖藥來，厚之的敷在肚子上，誰知抽出刀來，把腸

手也帶出來了，雖然七手八脚的收了回去，那血只是止不住的直流。用手往那人頭上一摸，冰涼的早已凍了過去。陸祥和尙却立在一邊，絲毫不慌的罵道：「這一定是這畜生不誠心，前三天吃了葱蒜，又和女人行了房，所以老祖怪怨，給他個顯驗。不然就是教堂知道咱們試刀，用邪術鎮壓破了。」衆人見和尙說得振振有詞，而砍破了的也惟有他一個，不禁都信了。入教的人並不因此減少。

練拳的人越來越多，一來激於義憤，想把鬼子趕跑；二來覺得學會了能避刀槍的法術，也可以防身護家。陸祥又叫富財和三元在集上高搭蓆棚，預備茶煙酒飯，招待四鄉那些遊手好閒，素無正業的子弟，押寶聚賭，么二三四的吆喝個不了，那點水煙的捧着個三四尺長的白銅水煙袋，耳朵裏夾着兩三棵紙苗，往來穿梭般的遞；賭棹旁有坐着的，有立着的，再後面一些還有立在樁子上的，歪戴著瓜皮小帽，辮子梳得光光的，梢頭用頭繩結了兩個麥穗，直垂到腳後跟上，頭上冒着熱氣，臉上的汗珠兒潑潑的忽然滴了下來，淌了一道河渠。正在搶過寶盒來，嘴裏咬着牙，連聲叫着：「么，么，不要二！」雙手狠命的拿盒蓋刮着盒底，忽然從肋裏斜刺的舒過水煙袋的嘴來，臉蛋上猛覺冰涼一下，煙袋嘴已經碰到牙上了。賣糖瓜梨膏的小孩子，也趁哄打熱鬧的叫喊着，拿糖強塞到押寶人們的嘴裏。棚口左右插着兩面杏黃旗，一面上寫着義和拳，一面上寫着順刀會，豎在牛天空裏，隨風招展，很是熱鬧。這樣入會練拳的人越發的增多了，方圓三十里以內，無論大小人兒，沒有不知道義和拳的，連那小孩子們玩的時候也在學着打拳耍棒，拿着棍子當大刀往肚子砍着耍。後來四鄉裏每個

村莊都立了拳廠，打置大刀，購備槍棒，單等命令一到，立刻就可舉事。

一天集上，王三元因爲爭買一口肥豬，和那豬販子吵起嘴來，竟至糾袍扯帶的打在一起，三元緊要的揪住販子的辮子，那販子的腦袋可的頂住三元的肚子，一伸手就狠命的抓住了三元的褲襠。恰那富財在棚裏老等三元不去，就直到豬市裏來找，一見兩個人揪打在一塊兒，就上前幫打，把販子推翻在地。忽然有人喊道：「這販子在天主教，二毛子，打！」也不知從那裏來的一大群人，你一拳我一脚的把那販子打了個半死，躺在地上動也不動。富財指着他罵道：「不用裝死，老子們不怕！改日再算賬，今天老子會朋友，沒工夫！」說完拉着三元走了。可憐販子回到家裏，吐了半升多血塊，第二天就一命歸天堂裏去了。家裏報給教堂，神父那裏肯依，就寫狀子告到縣裏，立逼正堂出票拘人。姚正堂知道洋人難惹，又是人命官司，不敢怠慢，星夜打發了四個幹練的差役，一條鎖鍊把王三元牽到縣裏。等到升堂一看，堂下聚集了約有四五百人，紅巾包頭束腰，手執順刀，一色打扮。姚正堂當時就冷不防的嚇慌了。忙把心腹的衙役叫來一問，才知道王三元是義和拳，順刀會的二會首。那些衙役平日都和富財，三元有來往，遇事下鄉，順便也到那賭棚裏去押個千二八百的小注，輸了的時候，會首總是給墊上，因此也就很佩服義和拳的義氣。這時見正堂老爺問到自己，就錦上添花的說義和拳怎樣忠義，怎樣有法術，嚇得姚正堂越發沒了主意，當堂去了枷鎖，吩咐在花廳裏擺了一棹酒席，邀請王錦龍，李富財和張天成，還有王三元和苦主的兒子，給拳教兩面和解。苦主的兒子起初不

肯，後來姚正堂掏出五吊錢來，叫他回去備辦喪事，才算答應，在甘結上打了手模。

王錦龍領着大隊拳友從衙門裏回來，越發覺得鬼子不可怕，從前縣官都怕洋人，現在有義和團輪作主，竟然也胆壯許多了。李金榮悄悄的說：「王大伯，咱爺倆個說體己話兒，俺想起了去年告狀的時候，如果等到這早晚，可硬氣許多哩！」說着胸脯脹得更凸了。一時大街小巷，都紛傳言：十月廿三那天要去燒教堂，殺鬼子，嚇得那些在教的都連夜搬到教堂裏去了。恰巧這時候有個賭鬼，要輸了個精光，沒法找錢去撈本兒。他跟前有個五歲的孩子，害驚風死了。他的老婆說：「一連三個孩子害驚風死的，一定下一個孩子還得是他托生了來，還得害驚風死了。聽東鄰家張大娘說：用斧子把這屍首砍剝爛了，再一個他就不能托生了，才可以養活住。」說着竟狠心的拿起斧子，閉着眼睛，朝小孩子屍首肚子亂砍起來。那賭鬼正在發愁，一見這個樣子，心眼兒一動，於是趁着夜黑，把屍首用衣裳裹了，抱了出去，走到村東教堂門口，瞎摸着把屍首的眼睛珠子用手指頭鈎了出來，將屍體扔在那裏。第二天上午，假意裝作驚惶的樣子，說是丟了小孩子，在大街上轉了幾個灣子，一直就尋到天主堂的門口來，遠遠的就看見那屍首還躺在那裏，就大哭大罵起來：「俺好好的一个孩子，硬被你們騙哄了來，剝了眼睛，開了膛，挖了心肝，去作你娘的蒙汗藥！你們得賠我十吊錢！不，我就把你們告了，告給義和拳，把你們的狗窩燒了，毛子殺了！」罵了半天，也未人理碴，便返身告到陰祥和尙那裏。

當下隆祥發出傳單，眨眼功夫就聚集了三四百人。因為拳門裏的規矩很嚴，只掛了號，拜了祖師，在老祖面前磕了頭，就等於把身子賣給拳門裡一般，無論啥時候，傳單一到，立刻就得到拳壇聚齊，如果故意耽誤，或者是平白無故不到的，祖師就派人來取了腦袋去，還要抄家滅門。所以齊家橋的練拳的人沒有一個敢不到的。隆祥和尙把這事原委當衆說了，又有那賭鬼在旁作証，大家都不得不信。登時七口八舌的都嚷着要去燒教堂。隆祥止住衆人說：「不要着急，鬼子無論如何也跑不了！現在人數還少，等把四鄉的拳友們都聚齊了，再燒不遲。」第二天，各村的街上都貼着定於十月廿三燒天主堂的帖子，一時人心慌慌，個個都緊張到萬分，單等傳單的來到。

隆祥雖然對大衆說：「燒的時候，不用你們去點火，只要我一念咒，請了火神來，那洋樓自然就會着火的。」可是暗地裡却吩咐給富財偷偷的去預備柴草硫磺一類引火的東西，到廿三那天好用。

四、袁世凱

到了十月二十三那天，果然發出傳單，在齊家橋的觀音廟前聚集了一千多人，個個紅布包頭，紅布束腰，手拿順刀，鋼叉，紅槍，胸前掛着黃布的硃符，排成大隊，浩浩蕩蕩的直奔村東的天主教堂而來。到了門口，只見大門緊緊的關閉着，半天推撼不開。李金榮自報奮勇的搬了一架木梯子，從兩

丈多高的圍牆上爬了進去，開了大門。教堂裏也早有防備，從一座住所的洋樓上便放起鎗來。隆祥和尙大聲嚷道：「往上衝！」說也奇怪，那好些人真好像有神助的一般，絲毫不驚不慌的一擁而上，爬牆的爬牆，砸窗的砸窗，片刻都打了進去。富財左尋右找，也看不見那放鎗的人，跑到樓上，才瞧見張天成蹲在窗戶台下，雙手抱着一桿洋鎗，拙手笨腳的還從窗口往葡萄架上砰砰的瞎打呢。富財也不答話，舉起手裏的紅纓長槍來，從背後直擗了進去。當下堂內的工人和那些殘廢的老頭小孩，都爭先恐後的往外逃跑，有的嚇得軟癱在地下，一步也挪移不動，只是和搗蒜一樣的磕頭求饒。那些窮苦的人們，聽見鎗聲不响了，都跑來瞧看究竟，就隨着搶奪起東西來。一個老婆婆拉着一條厚大的地毯，拉到半路上拉不動了，恰巧他兒子兩手抱了一大堆麪包走過來，於是一個手就幫他抬着走，那麪包都紛紛落了下來，滾在地上，等到去拾時，早被幾隻野狗給叨跑了。那乳羊乳牛也夾在人群裏東衝西撞的亂跑，闖了半天，也沒有撞到堂子外面去。李金榮也顧不到和旁人一樣的去砸毀玻璃和其他的器具，前後左右的只是在到處找尋着，各處都走遍了，就是捉拿不着自己心裏的冤家。想着鬼子都跑了？她莫非也跟着跑了，正在遲疑的時候，猛然瞧見那葡萄架後有個不男不女的人，肘下夾着一本厚々の黑皮洋書，僵僵着腰，慌々張々の擦着葡萄架往外拼命的彈掙。金榮一個飛步竄了上去，提起右脚，踢倒在葡萄架下。那人慌忙哭求着說：「俺是……是個侍……侍候人的，……」金榮一眼瞥見她嘴角下有個巨大的黑痣，想着一定是那賤貨了，也不答語，舉起大刀來就劈了下去。這時隆祥和尙念了個咒語，霎時

那教堂後面冒起一股濃濃的黑煙來，轉眼之間，教堂前後左右，都成了一片火海，爆々雜々的一聲亂響。人們看着許多寶貴的東西都不能夠再拿了，才戀々不捨的退了出來。那火直燒了一天一夜，才漸々息滅下去。一座巍峩壯麗的教堂，這時只剩下空寂的圍牆，那個似針尖一般的鐘樓却仍然孤獨的峙立在煙薰火燎過的頽垣斷壁的中間，直刺着天空，然而齊家橋人們心裏的刺，却從此給拔出來了，王錦龍再也聽不到那刺耳的鐘聲，格外感到輕鬆和舒適。他回到家裏長舒了一口氣說：「可去了一塊大病！」李金榮又從教堂門口經過的時候，特別也覺到驕傲與得意，心想這怪物總究竟是敵不過飄高老祖的法術的。那些在教的人們，都自動申明退教，隆祥和尙冷笑着說：「這時候太晚了！不過認罰也可以。」當時軟弱一點的，就認了罰款，出個三十吊二十吊的錢就算完事，也有性情強硬一點的，不肯望軟低頭，就扔下家產，全家逃了出去，附近住戶和那些光棍化子，見家裏沒人照管，就搶掠得空々的，一乾二淨，連門窗戶都統統折掉搬走了。

當道光緒二十五年的時候，各地焚燒教堂，毆殺洋人和教民的暴動，幾乎遍於山東各省，不止齊家橋一處其實南北各省都曾鬧過，不過當局處理得宜，不像山東這樣越鬧越厲害罷了。那時山東省的巡撫是一位滿籍大員叫作毓賢的，剛愎自用，自以爲是個清官忠臣，深替朝廷痛恨洋人，所以對於義和拳特別敬重，二十四年的時候，冠縣燒了教堂，殺了教民，地方官束手無策，把案子飛報到省裏來。毓賢接着一看，却毫不驚慌，反而揚々得意的說：「真是替大清出力的義民！這應該暗裏資助他

些們才好。」可是表面上又不得不敷衍總理衙門查辦的電令，於是便派了手下一個親信姓李的，到冠縣去訪查。李委員回來對毓賢說：「義和拳的練習拳棒，完全爲自衛身家，會裏的種々技藝，沒有一件不精妙的，實在能避禦鎗炮，洋人全無辦法。而且他們重尙義氣，心地直爽，路遇不平，拔刀相助，雖然碰到多大的困難，也要不惜性命，代爲伸理。」毓賢點頭說道：「我早就說他們抵擋洋人，可爲國家出力，果然名不虛傳。」李委員就湊上前一步，低聲說道：「以職下愚見，假如能設法開導化私爲公，使這些無知賢民有勇知方，大可儲爲異日有用之材。」毓賢連聲贊道：「好好，你可据實回稟上來，等我飛奏朝廷使了。」自此毓賢表面上裝作不加過問，背地裏却招請義和拳的祖師，按月資助。於是隆祥和尙就公然周遊山東各地，設立拳廠，安擅授法，一時各府州縣，拳廠林立義旗相望。起初只是些游手好閒的光棍入會，後來大家都知道義和拳是義民，意在扶清滅洋，於是一些衣冠世族，殷實富戶，也都紛紛加入練拳，還有出錢捐助費用的。祖師傳單一出，十里之內，片刻可以號招一二千人。並將梅花拳，義和拳等々的名目，改爲義民會，伸言要「保大清，滅外洋！」地方官那裏敢惹，他們只會作幾篇陳詞濫調的八股，大多是欺軟怕硬，以前是害怕洋人，這時又怕起義民會來。有些怕事投機的，還暗裏送些賄賂，裏勾外連，只圖個彼此相安無事。因此義民會的黨徒一天一天的加多，漸漸蔓延到直隸省境。只以山東一省而論，由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春天，教堂被燒的有二百九十處之多，教民死難的有三千餘人之衆，被搶的人家不下幾萬戶。一時風起雲湧，蔓延了五六十

州縣的地面。濰縣到高密去的鐵路，以及兩旁的電線桿子，都被折毀砍倒。其中以淄川的韓家窩，歷城
的洪家樓，新城的東營莊，和武定府幾處鬧得頂兇。等到袁世凱到山東去接了債賢的後任，義民會
的羽翼已經養得大了，那裏收拾得住。一時拳會聚衆，焚燒殺掠的稟帖，如雪片般的飛來，絡繹不
絕，一天總要接着好幾十起。當下就召集洋務局的幹練老成的首腦人員到府計議。袁世凱說：「未到
山東來的時候，就發愁這件交涉棘手，果然如此。現在法國的馬主教提出要求，張口就要賠償五十多
萬兩銀子。這事如何應付？而且義和拳越來越鬧得不像樣子！」當下唐紹儀答道：「這也難怪那前任
辦某人的放任。本來自從道光以來，鴉片戰爭之後，西洋英美各國，都接連着來尋事欺負，結果割地
的割地，賠款的賠款，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國家既然不起用諳達外交，熟悉中外的人員，
海陸軍隊又都沿守舊法操練，老弱殘疾，不堪臨陣，所以只得忍氣吞聲的吃些暗虧，苟且保全而已。
即如中法和約第十三款內所載條文，依其原意解釋，也不過只是准許外人來我國自由傳教，我方加
以保護而已；並沒說到購買房地產一項。而教士初次來到國內的，大多是在本國品行不正的無賴流
氓，狐假虎威，竟公然圈佔百姓們的祖傳世業，甚而還欺壓當地官府，袒護教民，遇有爭訟小故，
也不問兩造的是非曲直，就毫無忌憚的提出無理的要挾，逼迫官府强行偏袒了結。一般教民也就狗仗
人勢，自以爲一入了洋教，就比常人高出一等似的。殊不知那些教民，都是些窮得房無半間，地無半
畝的光棍，或是些游手好閒，不務正業，不三不四的人家。窮困不過，只好受了親友的恥笑，挨着鄉

里的唾罵，蒙下險來入了教，其目的無非是貪圖便宜：一則可以在街面上少出些迎神賽會，唱戲修廟的份錢；二則遇到荒年水旱，可以多領些賑糧；三則有病可以到教堂附設的醫院裡去白治白看，沒有工作時還可求神父給找個職業，養家肥己。此外還有一宗最大的分外的好處，就是可以不到衙門裡去打官司，慫恿神父寫個說帖，遇事無理也強佔三分，比常人總可佔些上風，甚至下到監牢裡的囚犯，也可籍着神父的力量去要了出來。所以鄉下人對信教的人不教信教，都管他教作吃教。村裏吃了教的人，大家看他吃糧當兵的人一樣，好人不當兵的諺語，竟然變成好人不吃教了。那些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受到了這種欺負，真是有冤沒處訴。義和拳本是邪教，起初只想籍名斂錢，後來看到一般人的窩氣不伸，便乘機煽惑，說是扶清滅洋，要替大家打抱不平。而那些滿籍大員，個個大都剛愎自用，腦筋昏憤，平日正痛恨外人欺我太甚，無法可制，現在忽然聽見竟然有人避鎗炮的拳勇出來滅洋，爲國家出力，就好像從天上飛來的劍俠一般，自然要特別敬重了。所以毓賢這一個人，用心固佳，可惜不知反誤了大事。他們表面上假裝不加過問，暗裏却放縱拳民去任意燒殺，以致釀成現在的局勢。上下異口同聲，還一致說拳會是義民，是好漢英雄呢。」袁世凱聽唐紹儀口若懸河的滔滔不絕，講來頭頭是道，心理不禁暗佩服。就問他說：「依你的意見，現在如何應付才好？」唐紹儀好像有成竹在胸，隨口答道：「現在惟有双管齊下，一面交涉，答應調查清楚之後，馬上照實值賠償損失；一面派兵到各地去駐紮彈壓。假如我能把義和拳平壓下去，不再滋事，至於賠償也就好說了。外人的意思並

不在於賠償與否，反而注意在政府的態度和處置如何。」袁世凱點了點頭。當下命令自己從直隸帶來
的二十營兵和新招的二十營合在一處，用外國操法，加緊訓練，預備分駐各地。唐紹儀他就回覆了馬
主教的來函，答應調查。這交涉直拖延了三四年才算議定完結，這是後話不提。且說袁世凱雖然彈壓
和交涉双管齊下，可是義和拳的羽翼已經養成，而且地面廣大，派幾營兵去也平壓不下，往往顧此失
彼，有時双方相持好幾天不下。姜軍門統領武衛右軍，馬步五營駐紮德州至泰安一帶，很感兵力單
薄。

這時齊家橋風聲緊急，傳說大兵就要來到捕拿，有人見城裏已經有了官兵。隆祥和尙跟李金榮師
徒六人，聽說洋鬼子騎馬逃到平原城裏，就連夜隨後趕來。進城和祖師朱紅燈一說，當夜就預備了藥
草硫黃等引火的東西，第二天派了一個徒弟，裝作教民模樣，暗地跑到大街上的水井口去下毒藥，還
沒等走到井邊，就被義和拳拿給住了，在身上搜出一大包紅信來，說是教堂裡的神父派他來下毒藥的；
當下朱紅燈發出傳單，聚集了一千二三百人，一齊殺奔教堂而來。官兵聽見信息，就立刻出來勸說，
給兩面和解，朱紅燈瞪着眼罵那個官兵的頭目說：「如今連營裏的弟兄也成了二毛子了，老子是朱洪
武的後代，專爲滅平外洋，你出頭攔阻爲啥？打！」一聲令下，竟然不分青紅皂白，把官兵頭目打了
個鼻青眼腫。那邊官兵見來頭不善，就朝着這邊開了鎗。雖然一邊是鎗，一邊是刀，那鎗自然比刀利
害，可是官兵一來人少，二來早就聽說義和拳能請神附體，抵擋鎗炮，所以也不敢得罪他們，只是朝

空中放了幾鎗，把頭目搶回去，圍住營盤的門牢守不出。朱紅燈和隆祥瞧見官兵這樣胆怯，就下令把營盤圍得像鐵桶一般，一直相持了一晝一夜，濟南府的盧知府才親自率隊趕到，把圍解了，當場打死義和拳約有二十多名，其餘才紛紛散去。

隆祥和尙跟朱紅燈李金榮幾個首領，覺着城裏安身不住，就乘了黑夜跑到了荏平。聯合當地的拳友，燒了教堂六處，殺死教友二十多個。官兵來到彈壓，把朱紅燈生擒到濟南府去。隆祥和尙看此地又存身不得，想逃往德州投奔鄒鳳亭，聽說那裏駐紮着姜公軍門的大隊人馬，去了也不能得手，只好帶領李金榮，鄧光祖幾個人往山東直隸交界處的吳橋縣來。這吳橋屬直隸管轄，一來聽說直隸各地兵力單薄，剿捕也不及山東緊急；二來在兩省交界地方，此追彼逃，隔省拿緝不便，可以逍遙法外，連絡各地拳友，圖謀再舉。不想在路上巧碰着德州來的幾個熟識首領，便合在一起。

那時吳橋縣的正堂是一位腦筋清新，洞達時務的人，名子叫作勞乃宣。他聽說山東各地都正在鬧義和拳，心想自己治理下的吳橋，地勢偏僻，又隣近山東，不可不預先防備。一天他正在書齋裏翻檢檔案，搜求乾隆嘉慶以來關於邪教的奏議和上諭，忽然聽得門響，抬頭看時，是新從保定府來不久的一個朋友。勞乃宣嘴裏連說：「請坐！請坐！」手裏却仍舊的翻找。那朋友笑道：「什麼事情這樣忙呢？真是王事靡盬，不遑寧處了。」勞乃宣說：「現在消息非常緊急，隣縣都正在鬧義和拳，殺燒搶掠，簡直與匪類無異！此邑緊隣東省，不可不先事防備。」啊，原來如此，我當你還在忙着整理你

的等韻的稿子呢。」說着走到桌子前低下頭一看，驚奇的問道：「翻這些故紙就可以防備義和團嗎？」勞乃宣這才停下手來，憤憤的說：「現在義和拳的行徑完全是邪教匪類，明明是匪，而一般人都說他們是義民，替旁人伸不平。我現在覺得頭一步要緊的工作，就是先要正名！指出他們是邪教！」那朋友說：「這又是子路問爲政奚先的故事了。」勞乃宣正色說道：「正是如此，名不正則實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家以爲他們是義民，在上者就陽作不聞，不肯派兵痛剿，在下者就望形景附，樂意幫助，將來越鬧越大恐怕總有大亂的一日。我從舊日的檔案中已經找出八卦教，離卦教的祖先來，完全是白蓮教的子孫餘孽！白將教既然違禁犯法，難道義和拳就可公然橫行，叫他們作義民麼？」說完隨手找一張舊稿遞給他看。那朋友也不仔細看上面的字句，只瞧了一眼題目是嘉慶十三年諭旨就攔在棹子上，回頭問道：「聽說義和拳專和洋人爲敵，扶清滅洋，本來洋人也太驕張跋扈了，藉此給他們一個教訓，叫他們知道老百姓也不是好惹的。」勞乃宣冷笑一聲道：「旁人如此主張尚可，你也這樣說就未免有點淺陋了。真正是愛國有志之士，應當臥薪嚐胆，講求富國強兵的策略，然後才能洗雪國恥，和洋人爭一日之短長。如今內政不修，不知改革，只想利用這一般赤手空拳的愚民，以發洩自己胸中的積憤，是如何能够？試想畫符念咒，能否抵禦洋人的鎗炮？如果不能，一旦惹起大禍？是否替國家招來外侮？結果又是割地賠款！膠州灣的被佔，還不是因爲殺害德國的傳教士嗎？這真是一個最好的教訓，可惜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都是報仇心急，剛脫了痲的癩癩就



忘了疼了。」一席話說得那朋友頓然醒悟，双眉一縐，着急的說：「這的確是如有隱憂，但不知你有什么主張？如果派兵痛剿，是否有傷民氣？」勞乃宜用拳頭擊了一下棹子說：「對啊！我早已顧慮到此點，所以我想先從開導上入手，這就是正名爲先的辦法。讓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扶清滅洋的正路，而是愛之適所以害之的邪路，助者日少，則義和拳日減，慢慢的就沒人敢出來倡揚了。這樣既可保存元氣，又可消彌大禍於無形，豈不是一舉兩得的妙策？」那朋友連忙拱手道：「佩服，佩服！」於是勞乃宜把幾篇關於白蓮教，八卦教，以及離掛教，義和門等會教的奏議，彙集在一起，題名爲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又把欽頒張之洞撰的勸學篇外篇，非改教第十五，加了幾句按語，一併印了出來，分發到各村莊去，令鄉紳董隨時給百姓講解，讓百姓們都知道練拳是違禁犯法的事，不要加入。果然吳橋一帶比旁處不易煽動。當時勞乃宜的朋友們，看了他刊印的書，都不禁大爲贊服。袁世凱出巡到德州的時候，還召見了他來，當面嘉獎了一頓，回省之後就發來三十桿洋鎗和一千粒鎗子。所以那時凡是反對義和拳的人，大家都嘲笑說是「勞黨」。

德州排子莊的祖師李發祥，和趙家集的祖師鄭鳳亭幾次到吳橋去想成立拳廠，都沒有得手。一天李發祥把大師兄李德海，二師兄張開祥叫到跟前說：「我派你們幾次去吳橋成立拳廠，你們結果都空手回來，難道這幾年都白吃了。現在德州大兵駐紮，一時難得滿口，不如親自去吳橋一趟。聽說那鳥官叫作勞大赫，長得特別毒辣，專和這教門爲難，眼下趁他沒有防備先給他個利害瞧瞧，是領著手下九

個貼近的徒弟，也往吳橋而來。路上和隆祥和尙會合在一處，到了孫公廟，就在街上練起拳來。勸導避鎗的法術。人們看見義和拳來亮拳，起初還有避忌不來的，後來聽要得熱鬧，覺得看也不妨事。許多人親眼看那和尙的肥大的肚子，果然是不怕刀砍，不怕鎗炮，許多青年人禁不住就信服起來，那受過教堂和教民的欺負的，更是發狂一般的稱揚着。當下就在孫公廟成立了拳廠，又聚大師兄二師兄到附近各村去招人，不到三四天，居然也招集了三四百人，燒了教堂一處，殺死教民十來個。勞正堂聽見地方保正的稟報，就連夜親領官兵來追軍，結果只拿得當地幾個好賭錢的光棍。隔了個月有餘，李發祥和隆祥和尙又偷偷來到城南辛集地方，聚了四五百人，揚言要攻城報仇。勞乃宣毫不懼怕，從家應戰，當場用鎗打死二十多名，其餘都紛紛逃散。他見匪首兩次捉拿不着，又全係從德州竄來煽惑起事，只得行文到德州去捕拿。後來隔了不多幾天，李發祥一夥又在城四的鹽家橋滋事。拿獲節小亭一名，自稱是大師兄，於是勞乃宣叫他當堂試演降神附體，並且對他說：「你如果能避鎗炮，立刻放你回家。」那節小亭還至死是信着祖師的法術，當下聽了吩咐，竟信以爲真，便請神運氣，一會就頓粗臉紅，肚子鼓了起來，便如堅石一般。勞乃宣叫人把他推到堂下，令劊子手拿着鬼頭刀朝他那鼓的肚子上砍去，果然砍不進去，只顯出一道白印，四圍看熱鬧的人哄了一聲都喝起彩來，勞乃宣却不慌不忙，叫過劊子手去低聲吩咐道：「只要鏃，不要砍。」那劊子手就用刀在節小亭肚子上來回鏃動起來，還沒有幾個來回，就皮破血出。勞乃宣喝道：「推出去砍了！」四圍觀眾都鴉雀無聲的不敢出

氣，心裏暗々賀服道：「正堂老爺比老祖都厲害！」勞乃宣又叫人從屍首中尋出李發祥，李德海，鄭鳳亭幾個首領的屍首來，割下首級來掛在城門上示衆。其餘分別首從輕重，監禁四人，枷號十餘人，讓一般百姓都知道祖師和大師兄的能避鎗炮都是假的，照樣也被鎗打死，被刀砍掉腦袋。剩下那幾十個平日安分的莊農人，都是一時被光棍嚇虎引誘才入的會，會裏的事，一概不知，連請神的咒語都沒聽說過。就傳來分董牌頭，地方保正，取其甘結，保釋回家。自此吳橋全縣才得太平。

隆祥和尙跟李金榮覺得山東拿捕緊急，一時不能再鼓動起來，就直奔景州而來，見了武修和尙，共議起事。駐在滄州的馬步練軍統領梅軍門，聞聽風聲，恐怕駐在獻縣的總主教一旦殃及受害，引起重大交涉，就連夜統率馬步各營趕到景州。在朱家河開了一仗，雖然把武修和尙當場拿住，送到景州治罪，可是隆祥和尙仍然漏網脫逃，從此就流竄各地，聯絡串通故城的大貴和尙，襄強的王慶，以及阜城，武邑，冀州，東光，深州，河間，任邱各府州縣的祖師，先後舉事。只鬧得風聲鶴唳，官兵疲於奔命。那一次三月初三任邱接仗，統帶和知府都受了傷。山東省本是義和拳孕育發祥的地方，這時反而不如直隸各地鬧得兇烈而火熾了。後來八國聯軍來的時候，山東和直隸連界，竟然能够保全，這不能不說是袁世凱平壓邪教之功勞，和施廷交涉的手腕了。他又飛奏朝廷和總理衙門，請下詔嚴禁拳匪，光緒皇帝本是一個英明果斷的君主，頭腦也極清新，可惜被西太后和榮祿一班舊黨所押持，自從戊戌政變以後就不得自由。當時因爲各國公使的要脅，二十六年的正月二十日就下了一道上諭說：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嚴禁拳會一摺，上年據山東巡撫電稱，各屬義和拳會以仇教爲名，到處滋擾，並及直隸南境一帶。迭經諭令直隸山東督撫派兵彈壓。此種私立會名，聚衆生事，若不嚴行禁止，恐無知愚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廣，殆釀成鉅案，不得不用兵剿辦，所傷實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著直隸山東各督撫剴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皆屬違禁犯法，務宜革除惡習，勉爲良民。倘仍有執迷不悟，悔蹈故轍，卽行從嚴懲辦，勿徇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凡遇詞訟案件，該地方官務當秉公審斷，但分曲直，不分民教，不得稍有偏倚，用副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道上諭到了直隸山東兩省，直隸總督部堂裕祿，山東巡撫袁世凱，都照諭行文各府州，剴切曉諭嚴禁，府裏又行文到各縣，縣裏也照樣出了個告示，分發城廂各村莊懸掛張貼。雖然都是依樣畫葫蘆的官樣文章，等因奉此便算完事，但是其中也有些說得中肯的，要數直隸藩台臬台會銜曉諭嚴禁邪教的告示了。其文略云：

爲剴切曉諭嚴禁邪教惑人，匪徒構衅事。照得好匪設立教會名目，拜師傅徒，持衆生事，定例罪名，重則斬絞，輕則遣軍，何等森嚴！近來義和拳匪，假託邪術，惑衆滋事；並拒敵官軍，不服彈壓！實屬罪不容誅。各州縣已將拿獲之匪首，訊明實情，稟請督憲批示，就地正法。在該匪首等甘心爲亂，目無法紀，殺有餘辜；而被誘習拳者，多係鄉愚無知，誤於神靈附體，能避槍斃

之說，群相信從。不知該匪首等假冒教人，盡屬虛誕。前蒙督憲派文武大員帶兵前往河間一帶查辦，所有拒敵官軍之匪首，或已臨陣拿獲，或已當場擊斃，可見能避槍炮之說顯不足信。爾等果係安分守法，專爲保衛身家鄉里，自有別項武藝可學，豈可聽其邪術，誤入迷途，以致身陷重罪？該妖僧匪首等專以殺滅教民爲名，或圖斂財，或另有詭計，多係無業之徒，毫無顧忌；其脅從凡有生業之人，何苦自投法網？要知教民雖奉外國之教，猶是中國之民，歸中國地方官管理，如犯一切科條，仍照中國律例治罪，約章具有明文。該教民居住城鄉，除迎神賽會費用，得免攤派外，其餘糧租差徭雜稅，及一切有益地方等項，與民人一體完交，毫無歧異。朝廷一視同仁，群蒙涵育，凡食毛踐土，各具天良，勿忘根本。爾等同居鄉里，非親即友，何可歧視相仇？即教民亦應知大義，斷不可自外生成。且天主耶穌兩教，本是勸人爲善，自應謹守教規，同遵王化。爾後教民與民人務當各敦和睦，永保平安。遇有爭訟到官，應聽官公平剖斷，民人固不得逞忿妄爭，教民亦不得捏詞誣告，慫恿教堂，妄佔便宜。自然嫌疑俱解，不致積怨日深，而拳匪亦無從妄布謠言，勾結滋事。……總期睦睦俱化，民教相安，共敦和睦之風，同享昇平之福。本司等有厚望焉。各宜凜遵，切切特諭。

這些告示張貼到各府州縣去，不到兩天，就被風雨給毀壞得殘缺不全；更有些地方，頭一天貼上，當夜就被義和拳給撕扯得乾乾淨淨；不用說一般老百姓大多是有眼的瞎子，就是認得幾個字的，在冬天夜

校驗過百家姓，三字經的人，也認不下來；何況一般老百姓把告示早已看成衙門裏老爺的官話了。而在上的人員既無全盤周密的計劃，在下的知府知州又視同具文，即便有一兩個知縣想出力平濫，也只儘心餘力乏罷了。還有有的憤慨萬分，發電請兵，多因官兵不到，也就都冷落下去。就像勞乃宜這樣一個中流砥柱，冒犯當時官民上下的大不是，力竭聲嘶，大喊嚴密拿辦拳匪的好官，竟被大家指斥，認爲是不識時務。他看着吾道不行，朝廷的故策又游疑不定，西太后頗有起用義和拳的意思，便憤然寫了一道辭職的呈子，掛冠而去。臨走的時候，會寫了一個稟帖上給袁世凱說：「近閱邸鈔，已奉有明旨宜職，是時勢與前又不同。然默窺上意，特惑於諱敗爲勝之誓言，一時誤信若輩之可恃；不久得悉實情，必將悔悟。封疆諸帥，似宜於將順之中，隱寓匡救之意，在在務留轉圜地步，庶一旦天心悔禍，得以借手挽回。想我公智珠在握，必有以委曲求全維持大局也。卑職在吳橋任內，奉到部文，催取引見，蒙委代理，於初四日交卸。適接家書，知祖墓墳塋，亟須修治。伏思卑職於義和拳一事，考明其邪教源流，昌言其謀爲不軌，上陳下告，力主嚴懲。今拳黨之爲義民，已成鐵案，是卑職之言，非特不合於上官，且不合於朝旨矣。揆之於義，不容不去，因於交卸後，稟請回籍修墓。……從此伏處閭里，躬耕南畝，惟冀我公旋轉乾坤，惠此中國，庶草野小氓，得以沐浴聖化，共享昇平，皆出我公之賜也。……」可是老奸巨滑的袁世凱，那裏肯替全國的大局着想，魯莽率直的去上疏死諫，像許景澄那樣的去觸犯西太后的虎鬚呢？一般文武大吏，都只是明哲保身，模稜兩可，皇上的聖諭並不值

得重視，太后的一言一笑何值得用心的揣摸。因此太后就聽信了毓賢，李秉衡，剛毅，趙舒翹一班人的話，以爲義和拳真是義民，決意重用；自然那些貪生怕死的官吏誰還敢再加以諫正呢？這時只有擁兵自重的封疆大吏還可以有阻止力量，然而袁世凱仍然觀望不前。山東一省苟且保全的時候，京津已告危急，一國的安危強弱的禍根自此便萌生發了。

五、租界裏的神火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天一春乾燥，連半個雨點都沒有，北直隸一帶，本來就好刮黃風，這時尤其枯旱。天津城裏外熱鬧地方，像估衣街，鍋店街，單街子，河北大街等處，店舖櫛比，人煙稠密，說也奇怪，趁着天乾物燥，風沙狂飛的時候，竟然鬧起火災來，而且每天都必定有好幾起，一燒就牽連二三十家。那天津城內外七十二家水會，本來是很有名氣的，可惜這般人一來是臨時烏合之衆，平日沒有訓練；二來會裏都有老規矩，依着成立的先後分輩次，救火時輩大的在前，依次排列，不得紊亂，違者訂有罰則。因此火成時，近處的水會雖然先到，但是如果輩小，也只好等着，站在街旁作壁上觀。以致租界的外國人譏笑中國的禮節太多，當時被稱爲「禮讓救火」。這十來次大火只燒得人心慌慌，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走頭無路。城裏各處張貼告示，禁屠三日，設壇求雨，知縣親自步行到

燒上燒香跪拜，一連九天，都毫無靈驗。四鄉的麥苗，乾的都枯萎在田裏，苗葉全黃槁了，只剩下根心裏還有一點綠色。鄉人搭棚求雨，起初是請白臉的龍王，沒有靈驗，龍生九種，八個龍王都請來了，仍然是晴天紅日，連一絲雲彩也不見；後來急得沒奈何，只得把管下雹子的黑臉龍王也請來了，大家心想下雹子就下雹子，橫豎比不下雨強，可是雹子也不掉一個。人們都急了，一些年青人憤憤的把香爐撤了，棚拆了，把九個龍王圍在紅烈的暴日裏。小孩子們也趁哄打熱鬧的弄着偷土地爺求雨的把戲，師婆男巫也都在跪香跳神。結果都令人失望。

看看旱象已成，人心更爲浮動。這時隆祥和尙帶領着李金榮一般大徒弟，從河間府迤邐向西北而來，到處都有人接應，設壇供神。二月間，京北遵化將直到長城，熱河各口、關外的錦州，都紛紛成立拳廠。京南的保定府一帶更較兇烈。文安，霸州，固安，涞水十來縣都被延及，河口村一莊幾學家家都是，從山東請來祖師三人，逐日教練，而且把村名改爲義和莊，每當夜深人靜的當兒，只聽鬼家家念咒，戶戶焚香。隆祥和尙跟李金榮到了保定城南的謝家莊，已聚有三千多人，就把姜家莊的數堂燒了。那裏的教民因爲平日早有防備，存有洋槍彈藥，並不肯示弱，齊集東呂村裏，預伏在房頂上，向外開槍。義和拳雖然人數衆多，無奈都是些二十歲上下的童子，和一些窮苦的老弱，面黃飢瘦的那裏有什麼力氣，手中拿着順刀，木棍，長槍，鈎鐮，還有些赤手空拳的，便撿起地下的石塊土塊滾向房上拋打，這那裏是洋槍的對手。相持有一頓飯的功夫，便受傷退去，返身直向保定城而來。在

南門外屯紮約一萬多人，城內遍貼揭帖，略云在三月二十日，各處義和團當聚集三萬兵馬，同在南關開會，以洩公憤云云。到時果然把教堂燒了，直隸總督，裕祿派楊軍門領了一百名馬隊前往拿剿，全數被義和團圍住，殺了個乾淨。自此勢力大盛，各街舖戶都紛紛送錢送米。隆祥便命令李金榮整齊團裏的服裝，一律紅布包頭束腰綁腿，並製了幾百面紅色大旗，外鑲白邊，中嵌白圓心，大書「保甲義和團練」六字，分二十五人爲一團，每團立師兄一人，打旗一面。手拿長鎗大刀，直攻車站洋房，到了二十九那天才攻了進去。洋人早都逃跑出來，聽說高碑店的鐵道已經被拆毀了，就雇了十幾隻漁船從大清河水路往天津避難。不想沿河兩岸，處處都有義和團把守，到了白洋淀，全被殺砍得七零八落，把死屍都投到水裏。國民又見車站洋房裏面，平日有好些南蠻子幫助洋鬼子辦事，還會說洋話，於是就連同船的南邊人也殺了起來，說他們是洋鬼子的狗腿，給鬼舐屁股的二毛子。這時保定府城裏除去義和團練外，又有什麼紅燈照，練的人都是年青的姑娘和寡婦，頭目叫作黃蓮聖母。

保定府得手之後，就沿着鐵路到處燒，浩浩蕩蕩直奔涿州長辛店而來。這時涿州南邊的涑水縣裏，和定興交界的地方，有個來順村，村裡有個姓王的武舉，平日最恨吃教的刁民，道上一碰見了他們，必定掐着拳頭，兩眼緊瞪着對面的人，嘴裏不乾不淨的罵道：「看看誰敢惹老子一下子，那個不怕死的就來，試試舉人老爺的拳頭！鬼崽子，王八蛋！」這些教民一看他和兇神附體一般，誰還敢動，連看都不敢看的低着頭跑過去。日久積怨成仇，便慫恿神父暗中幫助，聚了一三十個人，在路上

等着武舉過來了，一起向前圍住，把武舉亂打了一頓，幸虧王武舉力量大，勉強左右招架，那裏還顧得回手，只是閃躲得沒被打傷就算很難了。事後教民反誣咬了他一口，告到縣裏，說他依勢欺人，神父又遞了個公函，那知縣自然不敢得罪，就判罰武舉制錢四百吊，酒菜二十桌，遍請教民賠禮。王武舉回到家來氣得三神暴跳，七竅生煙，就出了十畝好地，從山東聘來教師二人，在村裏教練神拳，倡言報仇。教民看着情勢不好，便報到縣裏。知縣不敢怠慢趕緊電告祝知府。於是上邊派馬隊營副統領楊雲峯，領了一哨半馬隊，約有七十多人，到那裏彈壓。可時焚燒搶掠，越來越烈，聲勢洶湧，愈來愈多。四月十九那天，馬隊剛剛來到，拳民一起而上，官兵不及拉拴裝子彈，幾乎被打得全軍覆沒。楊副統領下令退去，一陣蹄聲得得，倒退回有二里來遠。拳民隨後就趕了上來，看看趕得近了，那馬隊撥轉馬頭，一齊開槍，把拳團打死有二三百人。王武舉指着楊副統領罵道：「不殺楊雲峯，誓不爲人！」到二十三那天，隆祥和尙恰好也領着大隊人馬到了，就合在一起，先在村外設好了埋伏，然後叫王武舉領着三百人去村裏罵陣，楊雲峯連殺了幾天，以爲只剩下這一二百人，不足一殺，心裏大意，只作不理。後來嚷罵得不像樣子，並且搬了柴草洋油來，動手放火，只得帶隊追了出來。武舉看見馬隊出營應戰，想道：這回誘兵計已成功了，就乘馬飛跑退去。馬隊那裏肯放，意在除根殺盡，隨後追來。那知剛追出村外還沒有半里遠，只聽一聲鑼響，道旁伏兵一齊吶喊着蜂擁而出，個個紫衣紅巾，好像神兵一般。官兵來不及回身，騎着的馬又都受驚逃竄，楊雲峯從馬上掉了下來。那王武舉領着的一支也

同身助戰，把官兵個個都殺到爛泥一般。等到秋風鳴，張西園，王占魁，各統領的馬步敢死隊趕到的時候，拳團大隊已跑到涿州去了。這裏的官兵也就不再窮追，各自回防。

涿州城的知州也不敢惹，就讓團民和平的霸佔了城池，各城門都有拳團把守，出入的人都得經過檢查，搜尋有沒有洋東西。涿州車站的站長，全家被害，房屋被燒了個乾淨，電線電燈也都被砸毀得七零八落。以北各站的站長統都聞風逃跑，因此拳團大隊長驅直入，把長辛店車站放火焚燒，直燒了一天一夜，濃煙蔽日，火光燭天。西太后正住在頤和園的宮裏，在萬壽山上遠遠望見，嚇得驚惶失措，連忙下了一道諭旨，派武衛營，虎神營快快到園保護。這時京城內外五城也漸漸有練習神拳的小孩，後來滿人貴族王孫入園的也很多，端王所統領的虎衛軍裏通通和團民一氣。起初皇上本來屢次的頒下諭旨，令各處嚴拿；後來西太后竟聽信了毓賢，李秉衡誇贊義和團忠勇的話，有意重用；一時權貴像莊王，端王，剛毅，啓秀，趙舒翹等都異口同聲的附和，惟有禮王，榮祿不以爲然，無奈太后胸有成竹，決定不加拿辦，還要發給上等槍械子彈，叫他們一同抵禦洋兵。因此當時南苑西苑等處駐紮的營兵，沒有一個不在團的，只有聶士成軍門統率的武衛營前軍裏面還沒有，就因爲他主張用洋操練兵，平日最痛恨拳民行動的狂妄和胡爲。五月初一，義和團大隊已殺到了蘆溝橋，京城內外，大爲震動，不得已便派聶軍門帶隊從黃村趕去彈壓。兩方接頭之後，好話勸說解散，回家保衛鄉里，以免引起大事。隆祥那裏肯聽，手下的團民反把派來的官兵頭目打傷。聶士成見他們不可以解勸理喻，就下

令開槍攻打。隆祥一看來頭不善，眨眼就打死了自己三四十個人，便領着衆人退避到橋南的村莊裏。圍了兩天，聶軍門便曉諭那五個村莊的安分百姓都先逃了出來，然後就放火把五個莊子燒了個土平。奏凱到了京裏，皇上正想下諭嘉獎，西太后却勃然大怒，立刻下了一道諭旨，斥令聶軍以後不得再擅自攻打義民，速行退往蘆台駐守。並派尙書趙舒翹會同順天府尹何乃瑩前往宣撫，好生看待。軍機大臣剛毅恐怕趙尙書得罪拳民，便請旨隨後趕來。三人到了那裏，拜見義和團的首領，一看李金榮生得相貌堂堂，儀表不俗，不愧一條山東大漢。又聽見隆祥和尙演說國民的神通廣大，個個都能躲避槍炮，口齒伶俐，舉動敏捷，當下把個趙尙書佩服得五體投地，連連點頭。連夜就帶着他師徒二人到京，進宮朝見太后。太后便命令他在殿前當面試演法術：起初是用裝着鐵砂子的鳥槍，朝着隆祥的肚子上打，隆祥運用金鐘罩的功夫，果然都打不進去。這功夫是白蓮教的八法之一，運起氣來，刀鎗都不可不入。那鳥槍的鐵砂，大的不過綠豆一般大，小的也不過和小米一樣，力量自然也不太大，所以也可以打不進去。後來隆祥和尙又用自己帶來的洋槍試驗，果然也分毫不能傷損。那知道隆祥預先就把子彈上釘頭用箝子擰了下來，只剩下一個空銅的彈殼，裝的時候，乘着大家眼花繚亂的當兒，手疾眼快的換了進去，放的時候，只聽見一聲空響而已。太后見他們果然能避禦槍炮，大加歡喜。趙尙書和毅剛一般大臣，瞧着天顏大悅，便都乘機又誇獎了許多義和團的武藝精妙一類的好話。太后更加歡喜，當下把李金榮宣上殿來，安慰了幾句。李金榮一邊叩頭，一邊說：「俺本是安分守己的善良人

家，只因爲俺被洋鬼子給戮負死了，所以立志要報這仇。現在既承老佛爺看得起來，這打洋鬼子的事全靠給俺得了。」太后微微一笑，便叫他領着義和團當前隊，朝廷隨後就派兵接應。又賞賜了一萬兩銀子，五千把大刀。並下了一道諭旨，說義和團扶清滅洋，純係義民，文武官員，倘遇義民，當善言相勸，切勿攻打。自此李金榮更爲得勢，領着大隊佔了豐台車站，燒毀了機器局，殺死了法比等國的工程師。沿路焚毀，經黃村廊房直到落堡，楊村，進迫天津城外租界而來。

先是二月間，天津城裏風傳義和團大隊從南皮、鹽山，泊頭一路北來，聲勢浩大，所向無敵，眼看就要到了楊柳青，官兵前去平壓，被殺的很多。接着城裏到處都貼滿了揭帖，帖上寫道：「着爾那蘇教各教堂知悉：今限爾一禮拜之內，教堂內之人悉行離開各教堂，均由本會中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須用術將爾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毀，縱火焚燒，彼時悔之晚矣！」並且傳言義和團定於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租界。可是到了那天並不見動靜，只有城內三個教堂的牧師害怕，把教堂交給天津縣貼了封皮，派人把守，牧師教民都避到租界裏去了。三月十三，城廂內外漸有十五歲上下的大孩子們練拳，在東河一帶最多，小營門外也不少。四月初二，傳說黃村，落堡等處義和團很多，時聚時散，祖師劉得勝一天到溫泉山洞中遊玩，忽然瞧見一個碑角露在外面，就叫人掘了出來。碑上寫道：「庚子之年，日照重陰，君非桀紂，奈佐非人。最恨和約，誤國誤民，上行下効，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趨炎附勢，肆虐同群，逢天曹怒，假手良民，紅燈下照，民不迷津，義和明教，不約同心。」

全申漂洋孽，時逢本命宮，待當重九日，剪草自除根。大明，劉青書田。」等到祖師將碑文抄下來，一回頭碑就不見了。這碑文展轉傳抄，一時人人爭着瞧看。還有的人拿着推背圖仔細推尋，說那幅畫着一個鴨子騎到牛背上的圖正和這碑文相應，明年辛丑年就可以太平。這時天氣亢旱，城廂內外連遭火災。四月二十，通城又遍貼揭帖，上面寫道：「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乃罷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細看，鬼子眼睛都發藍。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爺怒，仙爺煩，伊等下山把道傳。非是妖，非白蓮，口頭咒語學真習。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衆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間把拳頑。兵法易，助學拳，要擯鬼子不費難。挑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大法國，心胆寒，英吉俄羅勢蕭然。一概鬼子都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當下萬人爭看，充塞街巷，那知縣知道了也不加禁止。只有一家報館在國聞報上遂日登載各地的焚殺搶掠的消息，並選著評論，指責義和團是亂匪邪教，主張嚴厲拿辦。五月初八，北洋大書院附近的泥城門外，發現了一張揭帖，上面寫道：「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團匪是忠臣，只因四十餘年內，中國洋人到處行，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准有洋人，餘者遂回外國去，免被割據逞奇能。國聞報上多謬妄，亂語胡言任意登，該報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謗誣我們。茲特寄爾國聞報，此後下筆要留神，倘敢再有誹謗語，定須毀屋不留情，衆家弟兄休害怕，北京今有十萬兵。待等逐盡洋人後，即當回轉舊山林。」看守城門的官兵因是董福祥的部下，和拳團一氣，不但自己不往下

搗。而且還加以保護，不許任何人搗毀。終因報館在日租界，所以也未生事。

端節前幾天，各處義和團都麇集天津城廂內外。本地人起來響應很多。有個叫做曹福田的，是遠近著名的光棍，便在城內三義廟設壇，一時拳壇紛紛成立，約有四五十處之多。當時出名的祖師除了曹某人外，要數張德臣爲最紅了，外來的隆祥李金榮一般首領反而不大顯赫。幾十處拳壇都以三義廟爲總壇，有事就全到這裏聚議。所供牌位各不一樣，有供劉關張三弟兄的，有供趙雲、周倉的，還有供諸葛亮的，姜太公的，差不多都是前朝名將。所念咒語也不盡同，有念：「義氣服人，多求老祖速降。」有念：「快馬一鞭，太上老君，一指天門開，二指地門開，要學武技請師父來。」有念：「日出東方一滴油，驚動弟兄天下行，弟兄驚動李君王，李君王驚動楊二郎，楊二郎驚動封炮王，封炮王驚動老君來顯靈。」這咒語以字數多少分別高下的等級，大抵初學者學的咒語字數少，日久就漸漸多了。老頭目的姓名傳說也不一樣，有說是李來中的，有說是王覺一的。還有說老祖師在峨眉山中的，有說在山東泰山頂的，派大師兄一百單八人下山傳道，扶清滅洋。如果有什麼請示，一焚表老祖便知道。如果想調別處的拳團來助戰，也是一燒表就可以叫到。大師兄一步步走六十里，能請孫行者護身，走的還快。等到端陽節那天，因爲各地來的義和團人衆嘈雜，一百口子亂當家，各自爲政。曹福田想要把持大權，就按着東南西北的方位和震卦離卦兌卦坎卦的教門，分爲四門，中間另立一隊爲四隊的主帥。震卦教用綠色布包頭，束腰，綁腿，肚兜和頭巾上繡白色震三字；離卦教紅色，兌卦教紫色，

坎卦教藍色，申隊黃色。各隊都豎立木色大旗兩面，一面上書「扶清滅洋」，另一面則書「替天行道」。當時各會館如江蘇浙江等館，都駐得滿滿的，把門窗拆毀得一空。以致後來奉旨調來助戰，由侍郎劉恩溥率領的武清固城，文安等處的義和團，連駐紮的地方都沒有，旗上大書「奉旨義和團」五字，滿街遊行示威。

十一日的夜間，城中一片火光，三處教堂都被燒毀。燒的時候，大師兄對眾人說：「這火不點自着，也不出界連累四隣良民。」說畢用刀向空中劃了個界線，隨後舉起左手，在手心裏先畫了個井字樣的方格，又在方格中寫兩個火字，口中念念有詞，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着大喝一聲：「着！」那火就從堂裏直冒出來，再仔細看那教堂大門時，仍然緊緊的閉着，門縫中間交叉的貼着天津縣正堂的十字道封皮。眾人正驚奇間，只見那火舌亂吐，趁着無情的東南風，直向西北的民宅竄來，霎時間延燒了三四十家，好容易那邊隔了一道大街，風勢也漸漸小了，這火才自然自滅的息了下來。裏面有幾家乖狡的人家，心中疑惑，暗地囑咐家中大小不要睡覺，都藏躲到旁處觀看究竟。其餘大多安心睡去，這時都從睡夢裏驚醒，也來不及披衣穿褲，光着身子就逃了出來，四下亂跑，有些女人一時都嚇怔了，昏頭楞腦的就跑到人群裏來，被大師兄看見了，舉起刀來，一連就砍死了五六個光着身子的婦道，一面砍，一面怒目直眉的罵道：「都是你們這些賤貨破了我的法，這火向來是不能燒出界線的。你們接了洋鬼子多少洋錢，不要臉的脫光了屁股亂跑出來瞧！」說罷，餘怒未已，又朝着橫臥在血泊

中的屍身上剝了幾刀，才恨恨的領着大隊而去。第二天，就成群結隊的在街中遊行，招搖過市，沿街舖戶，一聽動靜，就嚇的趕快出來跪在門口，手裏高舉整雞香火，連聲稱呼：「師父！師父！」走路的人，也得隨着跪在道旁，同聲叫和。恰遇有府縣的轎子迎頭過來，大師兄就喝令：「下轎！」那轎裡的知府知縣都好像老鼠看見花貓一般，伏首帖耳的連忙從轎裡下來，摘下冠帶，垂手站立一邊，直等到大隊過盡了，才敢上轎。那些地痞流氓，游手好閑的無業光棍，看見官府也不敢惹，認爲是發財出頭的日子來了，就紛紛請求入壇練拳。雖然在入壇受戒的時候，向牌位叩了頭，盟了永無反悔的誓，老師照例訓誡道：「毋貪財，毋好色，毋違師父命，毋犯朝廷法，滅洋人，殺賊官。行街市，要低頭，遇同道，必合十。」可是他們的目的只是在借機虎詐善良人家而已。也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也不請求入壇，就自己預備紅巾紅帶，仿效團民裝束，一手持刀，一手拿香，尾隨在大隊的後面，大聲喊叫，嘻笑嚷鬧，醜態百出，叫作「助威」。西門裏有個永順米局，邢大師兄領隊經過那裏，看見門口沒人接應，一想這個米局平日大斗小秤，極其可惡，去年五月節除他二斤黃米想包粽子吃，他就嫌窮不肯。當下心中大怒，就對大眾說：「上個月在落堡那仗打的不好，弟兄們吃了個大虧，後來才知道聶士成的兵，每個人都用娘們的月經布子圍着脖子，破了咱們的法。我聽賽金花說：這些騎馬墊子都是永順家的掌櫃劉雅亭從侯家后的窩子裏婊子們那裏找來的。今天他家又偏不迎接，顯見是私通外洋的。」一毛子，殺！」話還未說完，衆人就一擁而入，掌櫃的倒沒找見，洋錢大米倒搶奪得遍地都是。

自此便每夜出去結隊搶劫，先是搶洋行，如頂有名的謙寶實洋行，新太興洋行，都首遭掠奪；漸漸的凡是售賣洋磁盆洋布匹等洋貨的商店也都被波及。沿途並檢查行人只要身上帶有一件洋東西的，不論大小，都立時砍殺。一時城廂內外舖戶人家，各個都驚惶失措，公推紳商體面人物，出頭接洽，餽送洋錢米麵，請求保護。曹老師繃着臉道：「用不着那些東西。我自有法術，無論多少團隊吃飯，只要用一口鍋，二升米就行，米擱到鍋裏，永遠吃不消的。花錢也是如此，每人懷裏只揣二百文大錢，用時便儘管從懷裏往外掏，掏到嗎時候仍然還是二百文大錢。」可是話雖如此說，外面送來的東西却都收下了，並且有的似乎還嫌少些。凡送過錢米禮物的人家，就在門上登個紅粉圍子，表示保護。沒有紅圍的，全家性命難保，國民可以隨便進去騷擾。府縣也都暗送銀兩幫助，希望得到保護，出衙時就用團民八人前導護衛，免去儀仗執事。並准了義和團的知會，開獄放囚，一時滿街都是長毛圪面的囚犯，到處搶奪生事。海關道署因為沒有暗通關節，人情不到，團民大隊搶奪進去，在大堂上安設壇位。黃花農道台逃到楊村，又被當地把守的團隊劫了回來，避到總督的營帳裡，經了裕祿的從中斡旋，才允許重罰銀米了事。

租界洋人平素有商團的組織，武力充實，很可以自衛。聽說義和團定於十九日夜間攻打租界，就從大沽口外停泊的軍艦上撥來洋兵三千名防守。到了那天夜裏，租界附近的東門外教堂，三岔河教堂，老龍頭車站都被燒毀。團隊每人手裏拿一把稅稽，一小罐火油，猛撲紫竹林一帶租界而來。洋兵

望見火光，就開炮轟擊，一時炮聲隆隆滿天飛花，只要有火光的地方都落了炮彈。大師兄看着不是對手，就領隊返回城裏，餘怒未已，便下令燒了官電局，沿街電桿電線，都被鋸倒割斷，從此天津和各地的消息都被斷絕了。忙亂了一夜，天色將明，大隊又齊集總督府來，要求發給槍械馬匹。裕祿命令到軍械局領用；至此團裏才有新式槍炮，各道府縣衙門的馬匹都被拉一空。曹潤田感激總督的恩情，就派了二百名團民保衛督府。城門也由團隊把守，隨意攔劫行人，索要賄賂。又下令無論什麼人家都不許有洋物件，什麼洋燈洋傘，洋盆洋帽，都得趕快毀壞，如果搜出來一律砍殺。一時弄得滿街滿巷都是些木頭塊玻璃片，狼狽不堪。可是義和團腰裏圍的，頭上包的，身上穿的，有好些却是洋布莊的洋貨呢。有時隨便憑着一時的高興，就把街裏走路的人抓到壇上，由大師兄焚燒三道黃表，問問他是不是好人，如果黃表每道都能升起，那麼這人就是好人，放了出去；如果黃表升不起，這人就是「直眼的二毛子」，立刻不容分說，用刀剝死在壇上，叫作「祭壇」。當時這樣冤死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因此人們除非是在祭的，都不敢出門一步。

這時大沽口停泊的各國兵艦魚雷艇一共有四十多艘，起初不知道我方的虛實，不敢猛然來進犯，後來看着義和團的人數雖然衆多，却是烏合之衆，槍械又極落伍惡劣，便在二十日那天登岸，攻擊大沽砲台，一面紫竹林租界裏的洋兵也分頭齊出接應。我方就被迫接仗，當時李金榮手下的團民在前，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敵於義憤，無不以一當十，雖說被鎗炮轟打得屍山血海，可是那股神勇的勇

氣，不怕死的精神，却殺的洋兵心中暗暗嘆服，死傷也很重大。更兼有聶士成等人的用洋法操練的新軍在後接濟，一連支持了五晝五夜，打壞戰艦兩艘，殺死各國的洋兵共有三四百人。裕祿竟誤信了左右的探報，認爲是曹張二祖師的功勞，便寫了一個「洋人肇衅，猝啓兵端，連日接仗獲勝」的奏摺，飛報到京城裏。西太后覽奏大悅，以爲義和團人民助戰，「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亦復執干戈以衛社稷，此皆仰託祖宗之昭鑒，神聖之獲持，使該團民萬衆一心，有此義勇。」便下諭傳令嘉獎，並諭莊親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京津一帶團民，使其有所統屬，戶部札放粳米二萬石，交剛毅分給團民食用。義和團，神機營，虎神營，甘軍，武衛軍，各賞銀十萬兩，以資激勵鼓舞。

可惜裕祿坐在天津城的總督衙門裏，外面實際的戰情一點也不知道，整天被曹張兩個光棍包圍，哄弄得昏天黑地。見太后嘉獎下來，便又飛奏說曹潤田，張德成二人「志趨向上，義勇可嘉！」西太后又下懿旨，恩賞銀兩錢米。幾次的賞賜，分毫都沒有輪到聶士成和李金榮的頭上，只被曹老師張老師和宋慶，馬福祥幾個給全數私吞了。這班人光顧着分贓，那裏還肯拚命的去打仗，就於前線的接濟供應也漸不關心，竟至斷絕。可憐那些手執大刀去抵擋大炮的十五歲上下的小孩子，起初還有城裏的住戶送來的饅頭綠豆水飯充飢，後來連一口水都沒人送了，倣倣沒被鎗彈打死的，也都餓得頭昏眼黑，天旋地轉的倒了下去。不得已便退守軍糧城，等待後援。這時曹福田愈加得意，對人就誇揚着

說：「老佛爺賞我穿黃馬褂，戴雙眼翎。」可是他出門的時候，照舊是盤起辮子，黃布包頭，身上戴着黃色肚兜，腰裏束着黃巾，仍然是團裏打扮。後來天氣熱得和蒸籠的一樣，他身上就只穿尋常短褲短褂，盤着辮子，光着兩腳；坐着八人轎子，手裏搖着大蒲扇，逍遙過市。平常出來往總督那裏去的很勤，後來大師兄領帶團隊攻打紫竹林租界，屢次都狼狽大敗，便躲在三義廟內閉門不出。有時竟詭稱奉了神仙的法旨，出北門進西門可以得勝，其實是出城繞了個大空圈子回來，以便欺騙百姓和裕祿，躲避東門外的租界洋兵的鎗炮而已。有一天裕祿聽見風聲緊急，連打敗仗，天津城岌岌可危，便親自坐轎來拜曹老師。曹福田大模大樣的說道：「不要緊的！我每天不出去，正是爲了這事。什麼隱身法，分身法，土遁法，我沒有不會的。昨天我在屋裏靜臥了幾個時辰，靈魂出遊，駕雲到紫竹林察看洋人陣勢，那陣好不奇怪，大人猜是嗎陣？」裕祿想了一會，不好意思的忸怩答道：「猜不出來」曹福田大笑道：「哈哈！原來是死骨陣。用死人的骨頭擺成，着實難破，除非請天兵天將才行。」裕祿轉憂爲喜道：「那麼就趕快請老師作法，好早日成功奏凱，討老佛爺的歡喜。」當下就登壇作起法來，裕總督也跪着迎接神仙。一會曹老師下壇說道：「我已朝見了玉皇大帝，把大人的意旨代奏上去，玉皇大帝即刻傳下話來，說是時期未到，八月中才可派遣神兵下界，破了洋兵。」裕總督磕頭謝神，信以爲真，馬上就傳下令去。從今天六月初一起，無論何人，凡是書寫月日的時候，一律改寫八月，不准再寫六七月字樣。那些不重要的公文信件還沒有關係，只可憐那當舖的掌櫃們，都愁眉苦臉

的惡魔竊成八月，白白的吃了兩個月空放本錢的虧。一時街談巷議，都知道曹老師請了天宮的法旨，「玉皇大帝已派神兵下界，南天門已開，天兵天將由曹老師統率，關老爺爲先鋒，李天王作後隊，不出三天，准保把洋人趕出海口。」過了幾天不見動靜，曹老師又傳出令去，說每次接仗，都刮東南風，煙土迷漫，我方面的兵民都被迷了眼睛，以致出師不利，各家都要每夜不斷燒香，每次上香都要盪三百六十個响頭，桌上供清茶五碗，饅頭五個，不許撤去，不許婦道瞧看，好祈禱西北風颳起。又令各住戶凡有娘們大小婦女的，七天之內，男人一律不許上市，不許站立門外，女人不許梳頭，不許洗臉，不許裹腳，盤腿靜坐炕上，兩腳不許着地。男女都要吃素，穿紅衣紅褲。並且派出大批團隊，成群結夥的遊行市街，大聲歌唱道：「婦女不梳頭，砍去洋人頭；婦女不裹腳，殺盡洋人笑。」一唱百和，聳動全城。過了幾天，軍糧城失守陷落，租界的大炮轟擊也越發猛烈。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曹老師又命令家家門口夜夜懸掛紅旗，上寫義和團大德全勝。並掛紅燈，迎接紅燈照來火燒租界。

紅燈照最先在保定府一帶鬧的很兇，有個姓馮的寡婦，漢子死了，沒法過活，便在家供起颯高老祖，自稱黃蓮聖母，燒香念咒，招收門徒，幫助義和團一同扶清滅洋。練的人都是些十五六歲的黃花閨女，或是年青的寡婦。頭上梳個朝天的丫髻，紮着鮮紅的頭繩，身上穿着大紅衫子，沿着紅花邊的紅褲，腰裏結着一條紅巾，巾端双双的直滴拉到脚背上，脚上紅襪紅鞋，幫上滿綉紅絲線大團花，一

双小脚周周正正的，走起來和飛的一般。手裏拿着一塊紅手絹兒，一把紅漆股子的紅紙摺扇，晚上還提一盞紅紙小燈籠；打扮得煞是鮮艷奪目，臉上濃濃的擦了兩頰大紅胭脂，越發艷麗火熾，惹人注視。修煉的時候，只要找一塊潔淨地方，幾天內便可將法術完全學會。會了以後，如果想出去施展法術，可以在一間靜室裏面，放一盆淨水，焚香念咒，沿着水盆旋轉，一會就可行走水上，鞋下木底不被沾濕。手裏拿着燈籠扇子，搖起扇來，便覺兩腋生風，飄騰空而起，飄的越高，那紅燈就越多，漸高漸多，八十丈以外，紅燈可多到三百六十個，然後可以遠赴外洋，燒死洋人。後來傳到了天津，練的人也很多。黃蓮聖母是一個姓王的老婆子，她起初本是一個河裏船婆，後來到候家后開簞子當舖，因此結識了曹福田等一班光棍混混。這時簞子裡的生意頗為蕭條，便聽了曹老師的話，自稱黃蓮聖母，手下有不少的仙姑。坐着一個大船，外面罩着紅洋綢，她盤着腿坐在一個方桌上，閉目合掌念咒，自稱能治百病，只要洒上一滴供桌上瓶子裏的清水，立刻就好；又能起死回生，陣亡的團民，經她用手在上一摸索，立刻就活了過來。周圍簇擁着十幾個勝芳鎮出產的婊子裝扮成的仙姑，好不威風。總督聽了曹老師的舉發，急忙用黃呢轎子把她接到城裏。一時十四五歲的姑娘練紅燈照的很多，天津人的風俗，本來就愛穿紅，這時街上走的婦女，幾乎全是紅衫紅褲，分不出是真是假。有些人家的姑娘常常出去整夜不回來，爹娘問她，都說是到外洋去燒外國去來，外洋一共十八國，現在已燒了十六國了。這裏面明知有些蹊蹺，可是當父母的誰敢責罵。一天忽然傳說董二姑和劉三姑從北京

來了，今晚要燒租界，於是便萬人空巷的都出來到大街上瞧看，等了好半天才看見兩個穿紅的女人坐着東洋車子，從東往西過去了。看熱鬧的人互相問道：「這是不是？」有個老頭子答道：「是，我見過董福祥，那個長臉的一定是董二姑，和董大人長的一模一樣；剩下那個圓臉的一定是劉永福的妹妹了。」人們盼望了一夜，西北風也沒起，租界也沒起火。雙方仍然在不斷的炮擊，炮彈滿天亂飛。

連日和洋兵苦戰在陳家溝一帶，距離天津很近了。死傷的團民和官兵，橫躺豎臥的城外滿地都是。城裏各大街也都充滿了焦頭爛額，缺胳膊少大腿的傷兵。忽然有一個老頭子，鬚髮白得和雪一樣，頭帶黃色王冠，身穿黃布道袍，自稱是各團的總師父，各地的義和團都是他一人一手創的，今年一百零八歲，素在峨眉山修煉，昨天夜間忽然心動，屈指一算，知道百姓遭了大難，便駕雲來救。陣亡的人只要能把屍首拾來，捻一捻勾門，念個咒就能活轉過來。來時會在紫竹林察看形勢，裏邊藏着金對時表寶銀很多，一個空洋樓裏面，滿是丈高的大甕，掀開甕蓋一看，一百甕是人血，一百甕是人心，一百甕是人眼。各洋樓上面架着大炮很多，每個大炮上面都有個赤屁股的洋娘兒們騎着，所以非常難破。第二天被曹福田派人拿到三義廟裏，說他是洋鬼子的好細，當下砍死在壇上。

城裏正在鬧得烏煙瘴氣的當兒，那想到洋兵已佔了老龍頭車站，架上浮橋，直通到租界裡面。租界的洋兵得到外來的援軍，精神一振，就從德租界分頭出動，約有六千多人，直向津城南門而來。當走到跑馬場，遠遠就望見前面有聳土成的軍隊在那裏防守，心裏却害怕不進，於是一面虛聲挑戰，一

面暗派馬隊四百名，繞到西面去抄聶軍的後路。聶士成素有勇將的美名，部下又一律都是毛瑟鎗，機器快炮，服裝也都是新式號衣，每次打仗沒有不站在前鋒的。這時他正在持刀指揮部下奪取德租界，忽然後面大亂起來，一時驚惶失措，胸肋受了貫通的鎗傷，部下勸他後退，他仍然帶傷指揮，不想接着又飛來一彈，炸破腦殼，陣亡在八里台地方。幸虧宋慶領兵接應，才把洋兵擋住，進入南門，牢守不出。洋兵知道城廂內外的中國官兵尚多，不敢輕易攻打，就扼守海光寺，以待時機。裕祿聽見聶士成陣亡，心中也很覺難過，便寫了個片再正繕摺子，奏到朝廷請卹。剛毅因為深惡聶士成的攻打義和團，這時看了奏摺，好像拔去了眼釘肉刺一般，便請了太后的旨，下了一道上諭說：「統帶武衛前軍直隸提督聶士成，此次辦理防剿種種失宜，屢被參劾，昨已降旨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本月十三督戰陣亡，多年講求洋操，乃竟不堪一試，言之殊堪痛恨。」隔了幾天，剛毅又在太后面前，極端指責洋操的誤國，於是又下諭道：「各國開教，京津各軍尚皆可用，惟聶士成一軍，平日第講洋操，臨敵爲洋教習所制，以致未戰先潰，委械授鉞。兵弁中有入洋教者，甚至倒戈相向，甘心從逆。而其沿用洋裝洋號，輒動自相猜疑，自相鬪殺，誤國亡身，實堪痛恨！各路統兵大臣凡夙習洋操，及用洋裝式洋口號者，務卽悉數更換，一律仍歸舊日兵制；其中如有入教私通洋人兵弁，尤宜嚴加分別，認真淘汰，俾兵爲我用，不以資敵。」可憐聶士成忠心爲國，臨死竟落了這樣的一個下場！連累的那一點點兒的富強的種子——新法練兵，也往後開倒車退步了！

武士成一死，武衛軍失去了中堅，戰力遠不如前，而董福祥的兵首先潰退。裕祿督督着大勢已去，便率領宋慶退往楊村。城中雖然空空沒有一個兵，可是洋兵摸不清虛實，也不敢輕進。十七日那天，有些天主教民偽裝混到城裏，知道無兵把守，四更登城，暗遞消息，並在南門上遍插法國旗幟，洋兵大隊在十八的早晨才敢堂堂入城。當時傳言洋兵要殺盡中國人民，所以城中住戶，都扶老携幼，紛紛出走逃生。聽說只有北門開着可走，於是便都奔北門而來。洋兵佔據城中鼓樓，加起英國製造的低列炮，據說這炮的效力很厲害，炮彈落處，百碼以內的人畜動物，都被震死，一無存留，從前只在非洲用過一次，這是第二次使用。當下便照着北門一帶的難民群開炮轟擊，只打得死骸枕籍，兒啼女號，門洞堵塞不通，後來的人即便倖沒被打死，也不能往外逃了。洋兵把守四面城門，大肆搶掠大戶典當商舖，得到現銀不下幾百萬兩。津城婦女，本好穿紅，因此被誤認爲紅燈照，姦殺不計其數。洋兵中紀律最好的，要算董福祥大將帶領的日本軍。起初英美水兵非常輕視這些體格矮小的黃臉軍隊，後來看見福祥將軍喜於用兵，部下又很勇敢，每戰必前，每戰必勝，才大爲佩服。日本軍士也都有一種和西洋人競爭的念頭，到中國來了，處處看見英美俄法軍士的慘酷行動，心中已有不忍之心，又看見和自己面貌相同的中國人民展轉呻吟在鐵蹄踐踏之下，同文同種的觀念不禁油然而生，於是現出武士道的雄姿，正義感的精神，毅然出場保護這些無辜塗炭的百姓。人們看見這種情形，便不約而同的都在大門上寫着「大日本願民」字樣，有事出行，也都手裏拿個白紙小旗，中間塗上一片圓形的

紅色，模仿日本國旗的樣式，旁邊也隨着寫上「大日本國民」五字，就可通行無阻。自此街上漸漸有人行走，各國也聽了租界本國洋商的勸告，約束兵士，出示安民，以爲將來通商着想。可是經過這次浩劫之後，城外接近租界一帶，以及城中熱鬧去處，都早已燒毀得一片瓦礫，滿目淒涼，從前的繁華，那裏能够在短期內恢復呢！只有一些穿着便衣的敗兵，和些無家可歸的難民，被洋兵抓去充當苦力，每日修理電線鐵路，和建造大洋樓而已。

至於義和團都早已逃避到四外的鄉下。傳言曹福田被洋兵拿住，釘在西門的城牆上晒成人肉乾，其實這不過是津城人士的訛傳謠言而已，曹老師已經弄了所得的銀兩逃回靜海去了。洋兵又出示懸賞，購求義和團和紅燈照的首領，結果只拿到兩個不滿二十歲的妓女，一問都是江岔胡同的南班裏的姑娘，班名金花班，開班的人便是當時哄動京津上海的賽金花。審問一頓沒有證據，便和擄來的其他二十名美女，一同帶到大沽口內的軍艦上去了。

天津陷落之後，洋兵便從事準備，直撲北京而來。

六、蒙 塵

北京城裏在二月間，就漸有小孩練拳。起初是在外城，例如廣渠門外每天有一百多人練習，周圍

看的人和砌牆的一般。此外又如南下窪子一帶空場上每日也有教師教習拳棒，練的人都是些十五六歲的童子。有人問道：「練拳做什麼呀？」那教師操着涿州定興一帶的口音答道：「要開扶清滅洋大會，北京城裏外都有大官員入會當頭目，奉了命令要練童子十萬人。」後來漸漸的鬧到內城裏來，東安門內河沿上各胡同裏，有人自稱是義和拳教師，一般大一點的幼童多愛跟他演習拳棒。再過了幾天，風傳在煤山對面的皇宮牆下，也有二十多名幼童和少年在那裏操演，還有的說宮中的太監和宮女也多有學習的。

三月二十二日，京城內外遍貼揭帖，說在三月底要燒教堂，順治門內南堂的法國教士見了非常害怕，咨請步軍統領衙門保護。四月二十八日，又發現揭帖，說定於二十九日折毀同文館和大學堂，那天可好是個禮拜日師徒幾百人都託故躲避，到期也不見動靜。這時候因為沂州教案，住在交民巷的各國公使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要求剿辦拳匪並請求懲辦山東巡撫毓賢。總理衙門不得已，就奏請朝廷在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和正月連下了兩道上諭，飭令嚴拿懲辦拳會匪徒，並調毓賢進京。毓賢這個人的性情，最是殘忍苛酷，不惜人言，腦筋昏庸，舉動狂悖，然而他自己却以清廉忠直自居，立意要作好官。從前在山東曹州知府的任內，曾經辦了好些糊塗的事情；曹州地方本來有好些綠林响馬，時常打家劫舍。他到任以後，就不問民盜，不分良莠，橫加刑戮，一年有餘，殺了有二千多人。因此政聲忽然大著，很受榮中堂的知遇，就提拔他升為巡撫。這時因為各公使的控訴，說他縱放庇護那大刀

會的拳匪，以致釀成焚殺教堂教士的巨案，毓賢心中更爲痛恨洋人，更向榮祿求救道：「義和拳和大刀會都是義民，人人都有很精巧熟練的技藝，什麼虎尾鞭，什麼金鑽罩，滿可以躲避鎗炮，抵擋洋人，而且他們的志向在扶保大清，滅絕洋人，反對私通外國的新黨，最恨康有爲和天主教，耶蘇教。當今國勢危急，屢次受邦人的欺負，都是由於民氣不伸，現在如果再勦拿義民，那無異乎是自剪羽翼，開門揖盜；民心一失，天下就很離保了。」這篇話深深打中了舊黨領袖者榮祿的心，又恰合了剛毅，端王一班痛恨洋人跋扈而無可奈何的滿洲王公的口味。於是榮祿，端王，便都在太后面前稱揚毓賢的才大可用，不久就簡放了山西巡撫。到任後一意報復，暗中指使拳民殺了無數的教民和教士。經過毓賢這番誇稱贊美，西太后漸漸相信義和拳是義民，可以打退洋人，撲滅新黨，省了那不懂事的外國公使再來干涉廢立的內政。自此便命醇君大阿哥跟教師練習拳棒和各種法術，並選了二十名王子貝勒陪伴操演。端王，載漪信心最深，不但他所率領的虎衛軍內有八千多人通同和義和團是一氣，而且在他的府邸裏還設立了一座拳壇。剛毅也極相信，一時王公貴族都紛紛加入，腰間衣裳裏面繫一條紅帶，作爲暗號。

五月初二，京城西南一帶，義和團大隊佔據涿州城池，焚燒長辛店車店，拆毀鐵路電線。因此京裏面的拳民也躍躍欲試，想乘機響應。朝廷雖然三令五申的發下聖旨，諭令統兵大員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保護各地教堂外人；並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尹，五城御史，一體嚴拿。但是這也只是總理

衙門慶王的主意，拳民既然有王子貝勒暗中保護，所以也就把上諭視同具文，氣餒反而高漲。成群結夥，持刀弄棒，遊行市街，任意歐殺。永定門外東管村的村民，吃教的很多，大師兄韓某和村中王姓有仇，便領着大隊，把村裏的男女老幼八百多人，一個也不剩的殺了個乾淨，臨走放一把火將村子燒成平地。右安門外的玉泉營，西管頭村，彰儀門外菜戶營等地房，也都接連的被火燒了，蓮花池的洋樓也被拆掉，跑馬場的亭台也被毀壞，群勢洶湧，揚言在初九那天要到城裏焚燒教堂。各地的警報，通州，唐山，天津，豐台等處，也如雪片似的飛來。各國公使齊集總理衙門，見了慶王就說：「假如貴國不立刻剿匪，敝國將要調兵來保護使館。」慶王答道：「敝國一定可以妥爲照料，不必要調兵代剿。」便命令步軍統領崇禮撥兵保護使館。端王聽說，就憤憤罵道：「有這樣的衙門，才來這樣的外客，應該趕緊撤了，叫洋人再沒有取鬧的地方！」便面見太后，指責慶王軟弱媚外，不可叫他辦理交涉，剛毅榮祿也很贊成，就在十四日下諭，着端王，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禮部尙書啓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那桐，均着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從此各國都紛紛調兵入京，保護使館。

事情愈來愈緊急，西太后便從頤和園裏回宮，當夜在宮裏召集各大臣密議，當時莊王，端王，剛毅都主張不加剿除，拳民都是忠心爲國的義民，如果能給他們上等槍械，好好操演，一定可以成爲勁旅，抵禦洋人。啓秀等也都隨聲附和，只有榮祿禮王不以爲然，王中堂見滿人自相內訌，便默默無語。

爭持甚久，西太后胸有成竹，就決定招撫。一面出旨申斥聶士成，一面派趙舒翹，何乃瑩到蘆溝橋，涿州一帶勸令解散。剛毅恐怕趙何二人得罪義民，就請旨隨後趕來，帶領團民首領李金榮進宮朝見，在殿前試演武藝，太后愈發相信。在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一初二，連着在園內召見了甘軍提督董福祥三次，面授抵制西兵種種機宜，董福祥也慷慨陳詞，憤憤磕頭奏道：「老佛爺儘管放心，東交民巷裏這點兒洋人，不够一殺的。」這董福祥本是陝甘一帶的土匪頭目，左宗棠平定新疆時，因為他每次打仗都很蠻野勇敢，光着膀子拿刀在陣前指揮，陳鋒陷陣，生死不怕，左宗棠便不得不稍事放任，可是背後常對手下的幕客說：「此人心浮氣燥，舉動蠻橫，野性天成，不通情理，可小用而不可大任，如有重託的時候，必定要流血千里。」後來榮祿在西安巡撫任內，和董福祥結交很密，認為他是個極其義氣的人。等到榮祿進京，想着要據兵自重，便在西太后面前誇獎董某的忠勇可用，於是調來北京天津一帶駐紮。這時西兵由津到京的約有二千來人，京津鐵路特開專車。端王，剛毅本來命令鐵路總辦唐紹儀不許借車運兵，唐總辦曾加阻止，禁止開軍，西兵強行上車，唐紹儀怒道：「你們知道我是鐵路總辦不？」西兵笑道：「知道，但是你也應當知道鎗的利害！」說罷，掏出手槍來向着這位總辦，總辦才怒目默默而退。端王在西兵開到馬家堡車站的時候，還洋洋自得的對啓秀說：「義和團都是奇材，天生的神將，有無窮的法術，奧妙的技藝，可以包打洋人，洋兵如果硬要進京送死，我們也不必攔阻，任憑他和義和團開仗，好叫他知道利害！」榮中堂感到京中兵少，於是就把自己的心腹將軍

董福祥從天津調回，到南苑駐紮，後來在十三日又調廿軍入城保護。董軍中有個叫李來中的，陝西人，平日和義和團來往很密，團裏就推他作首領，所以廿軍裏面也都和義和團一氣。那天大隊還未入城，就先有先鋒官三四人，手拿令箭，大聲對路上行人宣言道：「現奉太后聖旨，剿拿洋人，令義和團當先鋒，我們當接應，今天入城就爲這事。」董軍大隊走到永定門外，恰好日本公使館的杉山書記生出城探看從津開來的各國保護使館的軍隊。董軍中一個把門的兵士大聲叱問道：「什麼人？」杉山在車上答道：「日本公使館書記官。」那兵士提刀走到車前喝道：「書記？書記竟敢坐紅拖帷車，好大的胆子！」旁邊的一夥兵士擁上前來，齊聲嚷道：「抓下他來！殺！」那守門的兵士就提着杉山的耳朵扯下車來。杉山見勢不好，不可和他們講理，便懇求說道：「我錯了，請見你們大帥，當面謝罪。」「用不着！」「那麼，將來請大帥到敝國公使館，敝國公使正式謝罪……」話還未說完，那夥兵士就嚷道：「我們正要去攻打使館。」說着就舉刀亂砍，可憐一個外國派遣的使臣，竟然犧牲在這群亂兵的手裏。不懂國際公法的外交首領端王却伸起大拇指對董福說：「你真是好漢！不怕洋鬼子！」

義和團既然有所仗恃，便越鬧越兇，十四日有幾十個人，持刀弄棒，闖進馬神廟的大學堂裏，逼着看門的號房要交出洋人教習，找了半天沒有尋見，就搶了些貴重東西，一恨而散。出來走到沙灘東面，碰見一隊武衛軍由東而來，團匪大聲喊道：「你們敢拿我們嗎？」官兵齊聲答道：「不敢！」團

匪左顧右盼，得意笑道：「諒你們也不敢，不敢就把帽子摘下來。」官兵果然站住脚步，摘下帽子，讓路道旁，直等到那些人沿河岸往南轉去，才敢戴上帽子前進。團匪到了王府井，望見東交民巷的洋樓，大聲嚷道：「殺洋鬼子呀！」連喊十幾聲，震動市街。恰遇一個姓姚的提督，新自甘肅入京，便在轎內厲聲叱責着說：「你們天天說殺洋人，就憑着你們的樣子，可以殺了一個嗎？哼！小心被洋人殺了吧！大師兄大怒，罵道：「二毛子來了！」命令手下從轎裏把姚提督拉下來，不容分說，就用亂刀砍死。到十八日，放火燒了南堂東堂，只有北堂未燒。北京的天主教堂山來已久，南堂在順治門內，建築最早，爲葡萄牙教士；次東堂，在燈市口；次西堂，早就被燒毀了；北堂修建最晚，在蠶池口。東北兩堂都是法維爾大主教籌劃營造。因此北堂地近皇宮，這時又有法國水兵三十人和意國水兵十人在內保護，所以沒有人敢去放火。城內外和北京附近的教徒都避到東交民巷的英使館和北堂裏來。東城勾欄胡同一帶的洋房以及海關稅務司的辦公處，都被放火，徹夜火光冲天，燒得滿天通紅。十九那天，團匪聚集好幾千人，圍攻公使館，在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大肆搶奪商舖住戶。津兵向外開槍，一會工夫，團匪便紛紛敗退，東奔西竄，前門大街的商店爭先恐後的關閉門戶，按上板圍，恐被搶掠。晚十點，團匪燒大柵欄，德記洋貨店及屈臣氏藥房，延及左右隣居，德記的隔壁廣德樓用水潑救，大師兄拔刀把潑水的人砍倒了三個，下令禁止救火。一時火光熊熊，紅舌亂吐，烈焰騰空，火花四迸，^①緊得附近和自盡一殺，更加以東南風起，風助火威，火趁風勢，轉眼之間，由觀音市，煤市

街，糧食店，珠寶市，廊房三三頭條，楊梅竹斜街，燈籠胡同，羊肉胡同，排子胡同，西河沿，西月牆，東西荷包巷，直撲正陽門樓，到了天明，火還未息，四五千家，都成灰燼。大師兄還對人說：「這火向來是燒不出界線的。都因為廣德樓用髒水潑灌，破了法術，干犯神怒，才燒出界線，要去燒東交民巷，可惜被門樓擋住了！」

二十日，裕祿奏報大沽口，和紫竹林，洋艦洋兵雲集，勢將開仗。西太后便在午夜子正，召見王公貝勒，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先召王公貝勒和榮剛二中堂密議多時，才叫各漢臣一同進見。太后首先宣布開戰決意，許景澄，袁昶，曾廣漢，惲毓，朱祖謀，王文韶都以爲不可，許袁二公反對尤力。許景澄看見滿人王公貝勒都立義主戰，漢臣又多畏葸不敢直言，就奮然諫阻道：「現在各國兵船雲集津沽，萬不可戰，如果開戰，非敗不可。」剛毅怒道：「有義和團助戰，萬無打敗之理，不可胡言亂語！」袁昶便接着辯道：「臣曾微服往東交民巷一帶巡視，看見有無數的拳民，中槍炮而死，遍地皆是，可見義和團而避槍炮之說自不足信，那麼，義和團助戰決不可恃。」西太后叱責道：「那一定是土匪混雜到裏面去的被打死了，如果是義民，都會法術，決然中不了槍炮。」曾廣漢見太后深信不疑，便從另一方面勸諫道：「從前和日本一國開仗尚不能取勝，現在和世界八國開戰，焉能戰勝？不如不戰爲佳。」太后不語，用眼只睨剛毅和端王，端王便急忙說道：「現在無論如何，總以阻擋洋兵入京爲第一要義，否則兩宮受驚，誰當此罪？」一時無人敢應。一會，惲毓諫道：「即便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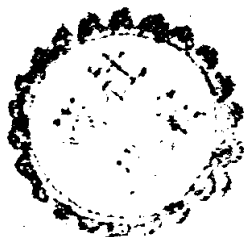
戰，春秋之義，不斬行人，各國使館宜照公保護，不可因此引起交涉。」朱祖謀也說：「應當召集近省知兵大臣商議應付才是。」剛毅說道：「旁的事情無須再議，現在阻擋洋兵入京要緊。許景澄通洋務，可派他前去天津交涉。」太后恐怕許一人不能勝任，又係漢臣，於是加派那桐一同前往。至此開戰之議就定決了。

二十一日，大沽砲台失守，京得了消息，人心惶惶，糧價飛漲，銀根奇緊，錢店紛紛關閉。上諭戶工兩部趕緊加卯鼓鑄，分別搭放，周流使用。又諭步軍統領衙門傳令恒合等四恆錢號迅速復業，照常開市。二十二日上諭「各省督撫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劃，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二十三日始下令開戰，上諭說：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吾民人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論，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杜

士蘭者，照會我退出大沽口砲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禮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待朕如天帝，況聖慈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兇饑，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尙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朕此。

同日又接到裕祿連日接仗護勝的奏摺，就下諭嘉獎，各軍和義和團都有銀米賞賜。並諭：「義和團民紛集京師及天津一帶，未便無所統屬，着派莊親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自此義和團在京城的號稱五十萬，對莊王，剛毅，董福祥等都稱呼大師兄，莊王府中也設了一座壇，以後凡拿住了二毛子，就送到莊王府砍殺。又諭各省督撫道：「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戰護勝，業經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督撫如能招集成團，籍禦外侮，必能得力。」當時山東，浙江，湖北



等省地方的拳民，一聽見有聖旨起用，便紛紛思動，死灰復燃；幸而南方沿海各省督撫，都能深明是非，一面彈壓剿捕，一面聯合奏請朝廷罷斥義和團，敦睦邦交。剛毅、端王都疑南方疆臣懷有貳心，可是也無可奈何，一面下諭申斥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道：「朝廷對團民剿撫兩難，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似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恰好裕祿感到前途棘手，上表乞休，一面就下諭着兩廣總督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爲收拾殘局地步。那南方幾省的督撫見朝政被這幾個昏庸的滿洲王公把持，皇上也被太后手下的舊黨所挾制，一時無法挽回，便不再上奏，只互相約定聯合自保，以求避免戰禍和列強瓜分的野心，所以後來英國想在南京另行成立政府獨立的計劃終歸失敗了。

同時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說：「頃接直隸總督電稱：據駐津領袖領事聲：稱大沽炮台務須在十七號晨兩點鐘時交與西兵管理，否則即須攻取等語。本衙門以據來電各國瓜分中國之議業已定見，各使臣務於二十四點鐘內一律離京，逾期本衙門恐難保護。」當時各公使都非常驚惶，便回答說各使臣實不知曉此事，而且天津各領事也沒有這樣的非法舉動，請與端王、慶王面商一切。等了十二個鐘點一直沒有回覆，德國公使葛林德急不可耐，以爲性命所關，那能忽略，便自報奮勇，帶了翻譯官高得士，乘坐大轎，直往東城總理衙門而來。走到東單牌樓北面地方，轎夫一時失脚，轎子忽然顛簸了一下，葛林德腰裏攜帶自衛的手槍，機紐被他的路臂冒碰了一下，不想裏面裝好的子彈就砰的一聲响了。轎夫以爲是刺客向轎裏打槍，丟下肩槓，拔腿就跑。恰好比國使館在德興堂隔壁，距離這地方的

不遠，守衛使館的兵士以爲是義和團放鎗，便開門向外亂放槍彈。這時準備攻打使館的董軍，東長安街一帶遍地皆是，以爲使館挑戰，於是也還鎗攻打，往來互擊之間，葛林德躲在轎子裏，想出來也出不來，避又避不住，便中彈而死。屍首被護衛的德兵搶出，一面抬到使館，一面開槍應戰，又跑到總理衙門放火燒了房子出氣。事後各公使都認爲是端王引誘各使到衙門裏去，路上却暗中設下埋伏，劫殺外國公使，於是也都備戰。董福祥恨不得有機會到來，好大搶一陣，便向榮中堂請示機宜。榮祿剛毅等見事已如此，一不作，二不休，主張下令攻打使館。皇上痛哭道：「如此一來，數千萬生靈必定遭殃，三百年天下必定不保。」許景澄，袁昶等爭持很烈，西太后不能作主，便由榮中堂下令。二十四日申刻和使館開仗這邊据王府井長安牌樓這邊，那邊据奧國使館徹夜槍聲不絕。第二日未刻才攻破奧使館，放火焚燒，申刻火起，延燒到了東鄰的中國銀行和銀元局，到夜裏又燒到西面的鐵路學堂。甘軍和武衛軍乘機大搶，孫中堂，徐中堂，錢尙書各宅，以及肅王府都被掠一空，翻箱倒櫃，值錢衣服銀兩錢票，搜括淨盡。二十七日，又攻打使館，御河橋一帶，積屍累累。正在酣戰中間，有幾百個教民，手持刀棒叉棍，從使館衝出，向西逃跑，官兵和義和團隨後追趕，沿街打殺，一時街裏行人斷絕，都不敢出門一步。夜裏，意，奧，比，荷，俄等國的使館起火，轉眼都燒了個乾淨。火勢延連翰林院，裏面收藏的古本舊書，都被燬成灰燼。只有英，法，德，日的使館安然無恙，英使館圍攻了二十多天，還沒有攻破。北堂也圍攻不下，堂內除去意水兵四十名外，還有男教士十三人，女教士二

十人，中國教民三千二百多人。存糧本來無多，起初教民每人每日許吃八兩糧食，後來減為二兩，只是苟延殘喘而已。

許景澄和袁昶二公，看見端王，剛毅等如此橫行，以國家百姓爲兒戲，氣憤不過，早就會銜上疏，第一疏爲「奏爲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鉅患。」到六月初，甘軍攻打使館愈發急烈，就又會銜上了第二疏，主文是「奏爲密陳內訌外侮，禍亂日急，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這兩道奏章都被軍機處扣留不報。許袁二公見久無下文，而外面的風聲又一天緊住一天，天津失守，聯軍直撲京城而來，許公痛憤非常，尋見袁公道：「如今事情緊急，如果再任着這般昏庸謬種信意妄爲，國家百姓，不知伊于胡底，恐怕瓜分的奇恥慘禍是免不了的了。你我忝居高位，上受皇上厚恩，下受百姓瞻戴，難道就這樣袖手旁觀不成？」袁公哭道：「我們應當冒死力爭，萬一太后心回意轉，即便我們被害，未嘗不是四百餘兆之福。」許公也流下淚來，連連點頭。當下就由許公執筆，文不加點，片刻寫成了第三疏：

奏爲密陳大臣信崇邪術，悞國殃民，請旨嚴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挽危局，仰祈聖鑒事。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聯禍結，牽掣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有槍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聚眾，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

總督裕祿禮運於後，給以戰兵，附處以冀。夫挾清漢派，試問從傳解說……區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之徒，聚衆數百人，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臣，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日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毀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我軍隨處截堵。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燒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沈洋船，焚毀洋房，實屬並無其事；而我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其有謂二十日洋人攻擊大沽炮台，係裕祿令拳匪攻擊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依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淨盡，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效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仰答高厚鴻慈；乃比匪爲奸，形同寇賊，迹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

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我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鋼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啓秀，膠執已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奉迎。當拳匪甫入京師之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剿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拳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申國法，恐廷臣僉爲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彼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剿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應請旨

將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毓賢，裕祿，董福祥先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滅。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

這個奏疏到了軍機處，剛毅憤怒非常，裕祿雖然不在其內，可是因爲涉及了董福祥，也深深厭惡，便請了太后的旨在七月初四日下了一道硃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奏參，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許景澄袁昶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當日許袁二公就被逮捕，監斬官是徐桐的兒子徐承煜。二公依然頂戴袍褂，綁赴順治門外菜市口，徐承煜叱令：「褫去衣冠！」許公理真氣壯道：「我們雖然被逮下獄，但是並未奉旨革職，照例可以衣冠，何必褫去！」徐承煜瞪着一雙大眼，張口結舌，無話可說。袁公問道：「我們死就死了，但是所犯何罪？是何考語？請出示我們一看，死後也可瞑目。」徐承煜冷笑道：「這是什麼地方？是什麼時候？你們也不睜眼瞧瞧，還辯論什麼道理！」袁公怒目罵道：「你且不必太過於得意，我們死後不久，洋兵必定要來，來了之後，你們父子也得殺死，和我們不過有早晚之別耳，等你到了陰間相見，再爲理論可也。」說罷，時刻已到，二公便坦然受刑。當時在京的大小官吏，大多紛紛告假，或私自攜帶家口出京，剩下少數的忠直愛國之士，凡是對拳匪不滿的，差不多都被害，許袁二公之外，兵部尙書徐用

饒，戶部尙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或殺或逮，一時都不敢公然反對。

七月十一，裕祿由北倉楊村之間敗退，逃到蔡村，覺得自己責任重大，期廷見問，萬無生理，便用手鎗自殺。李秉衡素來也深痛恨洋人，平日和剛毅氣味相投，最爲莫逆，受了剛毅的暗示，上奏自請帶兵攻打洋人，於是下諭調京，幫辦武衛軍事務，張春發等營歸其節制，並加恩着李秉衡在紫禁城內並西苑門內騎馬及乘坐二人肩輿。可惜他第一次出師就打了個敗仗，十四日，退到河西務，聯軍沿運河兩岸追來，張春發陳澤霖等軍不戰先散，李秉衡走到通州城外張家灣地方，氣忿不過，就服毒自盡，十八日聯軍直入通州，進取京師。

十九日，北京城外已聽見隆隆的炮聲，城內忽傳天安門和西安門被洋兵佔據。裕祿死後，西太后便有西巡的意思，二十日連次召見王公大臣，亥刻又召見，進見的只剩下剛毅趙舒翹兩三人而已。太后皺眉埋怨道：「只剩你們三個人在這裏，他們都回家去了，丟下我母子二人不管，你們三個務必隨駕同行。」回頭又對王中堂說：「你這樣大的年紀，還要叫你吃這樣的辛苦，我心裏很覺難過，你可隨後坐轎趕來，他們兩個人都會騎馬，叫他們先跟着走吧。」皇上哭道：「義和團真不是好百姓！」太后正色呵斥道：「不要亂說。」回過來又對三人說：「這話不要說出去，小心你們的腦袋！」等到夜半，太后還說：「現在不必心急著走，天快明了，打個盹兒再說吧。」天將要明的時候，外面忽然有報進來，說是洋兵已經進了東直門。太后慌忙起牀，也顧不及梳頭洗臉，手忙腳亂的披了一件藍色

夏布衫子，皇上穿黑紗長衫，攜帶大阿哥和幾個太監，坐着車子，經後門出得勝門，取道向宣化府而來。當時知道的人很少，隨行的人只有端王，慶王，那王，肅王，倫貝子，懋貝子和堂官剛，趙，吳王，十餘人而已。馬玉崑帶領官兵一千多名保駕，此外還有神機虎神兩營的兵士約千餘人。董福祥的兵，早已先駕西奔，一路搶掠，十室九空，以致聖駕到處，官兵連吃的都尋找不出來，人民逃避，店舖閉門，官兵於是就反亂行搶奪了一陣。走了七十里到貫石，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太后和懋貝子坐一乘，皇上和倫貝子坐一乘，皇后和大阿哥坐一乘，二十三日到了懷來。一路山道崎嶇，顛簸在野風黃沙裏面，太后皇上都困頓不堪，晚上睡在土坑上，無被無褥，無替換衣服，混身垢膩，不可忍耐，心裏越發煩惱。沿路百姓稀少，沒人供應，三日三夜，太后只吃了三個煮熟的雞蛋，皇上捧着小米粥啜了一口就擱下不吃了。進了懷來縣城，太監跑進衙門裏大喊：「接駕接駕！」吳知縣猛不隄防的嚇得只是打戰，慌忙找到一頂紗帽戴上，還未迎接出來，駝轎已到了堂前。當下太后住太太房，皇上住簽押房，皇后住少奶奶房。太后到知縣太太房裏，手拍着梳妝台說：「快些弄點飯來吃吧！」吃了一碗麵條，閉閉知縣太太的梳頭匣子，梳洗了一頓，坐在炕沿上，吩咐太監傳出話去，叫皇上用硃筆寫了個紙條，令吳知縣趕快往東南各省催餉去。吳知縣跪下奏道：「縣印無人可交！」太后說：「叫典史升作知縣就是了。」二十四住了一天，二十五走了五十里到了河城，二十六日走了四十里到鷄鳴驛，二十七日走了六十里才趕到宣化府。這裏備了五乘大轎，太后皇上才有轎可坐。迤邐行來，八月初才到了

太原。這時各省勤王的兵隊，雲集山西省境，太后恐怕日久生變，便命令所有勤王兵隊一律移駐固關以東，以便防堵洋兵。過了幾天，聽說聯軍佔了北京之後，又到了保定府，甚而還有人說已經到了正定府獲鹿縣境的，太后害怕，就命令在閏八月初八日起駕，渡過黃河的風陵渡，西幸長安。

七、賽金花與聯帥

八國聯軍的佔據北京，起初不過是爲了保護使館，剿滅拳匪，並沒有正式和我國國家人民對敵開戰的意思。先是在三月間，因爲各地教案屢次發生，英，美，法，德四國的駐京欽使，奉了政府的密令，聯名向總理衙門致送哀的美敦書，限於兩個月以內將義和團匪剿除淨盡，否則各國就要派兵來中國代剿。總理衙門雖然屢次請旨下諭嚴禁，但因各王公大臣的袒護坐視，以致終沒有什麼成效，反而越來越烈。這時英，美，法，俄的兵艦已經都開到大沽口外了。各國公使秘密會議，英使主張要援照過去的舊例，調兵進京保護使館，相機行事。法使首先贊成，只有美使反對。他反對的意想並不是爲中國打算，而是維護美國對我的傳統政策，使各國在商業經濟的利益上平均沾得而已。五月初，就議定由英，美，俄，法，德，意，日七國派兵登岸，各國至少二百人，其他諸國因爲沒有軍艦在中國洋面，暫不參加。當時英艦自威海衛，美艦自南洋，俄艦自旅順，法艦自廣州灣，德艦自青島，^三片刻功

夫，都開到大沽，俄國最多，英，德居次，法，意，美，日最少一共有四五十艘。到十二日爲止，北京共有外兵一千多人，英國最多幾佔二分之一，天津登岸的約共兩萬多人攜帶機器快炮一百門。計英兵三千，美兵四百，俄兵六千，法兵四百，德兵一千五百，意兵一百五十，日兵三千，奧兵一百五十。

五月二十，洋兵想着開到津京保護租界和使館，但恐怕登岸後，大沽炮台向軍艦發炮，爲了免去後顧之憂，就聯名通牒炮台的守將羅榮光說：「比見華兵多人從山海關開來，而炮台上又添設大炮，恐於代平匪亂之各國將士有所便，懇暫借炮台一用，以敦睦誼。」羅榮光接到這個無理的要求，便先發制人，當夜子刻時分，炮台向外艦一齊開炮。俄國高麗支艦泊岸最近，受傷也最重，死亡有六七十人之多。英艦阿極靈，諾可賽，法艦雷安，日艦阿打哥，俄艦芝腊克，也都中了炮彈，死傷不下一百五六十人。德艦壹爾的斯被打中了鍋爐，炸死兵士很多。當下就還炮攻擊，第二天午刻炮台便歸於沈默而陷落。

六月十八日佔了天津城，北京城中各公使的消息雖很關懷，却難以打聽，好容易從租界口上捉住一個騎着小毛驢的好細，審問之後，才知道是英國公使花了五百兩銀子雇的送信的，信中只說是現在被圍，非常危險，希望趕快派遣援兵。經過各國領事的幾次商議，七月初六日才決定進軍，英兵二千三百，美兵一千六百，俄兵四千五百，法兵三百，德兵一千六百，意兵五十，日兵一千二百，奧兵五十。

共約一萬多人，由英將摩爾統率，沿運河南北兩岸向前攻打。十一日在北倉接仗，宋慶，馬玉崑等率領部下決河水戰，俄日兵士在前，死傷有一千多人。十四日在楊村開火，美兵充當先鋒，死傷三百有餘，英國的印度兵，俄國的可薩克兵也都死亡甚重。十七日到河西務，自此沿路無兵阻擋，十八日入通州，十九日各國政府允許公推德將瓦德西伯爵爲八國聯軍統率。

二十一日到了北京城外，向城內放幾炮，不見動靜，想裏面有埋伏，不敢輕進。洋兵連戰二十多日，疲倦都已到了極點，就躺在城外的莊稼地邊睡了起來。由早晨直到日頭快要落的時候，才從城內派來接迎的教徒口裡知道虛實，便由東直門，朝陽門，東便門入城。進城之後，首先搶掠珍奇古玩，貴重物品，金銀財貨，瓦德西下令特許公開搶奪三日，各個洋兵，無不精神百倍，奮勇爭先。英國方面，這件事情向來是行軍的特長，依據習慣，所搶得的東西都得交了出來，一齊堆在公使館的大屋子內，定期拍賣，得的價款再按照官級高低，加以分配，因此，英國兵士沒有一個對於搶劫視爲非法的行動。印度軍隊，向來是在戰勝之後繼以搶劫的，如果不搶劫，便認爲怪事，所以各國軍隊，無不致共推印度兵士尋找各處密藏金窖的技巧之精妙。美國方面，對於搶劫，本來是加以禁止的。可是在此種混亂的當兒，聰明的美軍將士，自然會想不到那是犯禁的行動。俄國軍隊的行爲，最爲野蠻粗鹵毫無計劃的任意砸毀，把極其貴重的玉石珊瑚之類，都打成粉碎。至於法，意，德，奧的兵士，也決不肯甘居人後，行動落伍。惟有日本的軍隊紀律最好，這類事情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即便有一兩個任

意胡爲，但是所得的東西，照例是歸國家所有的：所以在朝陽門以北一帶的秩序最好，居民受害也最少。搶掠之外，接着是任意姦淫，尙書崇綺本是奉旨留京辦事的大員，城陷後，和榮祿一同逃到保定，家中婦女被英兵擄到天壇營內，輪流姦淫致死。裕祿等王公家眷，被拉到裱糊胡同裏面，分屋而居，當作聯軍的官妓，任意取樂，恐怕私自逃跑，把胡同的西口堵塞，只留東口出入，派兵把守。許多大家婦女，害怕遇到污辱，就穿鳳冠補服，打扮整齊，懸梁自縊，有的死後無人過問，日久腐爛，脖子漸漸拉長，以至斷絕，屍首才掉到地下。凡是從前袒護拳匪的人家，被害最大，至於充當拳匪的人，更是格殺無論了。洋兵在隨意槍殺之餘，對於分辨是否拳匪，也有個秘訣，因爲拳匪時常磕頭跪香，許多人的額上髮際地方，就碰得高高腫起，不長頭髮，膝蓋上也生了一層厚繭，所以那時的人剃髮洗腿都很勤，但是都歸無效，有時並不以這個爲標準的。北京住戶，過端節的時候，都喜歡在大門口上面貼個鍾馗的小像，洋人誤認爲是拳匪的神符，見了就全家殺死。大學士徐桐躲在家裏，沒有走脫，他的兒子徐承煜把他從桌子下面扯出來說：「你還不死！現在國破城亡，信奉拳匪的人家，沒有一個躲過的，假若你不肯死，全家性命都難保全，你看在皇上和家裡老少的面上，還是先死了吧！」說罷，就拿了一條繩子，吊在房梁中間，扶掖起徐桐來，上了橈子，徐桐仍然戀戀不捨的不肯鑽到套子裡，被兒子在地下再三逼迫，才忍痛把繩吊到脖子裏，可是脚下還捨不得離開，他的兒子急了，一脚替他蹬開橈子，兩手扯着他的脚才氣絕身死。崇綺在保定蓮池聽見家中情形，也自殺殉節。侍郎景善的兒子有

芙蓉癖，平日最恨父母不給錢揮霍，這時就乘機逼父母自盡，景蕓無奈先死了，又逼他母親投井，手拿煙槍罵道：「你七十多歲的人了，還不快些死去，莫非還想生幾個小洋鬼子嗎？」其他城破死節的，還有王懿榮等人。

二十五日才佈告安民，大意說這次進兵，旨在勦拳匪，誅首謀，保公使，與一般良民無干。話雖如此說，然而一般良民即便幸存不死的，也不敢出來走動。街上或有幾個人行走，就常常拉去作苦工，怡親王被俄兵拘去，橫加打罵，迫令洗衣裳，燒火煮飯，一不如意，就被腳踢，羞憤不過，便乘機偷空自殺。克勤郡王崇禮和部郎慶寬被抓了去，逼着叫他倆個往城外馱棄死屍，每天只給一塊麵包，涼水一杯。尚書啓秀被日軍拘禁，還很優待，他的母親死了，給了十天假日治喪，回家以後便自殺了。端王莊王等人的府邸，都被放火焚燒。在這種情形之下，聯軍統帥瓦德西感到秩序若不能恢復，日子長了，軍需物品一定會感到困難，但是又發愁沒有一個合適的中間人出來傳達自己的意思給一般老百姓，一天晚上，忽然想起在十一年以前，一次國家皇宮的盛宴上結識的那位中國欽差洪大人的夫人來，思念了一夜，也沒有想出打探她是否住在北京的方法。這位洪太太就是當時南北有名的妓女賽金花。

天津開義和團的時候，賽金花在江岔胡同開金花班，地方距離法租界很近，攻打租界的謠言一起，她害怕打仗，就問團裏的邢老師要了一張名片，坐着船逃到通州去。後來通州風聲也很緊急，便決意

收拾行李，珠寶首飾都裝到一個茶葉筒裏，帶在身上，用新洋緞絲棉被褥換了人家兩條舊布被子，鋪蓋在車上，遮人眼目，化了七十五兩銀子雇了兩輛驕車，取路投奔北京的許大人楊大人幾個熟朋友而來。剛出通州南門不遠，見前面有許多官兵檢查行人，一面胡翻亂搜，一面却把好的東西留在身上，那個什長還大聲嚷道：「不許拿人的東西呀！」趕車的一見這樣，死也不肯再往前走。她沒有法子，只好打發旁人押着回去，自己同了她的母親和一個姓孫的男人，步行往北京來。走了七里多路，腳又小，實在累了，便坐下休息。一會過來十幾個兵，瞧着她的臉和腳只是傻笑。笑着就坐在一塊兒假裝歇腳，和她攀談起來，說是送裕祿大人的靈回來的，鬼頭鬼腦的，漸漸動手動腳的摸索起來，一茶葉筒首飾都被拿去了。走着走着，她們挨擦到了八里橋，後面忽然得得的一陣蹄聲，回頭一看，來了一群馬隊。那個爲首的官長，看見一個年青漂亮的婦女，被一個男子攙着走，哭哭啼啼的，就忙勒住了馬韁，問道：「什麼事呀！」她連忙止住了哭，兩眼水伶伶的往馬上一轉，嬌聲嬌氣的答道：「我是逃往北京去的，腳疼走不動了。」那官長就問：「你會騎馬嗎？」「會騎。」於是就叫手下的兵拉過一匹馬來，扶她上去，也不管她的母親和她的妍頭，便一氣跑到了八里莊。敲開一家的大門，走出一個老婆婆來，官兵嗚叫着煮飯，就煮了一鍋半生不熟的稀米粥，兵們都如餓虎一般吃了個乾淨，她那裏咽得下去，喝了一口又吐了。老婆婆悄悄對她說：「前天村裏都被搶了個精光，年輕的姑娘媳婦也都給糟踏了，逼死了好些個，俺家裏還停了兩口棺材沒發送呢！」說着流下淚來，用袖子擦了擦紅眼

邊子，又悄悄問道：「你是他們……家家都一樣，誰也不笑誰，俺年紀大的人還怕呢，明天俺就到山裏去了。」她只是笑了笑沒說什麼。過了一夜，那隊馬兵忙着趕路，就丟下她走了。一會兒，聽得外面人喊馬叫，踏開大門進來要水喝，直給官兵燒了一天一夜的水和飯，打問了一下才知道是從河西務退下來的。

好容易等着她母親來了，又往前走，黑天剛走到東便門，城門關了，叫了半天沒有人理會。等了一會，跑來一群馬隊，城上才答話說是安定門還開著。於是順著城牆根的小路，直奔安定門。路旁長得很高很深的高粱地裏，一陣陣的刷刷亂響，接着傳來了女人的哭喊聲，求救聲，一會忽然被什麼東西把嘴堵住似的，就聽不見了。嚇得她藏藏閃閃的，扶着她的母親，被孫三爺拖着拼死的向前飛跑。到了安定門，天已大黑了，坐在一家剃頭棚外，動彈不得，一會圍了一大圈人，就有的問她們從那來的？天津到底丟了沒有？她把路上的情形說了一遍，並且說：「我是來投奔許大人的，我和他太太是乾姊妹。」一個年輕人忙問：「那個許大人？」「許景澄許大……」她還未說完，那人就哼了一聲說：「昨天剛斬了許大人。」她怔了一頓，便懇求眾人先收留她們住一夜，有個賣魚的老頭兒說：「到我家去吧！」於是就推過小車子來，讓她坐上，推到城裏的方磚廠往下。後來又搬到西城她從前的僕人杜升家裏來。

過了十多天，洋兵打進城來。杜升家裏連一點糧食也沒有了，恰好街裏搶起糧食店來，杜升出去

搶了好些米麵回來，才有吃的。一天晚上，忽然看見對面一家火起，四鄰都跑去救火，那家的老爺却穿得整整齊齊的，頂戴補服，掛着朝珠，立在門口大聲嚷道：「好鄰居呀，好街坊呀，你們千萬不要救，你們要救，就是害了我！」這時，從他的背後火窟裏，忽然鑽出兩個光着腦袋的小孩來，那位老爺一見，蹶脚大罵道：「畜生！畜生！連死節都不知道。」說罷回身就要往火堆中跳去，大家趕緊上前才拉住了。後來聽說這人是在內務府坐官的。這時街上越來越紊亂，槍炮的響聲天天不斷，她站在院子裏，望着四外被燒房屋所升起的濃煙火光，聽着連珠般的槍聲，嘶嘶的子彈從頭頂上飛過，心裏害怕極了，便用大木槓子撐住了大門，天一亮，就急忙爬上房頂藏在壟溝裏，直到天晚了才敢下來，在屋內鋪一領蓆子，睡在上面。

過了些天，稍見平靜，她就大着胆子上南城去找尋熟識的朋友，街上全有洋兵佈崗，幸虧遇到盤問她的都是德國兵，她又會說流利的德國話，便平安通過。到了李鐵拐斜街，暫住在一家舊日有來往的下處裏。這時南城的洋兵很多，尤其是英國兵美國兵德國兵，最無紀律，整日價跑到街上，喝酒尋樂，喝醉了就找女人和姑娘。一天晚上，她正想脫衣上牀，忽然聽見外面一陣格登格登的皮鞋聲，噤哩咕嚕的，嘻笑哈哈，走進院裏來，各處敲打門窗，她嚇得躺在牀上，那裏敢開？外面見不開門，就用脚猛踹，她看看情形不好，便壯着胆子，應了一聲，點了洋臘，開門讓洋兵進來，一聽說話，原來是幾個德國兵的小軍官。一個軍官把她的脖子攙住就親了一個嘴，一陣酒氣刺鼻，她幾乎嘔了出來。

另一個軍官摸起她一隻小腳來，嘻嘻的傻笑。她極力鎮靜了一下，便用德國話求他們放穩重一點，那些軍官一聽她會說德國話，大爲吃驚，都放手站在一邊。她於是更爲胆壯，就問起德國的某伯爵現在如何？某夫人現在如何？最後又問到瓦德西伯爵。那幾個小軍官不知道她有多大來歷，當時都怔住了，立刻顯出很恭敬的樣子。坐了一會兒，沒精打采的說：「元帥一定也很想念你，我們回去報告元帥，明天派人來接你，千萬不要不見。」

第二天早晨，果然派了兩個護兵，套着一輛轎車來接她。到了德國兵營裏，見了瓦德西，舊雨重逢，他鄉故知，兩人都倍加高興。喫午飯的時候，她把她目前的困難情形說了一遍，瓦德西命令手下的一個軍官拿出兩套青緞綉花的夾衣服，一個小皮箱子，裏面裝了一千塊現洋。對她說：「東西很少，請先拿去用吧。」她就謝了謝收下了。直到天黑，還捨不得讓她回去，臨走千叮萬囑的求她常到營裏去，親自把她送出來好遠，才握手而別。以後每天派人來接她，有時她就住在營裏。一天瓦德西對她說：「我們乍到北京，人生地疏，種々軍需，都沒辦法，請你設法幫忙。」她不好意思接却，就允許了。於是就騎着馬，有幾個小軍官陪着，到街上去找各商家舖戶。走了半天，沒人敢出來照面，都緊閉着板搭，路靜人稀，破壁頽垣，好不悽慘荒涼！後來只好挨着門去敲打叫門，竟然有幾家開門探出頭來，她就對他們說：「你們不必害怕，洋人最講理不過，公買公賣，現在要辦糧台，由我主持，你們誰要願意承攬這宗發財的生意，就到琉璃廠羅家大門去找我，有賽二爺給你們作擔保。」第二天

就有幾個胆大的人去找她，表示願意承辦，她就將他們帶到兵營裏，講明了手續，給了每家一面德國旗子，插在門首。饒二爺的名兒，從此轟動九城，連幾歲的小孩子都知道。每天求見她的人，一個挨一個的，有的爲了聯絡交情，好爲着保護，有的家裏的人被抓了去，懇求代爲講解，她生來一副好管閒事的脾氣，便有求必應，一些王公子弟，紛紛都拜她作乾娘，認成親戚走動。一時救了不少的性命，她一見洋兵殺人，就跑過去說：「他不是義和團，我敢擔保！」洋兵差不多都認識她，見她一來，就放開了。有時看見一些弱不勝衣的白面書生，或鬚髮頹白的龍鍾老頭兒，拚着死命替洋兵抗運東西，稍有走慢一點，洋兵就用皮鞭子抽打一頓，她心裏很是難過。一天忽然看見作過都御史的陈璧被抓了去充當苦力，她和他在一起是最熟的朋友，急忙跑過去代爲說項，才放了出來。她知道瓦德西很喜愛她，聽她的話，就乘機勸諫說：「義和團一聽你們要來，早都逃竄得遠去了，現在城裏剩下的人都是安分的良民，他們已經受了不少的義和團的害了，現在又被誤指爲義和團，豈不太有些冤枉？」瓦德西聽了她的話，信以爲真，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兵士再在外面隨意殺人，從此洋兵的行動才稍爲斂跡。其實，那時在城內的當過義和團的人還很多呢。

那些軍官寂寞的時候，常常求她介紹，找好些班子裏的姑娘來陪着喝酒。人們瞧見她和瓦德西騎着馬並轡的在大街上走過去走過來的，就造出許多謠言，恰好西苑的儀鸞殿失了火，於是就有人說：「饒金花才二十多歲，竟然和一個六十多歲的外國老頭子打得火熱，天天夜裏睡在西太后的龍牀上。」

失火的時候，有人親眼瞧見他兩個光着身子從殿裏跑出來。」其實她這樣作，也是一半爲了救護北京城裏的同胞，一個妓女居然能如此爲國爲民，不能不令人欽仰，後來李鴻章講和的時候，她還從申勸說葛林德夫人讓步，爲和議盡過一番力量呢。

八、回鑾

北京城陷落時，端王本擬背城一戰，載瀾憤憤罵道：「我們平日錯信了你的話，身家難保，這時我如果有個刀子，非和你拚命不可！」說着就要揮拳打他，嚇得端王抱頭鼠竄而去。自從裕祿李秉衡死後，剛毅也頗爲害怕，稍有悔意，太后很是埋怨。七月二十三日，上諭：「着授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卽電商各國先行停戰，仍將應行議結事宜，分別妥商，請旨遵行。欽此。」三十日又諭：「全權大臣李鴻章，著准便宜行事，朕不爲遙制。」李鴻章到了北京，開始和各國公使及聯軍統帥周旋議和。瓦德西看見李鴻章拿的文憑上沒有皇上的私印，認爲沒有全權代表的資格。後來行在又加派慶親王奕劻爲全權大臣，回京會同與各國議辦一切事宜，並派劉坤一張之洞與慶李函電會商議和事宜。經過幾次解說，各國才承認李慶二人的資格。

這時在湖南衡州一帶，民間早已就普遍流傳着一種上諭及和約條文。那上諭道：

七月二十七日上諭：李秉衡奏：李秉衡馬玉崑宋慶與西兵鏖戰，共斃聯軍十餘萬人，實屬奮勇可嘉！李秉衡着賞給雙眼花翎，馬玉崑賞穿黃馬褂，宋慶賞加尙書銜。由戶部撥出庫銀十萬兩，交李秉衡散給各兵，以示激功，並着帶兵克復天津。欽此。

那和約一共二十五條，文云：

七月二十九日，皇太后召各大臣會議，因立有二十五款，送交各國。第一款，各國前所索之賠款，一概作廢。第二款，各國應償中國兵費四百兆兩第三款各國兵船已在中國海口者不准駛出。第四款，各國租價照今加倍。第五款，將總理衙門交還中國。第六款，所有各國教堂，一律充公。第七款，康有爲回國治罪。第八款，日本將台灣交還中國。第九款，德國將膠州灣交還中國。第十款，俄羅斯將大連灣交還中國。第十一款，所有各國教士各歸其國，不准再來。第十二款，中國仍有管理高麗安南之權。第十三款，中國海關仍歸華人辦理。第十四款，各國使臣來中國者，照乾隆時所定之例，不許進京。第十五款，各國另賠義和拳兵費四百兆。第十六款，日本亦須照乾隆時例入貢。第十七款，華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場約束者，歸朝廷治罪。第十八款，所有東西洋人與中國官場相見，須行叩頭之禮。第十九款，外人不准在中國遊歷。第二十款，俄羅斯西伯利亞及各處鐵路均須拆毀。第二十一款，英國須將香港九龍交還中國。第二十二款，各國運來中國貨物合應加倍收稅。第二十三款，洋人商船到口者，預先稟明該處守口兵官，方准入口。第二十

四款，大米不准出口。第二十五款，凡貨物運往外國者，亦須加倍收稅。

那知道這上諭跟和約，全部都是義和團捏造出來的。當時各國所提出來的和約大綱十二款的條文却是這樣的：

第一款 原任德國葛大臣被害一事，欽派親王專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國皇帝國家慚悔之意；遇害處所樹立銘誌之碑，與葛大臣品級相配，用棘丁德華各文刊叙中國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

第二款 西曆九月二十五日，即中曆閏月初二日上諭內，及日後各國駐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須照應得之罪，分別輕重，盡法嚴懲，以蔽其辜，諸國人民被害凌虐城鎮，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各等考試。

第三款 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中國之家必須用優榮之典以復日本政府。

第四款 中國之家須在各國墳塋會遭汗漬發掘之處，建立碑銘，以昭滌垢雪侮之意。

第五款 運進中國之軍火，及專為製造各種軍火之各種器料，照諸國後定之則，仍不准運入中國。

第六款 凡有各國各會各人等以及為他國執事之中國人民，因近來各事，身家財產所受公私各虧，中國均認公平賠補。中國國家須籌定各國須能允從之理財辦法，以為擔保如何賠補以上所開虧損以及如何措還國家措款之地。

第七款 各國應分自主常駐兵隊，保衛使館，並將使館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概不准在界內

屠佳

第八款 京師至海道，須留出來往暢行通道，故與其有碍之大沽砲台，一律削平。

第九款 爲京師至海道暢通，不使有斷絕之虞，山諸國應分自主酌定數處，備兵駐守。

第十款 中國之家務須在各屬廳州縣，將聲明上開兩端之諭旨，張貼兩年，俾衆周知；永禁軍民人等入仇視諸國各會，違者問死；至開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殺害凌虐各國人之城鎮停止各項考試，亦在此列。中國皇帝務須頒發諭旨一道，通行布告以各省督撫文武大吏及有司官，於所屬境內，皆有保持平安之責，如復疑傷害他國人民之亂，再有違約之行，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官員卽行革職，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開脫，別給獎叙。

第十一款 凡通商行船各約，以及關乎通商其他事宜，宜修改爲有益者，中國認與商議更改。

第十二款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必須革故更新，各國欽差大臣親見中國皇帝禮節，亦應一律更改，其如何變通之處，由諸國酌定，中國照允實行。

以上各款，若非中國國家允從是適各國之意，各本大臣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陸軍兵隊之望。

穆 齊 姚 康 畢 薩 沙 西 克 格 德 奧 比 美 法 英 意 日 荷 俄

議和中間的暗礁，除嚴行勦匪，皇上下詔罪己兩點，都已先後照辦了以外，第一件困難就是懲辦禍首的問題：閏八月初二的上諭，只將莊王載勛，恭王溥靜，貝勒載濂載澄，均着革職。端王載漪從寬撤

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並停俸給。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該衙門嚴加議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着交都察院交部議處。十九日又諭：端王莊王均暫行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恭王及載灃交宗人府圈禁。載灃已革職，着閉門思過。載瀾停俸降調，英年降二級調用。剛毅現已病故，免議。趙舒翹革職留任。毓賢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但各國對於這種處分還不能滿意，朝廷被迫無奈，急於講和，端王雖是太子大阿哥的生父，董福祥兵權在手，也都顧不得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又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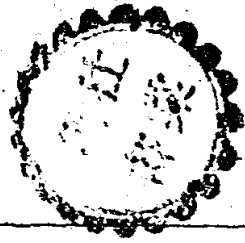
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着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肇釁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着革爵職，均着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已革山西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今爲之揜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內，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往新疆，計行抵甘肅，着傳旨卽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蒞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並會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現已病故，着追奪原官，卽行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係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着卽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

御史英年於載勳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情尙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尙書趙舒翹平日尙無疾視外交之意，其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詞，惟究屬草率貽誤，着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着革職，並將卹典撤銷。

第二件困難，就是德國公使葛林德夫人的從中作梗的問題：當和議開始時，態度最蠻橫，從中最刁難的就是德國了。他們總覺着死了一個公使，理直氣壯，無論什麼條件都難以償補損失，尤其葛林德夫人一心要爲丈夫報仇，提出許多苛刻難行的條件，什麼要西太后那老女人抵命罷，要皇上親自賠罪罷，亂說一起，一個勁的不饒，把個全權大臣李鴻章鬧得簡直沒法應付，和議情形很爲惡劣，眼看就要停頓。賽金花聽說了，心裏很替國家百姓着急，私下裡不知向瓦德西勸說了多少次，請他不必過於執拗，給中國留些地步，冤仇可解不可結，免得兩國將來越結越深。瓦德西說：「我沒有什麼不樂意，只是葛林德夫人有些不好辦。」於是她便自告奮勇，向葛夫人那裏去作說客。見了面，先談了些閒話，最後談到議和上來，她便向葛夫人解釋說：「殺貴公使的，不是皇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無智無識的愚民——義和團，他們闖下禍早都跑得遠遠去了。我們兩國的邦交素很親睦的，以後還要恢復舊好呢，請您想開些吧！讓讓步吧！只要您答應，傍人便都答應了。」葛夫人說：「我的丈夫和中國平日無仇無怨，爲什麼把他殺害？我總得替他報仇，不能就這麼白白的死去！」她說：「這仇，已經算是

報過了，我們的王爺大臣，賜死的也有，開斬的也有，仇，還不算報過了嗎？」葛夫人堅決的說：「那不行，就是不要太后抵償，也得要皇上給賠罪。」她想了想，才得到一個巧妙的方法，就說：「好吧，你們外國替一個爲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個銅像或石碑，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却是建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爲忠孝節義的人的牌坊麼？那都能爲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我們給貴公使要立一個更大的牌坊，把一生的事蹟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面，這就算皇上給賠了罪。」經她這樣七說八說的，葛夫人才點頭答應了。這個牌坊就建立在東單牌樓的北邊，直到歐戰以後才遷移到公園裏去，改了名子。

經過幾個月的長期，辛丑和約子目才勉強商定，我國賠償各國軍費多至四萬五千萬兩。等到西太后回鑾北京的時候，李金榮和隆祥和尙恰好正在洛陽寺賣藝，聽見聖駕來了，便跑到街旁，跪在黃土上面，眼望着黃輦被許多官員兵丁簇擁着向東而去，心裏有說不出的無限感慨！回到寺裏，拾得了一張假造的和約二十五款的條文，晚上在菜油燈的暗光線下，隆祥慢慢的講給金榮聽，師徒兩個雖然似懂不懂的不能夠完全明白，但是已經使他們喜歡得流下淚來，一夜沒有睡覺，盼望到了天明，好在賣藝場中對觀衆講說。



通俗歷史叢書

太平天國

陳邦直著

闖王李自成

齊文亮著

白蓮教

趙蔭棠著

康熙皇帝

于非厂著

紅槍會

高子胥著

香妃

蕭弘達著

義和團

齊壹著

石達開

溥仲著

文字獄

陳小松著

西太后

李景慈著

以上各書將陸續出版

新民印書館發行

地址：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通俗歷史叢書

第二集

歷史
語史

義

和

團

定價拾圓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廿日出版

(1—5000)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印刷所	著者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祝惺	齊
				壹
				元

總發行所 華北出版普及會



新 民 印 書 館 發 行
